

若就此  
埋葬拂曉

芝麻蜜栗子・文  
浪人崛起・原作

高杉 | 隱刀 | 搭檔

若就此埋葬拂曉

- 發行 | 20250618
- 執筆 | 芝麻蜜栗子/Wasabicrab
- 聯絡 | 微博@wasabicrab POME@十三不塔
  
- 此本為非公式同人誌  
與公式及歷史人物沒有關係
- 此本為無料本  
請不要無斷轉載·複製或複寫其中的內容
- 此本為R18同人誌  
未成年不要閱讀

目錄

別話

雜談

狂言

夜葬

若就此埋葬拂曉

裏話

朝陽映露前

夏天結束了

青鳥千羽

終雪

一些自言自語

ゆらゆら 提灯灯る  
揺摇晃晃 點起提燈

そら 夜の蝶たちのおでました  
天空 夜蝶們的蒞臨

# 別話

……你說、為什麼遊郭的燈籠總是粉紅的？

每到夜裡它們就亮起來、遠看和那些黑色圍牆裡的櫻花映成了片。花瓣全都落下時肯定就不會再這麼漂亮了、但這也擋不住有人想來散光自己的錢。沒辦法，無論是那些剃著武士頭的傢伙還是蓄著頭髮的傢伙通通都是會被女人騙的傻瓜，只不過是掛在屋樑上的粉燈籠就能讓他們走都走不動、但卻個個都覺得自己能成就一番大事業。

她捋了捋臉側盤不上去的碎髮，衣著華麗的遊女站在廊下的櫻花樹前嘸著煙，你說、那顆櫻花樹又做錯了些什麼呢？她臉上塗白、嘴上點紅，手裡聽說是蒙著貓皮的樂器上綁著的三根弦的音色她想聽也聽不懂，不過今夜要做的事只有彈琴和灌酒，你說、這比殺人容易嗎？

眼角有痣的年長女人為她別上髮簪、朱紅的唇在她耳邊留下香氣和一個名字。遊郭的用語講起來古怪又拗口、若是有人懷疑的話大概用力掃過那三根弦就足夠，只要擋住半張臉然後不好意思地笑起來、那幫醉醺醺的傢伙就不會忍心出言責怪。她又往眼皮上多蹭了一抹紅，你說、在那些忽明忽暗的粉燈籠下、誰又能記得我的樣子呢？

「……小鴉、武士大人們已經到房間了。」

「……我明白了。」

她理了理和服的下擺、上面的飛鳥印花倒是讓她很喜歡，鏡中映出她腦後的髮簪和頸上的一片雪白。髮簪的底端尖銳、稍不注意就會

刺破皮膚，不過若是沒有一個把它摘下來的機會的話、誰又會知曉它原本的作用呢？

她拉開屋門，夜要開始了。

．．．

房間不算太大、裡面三三兩兩地坐著幾個武士樣貌的男人。她手裡抱著琴、裹著借來的和服，走起路來動作有些侷促。都說遊郭內魚龍混雜、一旦有些什麼消息瞞也瞞不住，她點頭行禮正坐於房間角落，那就請他們玩得盡興、喝得開心，然後把那些他們理所應當地覺得女人不會明白的計劃也講給她聽一聽。

左手虎口握住琴棹、右手彎起小指捏著撥子，不需抬眼就能看見的是琴棹上方用漆點下的勘所標記。周遭那些客套話她沒必要在意、畢竟今夜混入此地也只有那麼一個目的，食指無名指向下按、撥子拍過同一根弦，震動的頻率無論高低都不會耽誤她分揀出值得在意的隻言片語。故作眉目低垂是為了不對上任何人的眼睛，樂曲進入尾韻最好桌上的酒也都能見底，此刻響起的是作為收束剛好的尾音。坐在對面的藩士們為她們鼓掌喝采帶著酒氣，一旁跳舞的藝妓與她一同微微彎腰鞠躬致意，已經炒熱氣氛現在只要繼續向他們灌酒就可以。她放下手中的琴準備就近挪到那些年輕藩士前面的小桌旁去，抬起頭時映入眼裡的短髮男人她好像剛剛並沒有注意。她為他倒上酒、也沒有先開口，他倒是態度輕佻一下按住了她的手，「……彈得不錯嘛。琴學了多久？」

「……大人過獎了。並沒有多久、學琴的時間大概只有……」

她無意中瞥到他羽織之下的著物花紋、與她和服下擺相同的鳥兒在他身上看起來卻好像更加肆意奔放。她清了清嗓子、準備繼續圓剛剛那還懸在空中的謊。

「……桂先生還沒有到。不會是遇上了什麼麻煩事吧？」

「不用擔心。」他對同伴的語氣聽上去很隨意、又似乎是一下被她和服上的花紋吸引了注意力，「……哦？看來我們很有緣啊。」

她下意識地握起拳、神態違和僅有一秒應該誰都沒有發現。他揚起眉笑著湊到她面前、一高一低的眉毛加上下巴上那撮小鬍子讓她感覺實在是有些討厭，「……陪我多聊聊吧？反正這一夜還很長呢、是吧？」

她擠出一抹笑、刻意諂媚總歸是不如揮刀，只不過多加姑娘口中那個有著讓她要格外留意的名字之人並沒有到場，那眼前這個難搞的傢伙……又是誰呢？

. . .

來遊郭參加這場會是跨出賭場大門時的臨時起意，不過一個兩個都喝得醉醺醺的又能討論出來什麼東西？進攻美國大使的官邸在他們的大義面前不是件大事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偏偏房間角落裡負責伴奏的是個他從未見過的歌女。每個和弦都足夠飽滿、撥子落下時也不帶一絲雜音，只不過太平淡了、太無趣了，就好像她對這一切根本就毫無興趣。她不再開口只是默默為他倒酒，太過於有辨識度的淺色眼睛顯得她如此格格不入，若是疏於防備就會讓有意思的傢伙混入那好像對他而言也沒什麼壞處。他舉杯與她手中的酒盅相碰，她杯中的酒只是沾上嘴唇分量絲毫未動，你看，這猖狂的女人就連裝裝樣子都不想。

他裝作沒看見被她偷倒在桌下的酒，「你叫什麼名字？」

「大人願意的話……叫我小鴉就好。」她又續上杯裡的酒，「……大人的名字是……？」

她在來這裡的路上看見了隻大烏鴉、於是那就成了她今夜的名字，好巧不巧還偏偏被印在了他的衣服上。被酒浸上的衣襠濕答答的，……這些人怎麼還不聊點正經事？

「抱歉、我以為這裡的人多少都聽過我的名字呢。」他突然笑起來、害得她舉杯的手也僵在空中，「我叫高杉。高杉晉作。……和這間房裡別的傢伙一樣、都來自長州。」

……他話可真不少。



「……聽起來是個很遙遠的地方。」

「跟那些飄洋過海的異人們相比倒是算不上遠。」

她咽下了杯裡的酒、畢竟這可比接他的話簡單多了。他也跟著她喝了一杯，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舉手投足間竟有些得意洋洋。

「看來你不怎麼喜歡講話。」他又開了口，「……那我們來玩個遊戲吧。我問你答、你看可不可以？」

「……我才疏學淺、恐怕也答不上什麼東西……」

「沒關係沒關係、就當是隨便消遣一下。總比我們兩個只是在這裡喝悶酒好吧？」

……他們到底還聊不聊進攻大使館的計劃！？

「……大人說得是。」

「那我就開始問了。」他用食指沾了酒、在桌面上畫了起來，「沒有什麼正確答案、你想怎麼答都可以。」

她看著桌上的圖案點了點頭，他畫的似乎是什麼建築，沒有什麼細節、她認不出來是哪裡。

「……你就把這張圖當成是遊郭。太夫一般都在最裡面的房間、對不對？」

……他到底想做什麼？她跟著點了點頭，剛剛下肚的兩杯酒也讓她有些頭暈。

「……你也知道、有些男人就是喜歡做傻事。我的朋友想跑進最裡面的房間看看太夫的樣貌、你說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種事……果然還是不要做比較好吧？」

「你不用擔心這些。我的朋友準備帶上些幫手和他一起、大概十幾個人。你說、要怎麼樣才能不引起注意混到裡面去？」

她握起的拳抵在嘴邊、就連笹紅也不注意蹭上去了些。……這傢伙在這裡問這種東西的目的是什麼？她猜不透。她也想不到什麼好的理由來回絕、於是乾脆順著他說了下去：「……依我來看……聲東擊西似乎是比較保險的手段。」她指著桌上的圖案，「……可以在大門處引發騷動、隨後另一隊人在側門進入。」

她皺起眉、沒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變得很微妙，「……不過太夫的房間一般都會有很多人把守，現在的人數太少、怎麼說都會有些……」

「那要是用些複雜點的手段……」他敞著腿，膝蓋撐著手肘、手又拄著下巴，整個人看起來相當不雅觀，「……比如扮成遊郭裡的若眾直接混進去如何？」

「……果然還是大人考慮的方法更周到。」

一旁的酒壺已經空掉、四周嘈雜的聲音好像變小了不少，她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好像聚集了太多目光。

「……好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我看今天就到這裡吧、怎麼樣？」

「……我明白了。那我現在就先……」

他一把拉住她的手腕，「我還沒跟你聊夠。」

「可是大人、我們藝妓通常是不與客人過夜的……」

「也有例外吧？」他手上加了點力，「三倍的價錢。這樣可以了吧？」

……現在要脫身的話、似乎變得有點麻煩了。

．．．

月光從窗縫鑽進房間、顯得一旁的燭火更加昏黃。……不知是有人照應還是運氣夠好、這間屋子居然有窗。她一邊盤算如何脫身一邊為他倒酒，……這傢伙為什麼還沒有醉倒？他看起來倒是心情很好、抱著原本背在身上的琴彈起了她晚上表演的小曲，她聽不出好壞、不過哪有人到了遊郭還偏要自己露上一手的？

……都這個時候了、是不是那些武士都已經在討論進攻的計劃了？她扭頭看了看他，他倒是彈得投入、好像根本不關心她在這裡做什麼。……不過看起來他像是個領頭的角色，如果連領頭的傢伙都這樣隨心所欲，前腳說想要和素不相識的女人單獨聊聊、後腳就拉著她進了小單間，這樣的一群傢伙又能討論出些什麼來呢……

「我彈得怎麼樣？」

「……大人彈得很好。……想必是已經練習了許久。」

「哪裡哪裡。我也剛開始練習沒幾年、肯定比不上你。不如……」他突然貼到她身後，「……你來教我彈彈這首曲子、好不好？」

……這傢伙……！

背上傳來的熱度讓她一瞬間在腦子裡閃過了很多畫面，比如乾脆就拔下簪子劃傷他那張自以為是的臉然後再給他一拳。……但若是真的那樣做、估計會給多加姑娘帶來很大的麻煩。不行、肯定還有些什麼別的方法……

「……大人說笑了。您明明就彈得比我還好、我怎敢去指教您呢……」

畢竟只是模仿來的口音、有些心急的時候自然會開始學不像。他的琴上並沒有勘所的標記，很明顯他的水平遠在只為了今夜練習了幾首曲子的她之上。他把琴塞到她的手裡，「你還真是謙虛。……來吧、再彈給我聽聽吧。」

他雙手撫過她的腰，呼出的熱氣噴在她頸邊、好像就連塗上去的白粉也被他的鼻尖蹭掉了一點點。她咬著嘴唇，克制不住的殺氣讓她雙手也發抖，……畢竟她自小就不擅長潛入。好吧、這確實比殺人難多了。

「……大人、您這樣我也沒辦法……」

她不知道他們到底僵持了多久，一盞茶、一炷香？他的手還是按在她身上沒有放，「沒關係、彈成什麼樣都無所謂。還是說……」她腰上一鬆、他扣住她手腕的動作倒是又輕又柔，「……沒了琴棹上的勘所標記、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怎麼彈呢？」

「……我只是太過緊張、要這樣與大人獨處一室……」

他發現了、她也發覺他發現了，現在重要的是要怎麼隨便扯個謊混過去、至於想收集到什麼暗殺美國大使計劃的情報就先別想了。遇上這種像狗皮膏藥一樣不知好歹地貼在別人身上的傢伙她也只能自認倒霉，拔下簪子跑到窗口大概只需要三步，而隨著投射進屋的月光慢慢變短變少、她第一次覺得這三步的距離竟是如此難以達到。

「……那我來給你起個頭吧。」他捏著她的手、帶著她按弦，「……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他幾乎已經完全貼在了她背後，手上傳來的陌生熱度和被強迫的肌膚接觸讓她心裡一陣作嘔，就算能聞到他衣服上精心薰過的什麼香薰味道也沒辦法讓她冷靜一分一毫。這個形勢下她過於被動，別說是拔簪子了、被按住的兩隻手根本連推開他都辦不到。她聽著零碎的琴音在這間有著她只能遠望的窗子的房間裡作響，「……大人剛剛只是說想和我好好聊聊，現在這般……」她握起拳、不再任他擺佈撥動琴弦，「……又是有何用意呢？」

「……見到可愛的女人就忍不住想多與她親近一些、也是人之常情吧？」他手上突然施力、抓著她的手腕向內拉，「……倒是你這個並不屬於這裡的女人、到底是想在這裡做什麼啊？」

……就是現在！

她雙手連帶著胳膊向反方向猛地一掙、借著這突如其來的一下甩開了他的手，她拔下簪子、回身用簪尖直指他的喉嚨，「……別妨礙我。」

他臉上還是掛著與剛剛相同的笑、看起來絲毫沒有因為被指著脖子而動搖。他不緊不慢地伸手指了指她的衣襬，從容裡還有一絲不懷好意，「你不先關心關心你的衣服嗎？」

「什……」

她向下瞄去、自己綁著繃帶的大腿已經明晃晃地暴露在外沒了遮擋，原本系得緊實的腰帶此刻正搖搖欲墜隨時可能會散開滑落。這傢伙、什麼時候……！？

她將計就計、抓著簪子的手向前刺去，原本的打算是趁他試圖躲避的那一瞬間來創造機會、好能按住即將散開的和裝。可他躲也不躲、像是早已把她化被動為主動的這一進攻看透。他推開她舉著簪子的手，沒預料到這一舉動的她一個趔趄、差點摔進了他的懷。

……這傢伙……還想繼續羞辱我……！

她踮起腳、仰起頭，用額頭對著那張討人厭的臉重重地砸了下去。似乎是沒想到她竟是個如此莽撞的女人，他躲開她準備進攻的腦袋、臉上的從容終於被削去了些，只不過嘴上還是沒饒人，「……怎麼了？突然脾氣這麼大？」

「你這個……！」

她雙手舉起簪子向他肩膀處刺去，口音也顧不上裝了、散開的衣服她也不想管了，無論是在隱刀村還是孤身在外摸爬滾打的這麼幾年、從來都沒有人能把她逼到如此地步。她突然火氣上湧，都是因為這個傢伙她才什麼都沒做成，收集不到情報就沒辦法換到自己在找的那傢伙的消息……！

簪子一下刺進了牆面、唯一的武器也就此脫手。她還是不罷休、乾脆雙手按住衣襟的同時狠狠回踢，「……都是你這傢伙……！」

他抱住她踢在半空中的腿，「別生氣嘛。……你看、你都收集到你耍的情報了，就別再跟我計較了。」

「……什麼？」

……已經收集到了情報……？

……難道是……？

「你親口講解的進攻方案、我可都有好好記下來啊。……怎麼、這不是你想要的情報嗎？」

月光打在她愣住的臉上、那雙淺色的眼睛也跟著幽幽地反著月光，他一不小心盯了那雙眼盯得有些久——他知道他日後大概也不會把那雙眼睛忘掉。她收回纏著繃帶的腿、簡單整理了腰帶，整個人看起來好像洩了氣。他倒也不是真的想讓她發火，畢竟是這麼有趣的傢伙、要是就此結下樑子也實在是不符合他的風格。方才也見識過了她一通猛攻的樣子、他把那囂張的態度收斂了一些，「總之、你也別太……」

肚子上重重的一下終於換來了她短暫的安靜。她收起拳頭飛身躍上窗台，「你話太多了。」

……就這樣？

他看起來還是在彎腰捂著肚子、莫名其妙的笑聲卻讓她覺得心裡發毛——這傢伙、不會真的是腦袋有什麼毛病吧？

「你真有趣。……再見的話、我就教你彈琴吧？」

她盯著他下巴上那撮那惹人厭的小鬍子許久，「……我們還是不要再見面比較好。」



她別過頭、伸手甩出藏在腰帶裡的勾繩，身影消失在夜幕中。不過幾個月之後，櫻屋前出現了一個女人的身影。

「嗯？好像在哪見過你……」

之後的話，那又是別的故事了。

……聽說那個長州人、還有那個女浪人啊……

# 雜談

她五年來第一次沒做那場夢。

夢裡反反覆覆出現的那個身影、那種神情、還有那張不知道從小就看過多少次的臉，她終於在那天見到了。沒有想像中重逢的喜悅、帶來的只有更多的困惑和苦澀。我還需要理解些什麼？她沒有力氣去追問，她只是覺得很疲憊，疲憊到闔上眼時只剩下一片黑。

「……睡吧。」

不知道是真的想讓誰聽見、還是只是為了給自己一點心理安慰。真的太累了、需要好好睡一會兒了。她把那條在隨身行李裡已經被塞得皺巴巴的圍巾抱在懷裡縮了起來，起碼今晚、讓我好好睡一會兒吧。

...

「早啊。」

……聲音聽起來有些熟悉。她睜開眼、試著讓正壓在自己肚子上的還沒睡醒的小毛團從上面下去。注意到身上除了小貓外似乎還多了點什麼，深綠色的羽織、松葉的紋樣，她皺起眉，「……又是你。」

「是我。」坐在她斜前方的短髮男人輕笑起來，「昨晚睡得怎麼樣？」

老實說、這可能是她最不想在剛睜開眼時就看見的人。第一次和他打照面時、她正在刺探那男人一行人的行動情報，絕對不算是什麼能給人留下好念想的初見。對他的第一印象，該怎麼說？花花公子？我行我素？讓人猜不透摸不著？一頭短髮在一堆武士裡倒是算得上特別，手裡抱著把三味線看起來也像個風流雅士。可她不想和他這種人扯上關係，不僅是因為身分上的天差地別、兩個人在興趣上也毫無交集。倒不如說獨自一人在外漂泊了五年的她也沒什麼個人愛好可言，甚至只是見到人都會讓她覺得有些討厭。

這五年中想接近她的人或多或少都對她有所圖，她在一開始理所當然地認為他也是這樣。這個叫高杉晉作的男人就那麼出現在她常去的商店、鐵匠鋪、藥房，最後就連自己的長屋裡他也大咧咧地走進來搵一腳。慷慨地租下這間長屋給她住的坂本龍馬是個心地純粹的好人、在各時各地偶遇他的次數也是在合理的範圍內，可高杉不一樣。他出現在她眼前的頻率讓她一度以為他是在監視她的行動，而他似乎也從未真的把她的什麼事告訴過他長州的同伴。甚至在她第一次去賭場輸了個精光時他還主動借了她一筆數目不小的錢，只不過她沒敢要。

「……還好。」她掀起蓋在身上的羽織，「……我這就把衣服還你。」

「沒事。」他聽起來好像心情很好，「想多休息一會的話就先蓋著吧。」

……確實是需要多休息一會兒，光是剛剛試著坐起來的那麼一下就快讓她渾身散架了。本以為昨晚在大使館只是場和以前一樣的吵架鬧劇，結果那傢伙是真的想在那裡把自己打倒。她想到劍刃和那金屬義肢碰到一起的刺耳的響，他已經變得很強了。……是不是個子也變

得高了些？她翻了個身、把羽織向上拽了拽，……有淡淡的花香。花香蓋過了懷中圍巾上的那股熟悉的味道，……是因為這花香才讓她睡得好？倒是還有點好聞……。她偷偷瞄向身上羽織的主人，他難得地沒在彈琴、屋子中央地爐上的小壺散出一股茶香。

……這樣也好。

她忽然覺得很平靜。她還是沒鬆開懷裡緊緊抱著圍巾，不過現在終於可以再睡一個懶覺了。

．．．

高杉晉作是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

起碼在旁人的眼中一直都是如此。他總想為百無聊賴的生活添上些樂子、好讓他別白來這世間走一遭。人生在世短短幾十年如果還要被沒完沒了的條條框框約束起來、豈不是多少有些無聊？他當時剛與長州的同伴們抵達橫濱，正籌劃著要干出一樁大事，就在那時他遇見了她。懂武藝的女人並不少見，但她既不像是武家之女、也不似是有特定組織的忍者。她是個浪人，他見她出現在櫻屋門前時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不是讓一切更有趣了嗎？她說自己是為了找人，可什麼人才能讓一個女人放棄一切違抗藩命獨自漂泊這麼多年？她帶著一堆謎團出現、可知的一切也都有些違反常理，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從來沒有哪個女人像她一樣那麼對待過他。

他多少對獲取女人的信任有些信心，但當他每次出現在她眼前時、她只是想盡辦法把他當作空氣。在一起行動時她也不會主動和他搭話、倒不如說她寧可盯著地面也不想和他多說上幾句。雖然這麼想好像有點無禮、他一度以為她是不是根本就對男人沒有興趣。但當那天在賭場和她一起玩上了幾局之後，他發現她只是單純的不擅長應對很多事，他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他設計讓她隻身前往中華街，她很強、作為浪人來說有點不可思議的強，使的也是沒人見過的招式。他已經不滿足於只是接近她了，她從哪裡來？她在哪裡學到了這樣的技藝？她成為浪人之前在做些什麼？她一直要找的人和她是什麼關係？他看著坐在一旁抱著琴、帶著一臉困惑的她揚起了嘴角，「音要再高一些。」

「……這樣？」她擰了擰最下方的系卷，「……真麻煩……」

自那一天之後她總會想起那陣花香。她說不上來是什麼花的香、大概是梅花吧？他喜歡梅花。他只是對著她隨便提過那麼一句、她居然就那麼記了下來。她太久沒和別人一起生活過了，久到就算是這個男人出現在她眼前她也會稍微有點開心。只是她仍舊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些什麼，他教她彈琴、給她唱歌，這些事都不能讓他從她身上得到什麼，更何況他也完全可以去遊郭找那些藝妓一起做。

但她沒有開口問。她對在到達橫濱之後見到的所有人都是能少說幾句就少說幾句，她知道如果自己講得太多、問得太多，她說不定會真的開始在意。她不應該給自己找那種麻煩，找到那傢伙、說服他、然後就一起回去……。她只是一介浪人、不需要跟任何人有聯繫。她撥起已經調好音的琴弦，但她不討厭這琴音、也不討厭他在教她彈琴時把她的手輕輕握住的動作。她知道她不可能喜歡上他這種傢伙，只是長久以來只有殺戮和求生的日子讓她有點渴望能和別人有些交集。她看了看那張總是帶著戲謔的臉，「……你就不能每次都把音調好了再給我彈嗎？」

「我也是很忙的。沒辦法每次都幫忙吧？」

她撇了撇嘴，明明只是每天待在別人家裡不走。

他像是看出了她在想什麼似的，「下週我就不會來煩你了。」

「為什麼？」

「有點事要回故鄉一趟。」

「喔。」

「可能會有點久。」他湊到她面前，「但我會寫信給你的、好嗎？」

. . .

一個人的話會有點無聊。

雖然對她來說本就該如此、但沒有琴音的長屋裡顯得很空。她等了一天又一天、等到櫻花開了又謝。那天她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龍馬、信要怎樣才能拿到？她什麼都不了解、什麼都不明白，也不知道寫滿字的紙要怎麼樣才能跨過那麼遠的路飄到她手裡來。她想著是不是自己錯過了、是不是就這樣在路上被弄丟了，她連名字都沒告訴過他、是不是因為這樣才沒能送到這裡來？

……或者他根本就沒打算寫給我。她看見他們聚在一起、在長州藩府裡分著各自的信，她突然覺得自己比那些不會輕信男人話的藝妓還要傻。他只是像對那些遊女一樣隨口說說、結果我……算了。反正和他根本也算不上多熟。……他就是和太多女人那樣曖昧習慣了而已。說到底、我根本一點也沒期待他的信。

接下來她生了好幾天的悶氣。她不知道這氣到底從哪兒來、也不知道要怎麼把它散出去。她藉著這股氣清理了一個又一個的通緝犯、改善了橫濱幾乎每個區域的治安。她成了這裡小有名氣的浪人，受過她幫助的町人們送了她很多很多禮品、小孩子們則是稱她為帶著刀的大姐姐，圍在她身邊想讓她跟他們一起玩。

可是我想要他的信。

太孩子氣了、或許她本來也沒比那些小孩子強到哪裡去。路過的小店他答應過要帶她一起去、小攤裡賣的是他給她買過的點心，就連長屋裡那幾隻小貓的名字也是由他和她一起取的。他果然很討人厭、



果然和看起來一樣不著調。去遊郭的男人就是那麼不可信、他從一開始根本就是想——

「我回來了。……好久不見。」

．．．

他不是故意不給她寫信的。

具體的原因他自己也不清楚、可能只是因為不知道給她寫點什麼好？在長州每天要處理的事務都很繁重、本來想用來給她寫點什麼的紙被團成一團丟了又丟。她大抵不會想讀那些對遊女百試百靈的詩句、也不會想看他冷冰冰地匯報這段時間的經歷。不、比起考慮著給她寫點什麼、還不如想想怎麼樣才能快些回去。當然不是因為想見到她、只是因為橫濱也有很多事需要他處理，然後到下午得了點閒的時候、就可以再去她那裡手把手教她學琴……。她在雪中甩去刀上血時凜若秋霜、可當真的幾乎把她抱在懷裡他才發現她其實和普通的女人一樣嬌小。他故意把氣氛搞得有些曖昧想看她會有些什麼反應、結果她只是低頭研究著手該按的位置什麼都沒發覺。換作是別的男人可能會覺得挫敗、而他只是感到驚喜。她獨身一人流浪這麼多年、居然就連這樣明目張膽的調情都無法發覺，到底是真的天真到好笑還是比他還技高一籌？

「……怎麼了？」

真是想像以上的冷漠。她把手按在拉門上、準備隨時再度把大門緊閉，但又因為不想被他發覺自己心裡的不爽而裝出了一副沒什麼大事的表情。但還是生氣、看見那張臉就生氣，她顯得有點不耐煩，「……你來做什麼？」

他伸手按住拉門，「之前約好了的吧？等我回來之後要帶你去吃東西。」

「……我今天不想去。」

「那你想什麼時候去？」

她拉著門的手使了點力、而他當然不會讓她就這麼把門關起。真難纏！她把頭扭到一邊，「我說了今天不想——」

．．．

結果還是來了。

真的很想和一個人待在一起的時候、就算是生著氣大概也沒辦法拒絕吧？……可我又沒想和他一起……。她低著頭一個勁往嘴裡塞著壽司，她怕她直視那張臉後又會生不起氣。他帶她去的地方除了賭場以外都很有趣、帶她吃的東西也都來自於附近小有名氣的店。她知道他待她很好、只不過八成他對每個人都會這樣做吧？她一時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覺得他總來纏著自己很煩，還是因為想到他也會對別人這樣做才覺得如此。和他待在一起的時候她總是腦子很亂，明明心裡一直有個聲音在嘖嘖喳喳、但嘴上什麼話也講不出來。她沒有提信的事、在他面前的時候好像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她心不在焉地聽他講著他們剛認識彼此時的一些雜話，她不知道她在期待些什麼。她以為他會和她道歉、以為他會講講他回到故鄉做了些什麼、但他什麼都沒提。明明我也想知道些有關你的事……

可我們好像沒有那麼熟。

她突然覺得心裡有點酸酸的，根本就是自己想得太多了。一起出去吃飯也只是因為有事要找我、跟他想不想見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桂和久坂……我們過幾天要在長州藩府見面。你也會來的吧？」

「……喔。龍馬和我講過了。……應該會去吧。」

又有理由能見她了。

他以為見面時他會有很多話講、他也很擅長和別人就那麼有一句沒一句地扯點什麼，可當真的回來看見她那張有些氣鼓鼓的臉時、他卻突然有點怕太多話會讓她覺得煩。她仰起頭看他時，兩側的頭髮會散到一邊、顯出她臉頰的輪廓。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一個第一印象給人有些冷酷的女人會長了張圓圓的臉。還有那雙淺茶色的眼睛，顏色很是特別、特別到會讓他總是忍不住去想。他沒有因為信的事道歉、他只覺得最好以後都不要再淪落到一個需要給她寫信才能交流的場合。就像之前那樣一起行動、一起待在長屋裡吧？可他沒能如願。在她跟著龍馬一起去刺殺勝之後、他們就徹底沒了一起行動的機會。

她不在長屋的時間慢慢變長、平常去的地方好像也特意做了些改變。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是總會停在她長屋對街的拐角處，他意識到她在躲著他、他自己多少也察覺到了是因為些什麼。可看到她和龍馬有說有笑地一起進了長屋時、他還是握起了拳。對朋友不應該起什麼計較的意、但她在別人身邊時看起來明顯放鬆得多。就算明知道他們認識的時間更長，不、也只是長了那麼一點點，那還不足以平復他發現自己被她區別對待了的心。他終於聽到手下的人帶來她的消息、龍馬正帶著她一起給幕府做事。……這樣一切都能說得通了。有不同的立場完全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就算已經認識了快五年——

可我們好像還沒那麼熟。

……但都無所謂。現在終於有藉口能找她聊上幾句、這樣就夠了。他看著她趁著月色回到長屋，臉上似乎帶著點疲憊。不過她沒再跟著別人一起回來、這讓他心裡輕快了不少。正準備就這麼轉身回去、他卻被迎面而來的男人撞上了肩。那男人什麼都沒說，只是回頭看了他一眼。確實是個無禮的男人，但他忍不住揚起了眉毛、彷彿自

已即將被捲進什麼有趣的事裡。那男人穿著一身不太起眼的黑色和裝，而那雙眼神冷漠、直勾勾盯著他看的眼睛——有著和她幾乎一模一樣的茶色。

. . .

下雪了。

距離那次他找她聊過之後又過去了一年多，在這期間他們沒再見過面。他說你畢竟是個外人、我不知道你到底怎麼想。她當時沒表現出來些什麼、回去的路上卻越想越不爽，既然我是個外人、那你幹嘛要知道我怎麼想？當然也不是說真的就完全沒有見到，長州藩府距離長屋不算近也不算遠，剛剛好夠她在門前逗留那麼一會兒。長屋前對街拐角處的店也一應俱全，剛剛好能讓他找到理由在那轉悠上兩圈。他們誰也沒再找誰說過話、但他們都記得上一個冬天他們還在一起看雪。

她對著手心哈了口氣、一邊搓手一邊走過了小橋。……真的要去嗎？就算不去找他也無所謂吧？好不容易在這段時間認識了這麼多新的人、怎麼還是要和他攬和到一起去？本來以為跟著浪士組去了京都之後就不用再見到他了，然而……。她推開驛站賭場的門、他正和土方肩並肩站在一起。……這兩個人關係好像還挺不錯的。土方居然也喜歡賭博啊？還真看不出來……。不過不用單獨跟他說話倒是件好事。接下來的半天她就那麼眼神游離地混了過去。要清理掉的盤踞驛站的流氓很多、正好幫她分散了些注意力，但她唯獨忘記了一點。

這群人肯定會找個機會在一起喝酒。

她一向不擅長這種事。雖然人很多也很熱鬧、稍微喝點酒的話也不至於那麼放不開，可這種大家都很開心的氛圍倒是會讓她覺得自己距離他們很遠。在故鄉的時候他們不被允許喝酒、就算是在每年一次新年聚會上也不可以。他們也不會在一起待到很晚，基本上晚飯過後

沒多久就會和搭檔回到屬於他們的屋子去。等她長大一些後、她發現自己已經沒辦法融入進普通一些的生活裡了。……況且與其留下一些值得懷念的記憶、再看著它們全都消失而無能為力，還不如從一開始就什麼都不參與。她舉起杯暗自點了點頭，向他的方向偷瞄了一眼後、像是為了肯定自己的想法一樣把裡面的酒全都咽了進去。

彈著三味線的他真耀眼。

到底為什麼要來、心裡想著不想見為什麼還要來見？……我根本一點都不喜歡喝酒。

……女人都圍著他轉。看著就讓心情不好。可他彈琴真好聽……要是只給我一個人彈就……

……不應該再喝了。反正他也不會來和我說話的。……他肯定會帶哪個女人一起回房間吧？都不關我的事……

頭好暈。想吐。為什麼要對著別人那樣笑？真討厭。……煩死了、要是根本就沒認識過你就好了。那種上級武士家出來的小少爺、怎麼會可能想和我這種——

吐出來了。

她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走到門外的、看見雪地的一瞬間她就忍不住嘔了起來。噁心死了、麻煩死了，我一點都不想看見那張臉。她抓著自己的辮子靠在牆邊，剛剛吐得太厲害、甚至眼淚也跟著一起飆出來了幾滴。幸虧這裡沒什麼人、不然被人看見可真是……



「……你沒事吧？」

……。

真倒霉。

「我沒事。」她搖搖頭，「……我沒事。」

．．．

發現她不見了之後他第一時間跟了出來。

喝酒對他來說喝多少都算不上些什麼、但他知道只需要幾杯就足夠讓她醉。她坐得離他太遠、他就連讓她少喝一點的機會都沒能得到。他們的座位都在同一側，他沒辦法看到她的臉、手上彈著的卻是教給她的第一首歌。周圍藝妓們稱讚著他的技藝、他想的卻是她有幾個地方總是彈得不行。醉醺醺的同伴們問他接下來的曲子是什麼、他答的全都是曾經從她嘴裡講出來的歌名。或許這些為了幕府跑腿的傢伙們也不是那麼壞，所以就算她一直都和這幫人待在一起、我們也可以像以前一樣就那麼待在長屋裡。他突然意識到這和立場可能也沒什麼關係，因為當你在意一個人的時候、她是不是能和自己並肩作戰根本不是那麼——

．．．

「……我好多了。我沒有事、你別來管我……」

她靠在他背上沒完沒了地嘟囔著。就那麼一眼沒注意到、她就直接進入到了除了講胡話以外完全不省人事的狀態。她說她只是覺得不

太舒服吐了出來，可那張臉看起來分明就是偷偷哭過。他背著她回到她的房間、又為她整理好了被褥，她手裡抓著被子、腦袋根本找不到枕頭在哪兒。看著她這副樣子、他也伸手解起了她的腰帶，……起碼今天讓她好好休息一晚。他脫下她的手甲，摘下她腰帶上掛著的雜七雜八的物件，……接下來只剩外衣了。他抓著她的手想讓她先坐起來，可是她太迷糊了、迷糊到直接趴進了他的懷。

他的動作停頓了一下、腦袋裡也突然冒出了些有的沒的。她軟綿綿地靠在他肩上、讓她做什麼她都乖乖照做。他脫下她的外衣，「……好了。……都弄好了。可以去睡了。」

……好像有哪裡不太對勁。她沒有向後躺下去、而是雙手環上了他的背。聽見耳邊傳來微弱的抽泣聲，他也慢慢舉起手、把她摟進了懷。

「……沒關係。……我在這裡。」

「……我好想你。我一直、我一直都好想你……」

「……嗯。沒事了……沒事的。」

他輕輕拍了拍她的背。他大概猜到了那邊和感從哪而來。

「……別再丟下我一個人了。……很寂寞……」

她把他抱得更緊了些，「……好不好、小佑？」

. . .

她有喜歡的人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他早該想到的、能讓她找上足足十年的那傢伙才是她真正在意的人、才是她在此時此刻真正想抱緊的人。很難說那一瞬間他有些什麼感受，主動為他投懷送抱的女人那麼多、可叫著別人名字的還是頭一個。從小到大他想要什麼都能輕鬆得到，而這個女人讓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心裡不是個滋味。但抱著她的感覺很好、好到讓他沒辦法鬆開自己輕輕拍著她背的手。

他突然想不起來自己原本的目的是什麼了。……她很特別、讓他想知道一些別人不了解的關於她的事，她也很強、讓他想跟她搞好關係、好讓她能一直和自己一起站在倒幕的這一邊。可是為什麼在那個時候、會那麼想聽見自己的名字？……好像是我一直在這裡自作多情。她喝了那麼多酒、只不過是因為在這熱熱鬧鬧的氛圍裡想念起了自己要找的人而已。她曾經流露出的不耐煩、想帶她出去時她臉上的不情願、在那之後躲了那麼久，……都已經很明顯了。她只是在長屋被我逗笑過那麼一兩次、我居然就真的覺得……

「在想什麼呀、高杉大人？」

「在想你啊。」

對各色各樣的女人講這種不疼不癢的話幾乎成了他的習慣。他懷裡的女人眉眼間和她有幾分相似，可惜聲音有點太尖。他回憶著剛剛抱著她時的手感，……身材雖然大差不差、但她明顯更結實一些。

「……可奴家就在這裡呀。」她掩住臉咯咯笑了起來，「……怎麼、大人難道還想再來……唔……」

「……你還是不講話的時候比較可愛。」

她才不會用這種語氣。……但那雙唇吻上去是不是相似的觸感？她醉成那個樣子、就算他想驗證一下也無妨，況且能和他過上這麼一夜、對很多女人來說也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她總是裹著條圍巾，他今天才第一次有機會仔細看她和裝前襟處那雪白的一條，不過他忍耐住了好奇沒再繼續。他陪著她躺下、讓她靠在他懷裡直到她睡著。就這樣吧、就這樣就很好。只要能讓你感覺好一點的話……

看了看懷裡女人那張和她像又不像的臉，他吹熄了被褥旁的燈，「來吧。」

. . .

她在這之前只宿醉過一次。

實在不是什麼好的體驗、頭痛到讓她翹掉那天的訓練在被子裡窩了一整天。搭檔拿她沒什麼辦法、留在小屋裡為她熬了碗帶薑味的粥。她不太喜歡薑的味道、但喝下去之後確實讓那一直反胃的感覺消下去了許多。……可別再喝酒了，他語氣中有些嚴厲，……不過真的需要喝的話、我會照顧你。

……好啦、我知道啦！她有點不耐煩，……根本就一點也不好玩。有你在的話還喝酒做什麼？

……萬一我不在了怎麼辦？

……幹嘛說那種話。我們會一直……

……頭好痛。

她從被子裡掙扎著爬了起來，一旁的小桌上已經備好了茶。她很少有能躺在被褥裡的機會、就算是在長屋裡也只是直接躺在地板上。……感覺還不錯、可身上的疲乏卻絲毫沒減少。她不太清楚昨晚是怎麼回到房間的，她只記得自己扶著牆、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然後好像……好像看見了他。

……真的嗎？真的是他嗎？可好像除了他也沒誰會穿一身綠色。……他來管我做什麼？她抓起一旁的外衣，居然貼心到把身上硌人的物件都摘掉了……。她想不明白。昨晚她一邊吐一邊哭得稀裡嘩啦，他肯定看到了張相當糟糕的臉。

……也許可以藉這個機會和他像以前一樣講話？

……什、什麼啊？突然出現在腦袋裡的聲音把她自己都嚇了一跳。……可好像也很合理。他們就是普通朋友而已，在一起說說話是正常不過的事、之前只是因為……因為太忙沒什麼機會。她套上外衣，……可是昨天還是挺丟臉的、真的還要特意去找他嗎？

……不過他看見我那個樣子……還幫忙照顧了我。

不、他對每個人都是那樣吧？……說不定只是可憐我、因為我看起來很傻……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走廊上。她知道偷聽別人房間裡的聲音不是很光彩、但這裡的隔音實在是沒有多好。……根本連他的房間是哪間都不知道。……這到底是在……？

……梅……

她在掛著梅字牌子的房門前停了下來。直覺告訴她、他此刻就在這扇門後。她放下猶豫著要不要敲門的手，輕輕把耳朵貼到了門邊。

……雖然早就知道的。

屋內女人的聲音聽起來就很可愛。

……但還是會很……會很……

叫著他名字的語氣也帶著嬌嗔。

……。

……我根本就……

……不想只是和他做朋友啊……



便能得償所願了嗎？



# 狂言

隱刀之間能相互感覺到彼此。

乍一聽有點像是在胡扯、但這世上總有些事沒辦法用常理衡量。雖然沒人特意教過他們這種事，可平時在一起訓練時、大家都能看出哪一對隱刀表現得更好。運氣好的傢伙們從小就能擁有這種能力，稍微差一點的似乎也可以慢慢把它培養起來。至於那些真的緣分不夠的刀、大概也沒辦法堅持下來幾個任務吧？

她一度以為自己屬於後者。一開始她也不相信什麼所謂的心意相通，自己的想法別人怎麼可能全都了解得了？她和搭檔從記事以來沒多久就生活在一起、怎麼可能這麼久了還什麼都感覺不到？但那天她感覺到了、切切實實地感覺到了，透過那雙手傳來的痛、他第一次用那雙手奪走他人生命的痛。它停在她胸口、形成一層薄薄的膜，隨著她的呼吸把那痛感傳遍全身直至指尖。她把他抱在懷裡、好像唯有這樣才能讓它得到些許的緩和，可她也不介意就這樣帶著那股痛直到胸口的心跳停止。他們是刀、從今往後只會傷害和掠奪，而那痛卻像是在輕聲安慰他們一般、告訴他們在這個只有他們兩人的小小角落、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活著。

—

換一個環境的話、心情也會跟著變得不同吧？

……龍馬是這麼跟她講的。京都給人的感覺和江戶很不一樣，這裡的房屋排得很緊湊、街上似乎也更熱鬧。町人們操著讓她有些聽不太懂的口音、沿街的小鋪裡也都是她沒見過的新鮮東西。她喜歡她新長屋的位置、門前就是有著各式各樣店舖的商店街，她從小就想住在

這樣熱熱鬧鬧的地方。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這裡距離長州藩府很遠，遠到雖然投奔了倒幕派、她也幾乎不會再在那裡的門口逗留了。

她覺得這樣很好、她遲早要學會一個人生活。除了像以前一樣順手維護一下當地的治安以外、她也開始試著做一些別的事來打發那些容易讓她想起不該想的人的時間。她去了很多風景名勝、拍照片的手法越來越熟練，長屋裡的小貓數量還在增加、每天咪咪喵喵叫個不停。她也嘗試著去做了些自己原先沒機會做的事。她試著讀了書、可是對識字不多的她來說有點難懂，她更喜歡看畫冊、或是擺弄擺弄那些西洋人帶來的精巧的小玩意兒。她也會把自己收集來的物件送給那些來長屋的客人，有的人會在屋子裡揉揉她的金比羅狗、也有人就只是坐在那裡和她聊上一會。

她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寂寞了。

儘管她還是會把那些收集起來的歌譜塞進最下面的抽屜裡、但她沒有總是去想那三味線的聲音了，她偶爾還是會盯著那條圍巾發呆、但她不需要抱著它才能睡著了。她現在有了一點別的可以期待的事。聽見屋門被拉開的聲音、她懷裡的小貓也跟著喵了起來，門口的男人摘下斗笠，「抱歉，今天來得有點晚。」

「將軍大人還真是忙。」她捏著懷裡小貓的臉，「我們今天來玩點什麼好？」

．．．

「……嗯……」

她盯著棋盤托著腮、好像在努力思考著，「……嗯。……啊！」

剛落子就被吃了一個，白猶豫半天。她搖了搖頭，「不行。根本下不過你。」

「你進步得很快啊。」他跟著落了子，「現在的你的話、大概能贏過十歲的我吧。」

「喂。」

聽起來不太像在誇人。……怎麼又被吃了一個！

「算了、算了……認輸！」她嘆了口氣，「你從小就學下棋、根本就是在欺負人。」

「這麼講的話、你從小習武，和我比試的時候也是在欺負人吧？」

「真是的、講不過你……喔、差點忘了這個。」她從小包裡掏出來幾張照片，「給。」

自他們在講武所熟絡起來之後、他時常拜託她把她拍的照片分給他。她一開始還不知道是因為些什麼，既然你是將軍、喜歡拍的話自己去拍不就好了？他苦笑了一下，我哪能像你這樣每天到處跑來跑去？直到他帶著她出去了一次、她才知道原來做將軍也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出一趟門還要時刻被人盯著。她知道他喜歡去賭場、也喜歡去遊郭，估計幕府裡的那群人也是拿他沒辦法、只好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雖然用這個詞來形容征夷大將軍有點奇怪、但他每次來找她的時候都鬼鬼祟祟的。她一開始覺得很有趣、因為在她心裡偷偷溜出門是只有小孩子才會做的事。但有時候她也忍不住想，如果自己還在故鄉、大概連溜出來的機會也得不著。……而且說不定有一天還要和那傢伙一起來暗殺……

她沒再想下去了、她知道再想下去會讓她覺得難過。將軍本人也沒有那麼壞、講話也還蠻有趣的，有的時候她甚至覺得他們其實有點相像、小時候只能在一橋家的大宅裡待著的他其實懂的東西也沒比她多到哪裡去。她覺得這樣很好、不會像和那傢伙一起的時候那樣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

……那傢伙……

好像已經很久沒見過他了。……其實也沒多久、到京也都只不過才幾個月。不知道他是不是還是經常去遊郭？不、也不關我的事……。她眨了眨眼，面前的男人跟他用著同樣的自稱、有著同樣的喜歡去的地方、使的也是同一個流派的招式。……可是慶喜比他好多了、一點都不像他那麼討人厭。

……要是有什麼辦法能把關於他的事都……

「對了。我這次來其實還有點別的事。」

「嗯？」

她飛速地把腦袋裡的綠衣服全都趕了出去，「怎麼了？」

「你跟長州的人很熟吧？」

很多變化的發生其實也只不過就十幾天而已。

她從池田屋回來之後才聽說倒幕派當時的計劃、她也終於反應了過來那天慶喜為什麼沒頭沒尾地問她關於長州人的事。她不覺得倒幕派真的能暗殺得了征夷大將軍，但她也沒想過如果他們真的暗殺成功、到時被夾在中間的她要怎麼辦。在這個情境下沒有人能全憑自己的意志做選擇、大家都被立場束縛著，就算是朋友也很難跨越中間的那條溝。他沒再來找過她了、她大概能猜到因為些什麼。……長州人要發動兵變了、大家都這麼說。

她答應了桂接下來會跟著久坂他們一起行動，……可是感覺很不好。只是預感而已、她安慰自己，她沒和任何人講。……那那傢伙呢、那傢伙會不會有他自己的考量？她想問問他、可好像也沒什麼好問的，她知道中岡從長州帶了兵來、事已至此已經什麼都改變不了了。她收拾好了東西趕到了長州藩府去、跟著久坂一起上了天王山。她在臨行前見到了那身熟悉的綠衣服、但她最後連個招呼也沒上前打。看見那張臉時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怕她一開口就會跟他說不要去。……這種時候就別背著三味線了，她看著聚集起來的人們，這次是要真的上戰場、和以前那幾次全都不一樣。或許我就應該跟著他一起、他總是那麼不靠譜、我在他身邊的話起碼能——

火炮的聲音在耳邊炸開、眼前只剩下了一片白。

．．．

她很久都感覺不到那股痛了。

她回到村子、像往常一樣醒來，然後什麼東西就從她的身體中消失了。最開始的時候只是無法說話、接著就連做出任何反應的力氣也沒有了。夜裡的蠟燭不會再有人幫她吹滅、拋出去的話語不會再有回答，最後就連再出任務的資格也失去。

這間小小的、黑漆漆的屋子，現在只剩下她一個人了。

把臉埋在他的圍巾裡、好像還能感覺到他頸邊的溫度。把身體擠成一團蜷縮在毯子裡、彷彿還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氣息。她掙扎著想要讓那股痛楚回到自己胸口，可那裡只是什麼都沒有。她向神祈求、對著什麼都望不見的夜晚的天空許願，她不知道該怎麼辦、為什麼被砍斷手臂的人不是我？別的刀並肩站在一起回頭望著她，你已經不是刀了。不是的，她反駁著，我還能戰鬥、我還可以——

你什麼都做不到。

他們牽起彼此的手對她嗤笑著，沒有另一半的你什麼都不是。

你算不上人、也做不了刀。

你只不過是個被瑕疵裹挾著的殘次品罷了。

．．．

「……所以跟我一起走吧。」曾被她叫作搭檔的男人向前逼近了一步，「你還想這樣鬧到什麼時候？」

「我……無理取鬧……？」她瞥向靠在一旁的、不知道還有沒有呼吸的綠衣人影，「你說我……無理取鬧？」

「是啊。」他苦笑起來，「為了這種人給自己灌酒、然後又被他帶到同一間房……已經足夠了吧？你還想做點什麼？」

「你在……說什……」

「你總是這樣。……江尻宿的事才過去幾個月就不記得了嗎？」

「你當時……也在那裡？」她握緊了手裡的刀，「那你為什麼……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來找我？

在我需要你的時候、為什麼你總是不在？

「我為什麼不去找你？你想讓我怎麼找你、在你和他一個屋子裡不知道幹什麼的時候衝進去找你？」

「那天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們只是……」

「只是什麼？朋友？」

「……對、我們只是……」

她說不出來那兩個字。她本來也不擅長和人爭辯。為什麼偏偏這個時候才想來帶我一起走？我已經不想跟你走了、我已經不想再過那種什麼都不去思考才能進行下去的生活了、我已經不想……不想……

不想再分擔你的痛苦了。

這似乎是對他的背叛。……但不是我先做的。他有整整十年的時間來讓我和他一起走、可幾次見面他什麼都沒說，他明明就在那裡一

直關注著我、可他從來不現身。就算是背叛、那也是他先背叛我的。她轉身想去關心她此刻真正掛念的人、他卻伸手攔到了她面前。

「……你還想怎麼樣？」

「跟我走吧。」

「我不要。」

「怎麼、一定要我當著你的面把他的頭砍下來才能讓你死了這條心嗎？」

「你……」

「你為什麼總是什麼都不懂？……你在他心裡和那些遊女又有什麼區別？你是把除了傷害別人之外什麼都做不了的刀。他只是覺得你很好騙罷了。只是喝了點酒就對他投懷送抱……」

他抓住了她的手腕。

「……那你要不要猜猜等他知道你是個和自己的親弟弟做那種事的女人之後、他會怎麼想？」

「……閉嘴……閉嘴……別碰我！……不……我……對……對不……」

血濺到了她臉上。

她意識到那是他的血。不知道什麼時候抽出了刀的手還在抖。他摸著自己胸前被她劃開的那一道、臉上的神情和那個夜裡十四歲的他一模一樣。

「……姐、姐……？」



……好累。

她不太記得自己到底斷斷續續地睡了多久，或者說是自從回到長屋後每天都是如此。她讓自己儘量別去想一個月前的慘狀——長州藩戰敗了。把重傷的他帶回來後、她留在長州藩府忙前忙後好幾天都沒能闔眼。阿龍說他已經脫離了危險、可只要看不見他醒過來的樣子她就沒辦法踏實。她想著能在這裡多幫上一點是一點，桂下落不明、久坂……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的他。

但風言風語傳得還是很快。長州藩府本來也沒有多大。有人說她一直和擁幕派私下裡有聯絡，有人說在行動前沒多久見到有幕府的人在她長屋周圍徘徊。有人說她是因為愧疚才留在這幫忙，有人說她的身分來歷全都講不清、說不定她留在這是為了向幕府的人報告他們現在的慘樣。她懶得去理那些話，她也不知道找誰去辯解。直到那天伊藤找到她，……不然你還是先回去吧、大姐。他講得很委婉，……如果高杉哥醒過來的話、我會過去告訴你……

「那不是正順了那些傳聞話的人的意嗎！？」龍馬聽起來很生氣，「真是的、你也別太……」

「……我回去就是了。」她盯著地面，「我現在就回去。」

. . .

她其實很想留在那。除了真心想幫忙以外，或許他在醒來之後、他也會想要誰陪在他身邊。……儘管她也不覺得那個人會是她、留在那裡的龍馬才是更能幫得上他的人吧？而且那些話……多少會傳到他

的耳朵裡。他早就懷疑過她和幕府的人有勾結，所以如果他相信了是因為她做了些什麼才導致他們慘敗的話、似乎也完全不奇怪。

可是那樣我在他心裡不就是……間接把久坂給……

……或許我就應該跟著搭檔一起走、或許從一開始他就是正確的。她盯著自己裹著繃帶的腿，她要隱藏起來的東西太多了、多到她已經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把這些事坦白給誰的能力。我什麼都算不上、可卻還總想著可以……可以……

「……你啊。」

「高……高杉……？你為什麼……？」

她用她剛醒過來沒多久的、還不太靈光的腦袋努力分析著現在的情況。……他怎麼來了？她呆在拉門前連頭也不敢抬，……所以其實他早就沒事了？

「我思考了很久。」

「……什麼？」

「你的事。」他按住拉門、同時低頭看著她，「……你都不先讓我進屋子再講嗎？」

「……喔。喔……」她側身把玄關的位置讓了出來，「請、請進……」

這、這明明是我自己的家吧！他身上好像帶著一股和平時不太一樣的氣場。……是在生氣？是聽到那些話又要來「和我聊聊」了？都那麼久沒說過話了、他還來管這些閒事做什……

「……嗯……？怎、怎麼了……？」

被突然摠到牆上的她嚇了一大跳、這又是怎麼了？……不、就算真的是因為什麼事很生氣、也不至於衝進我家來打我一頓……？

「你到底每天都在想些什麼？」

「我、我沒想什……」

「你難道一點自覺也沒有嗎？」

突然在這裡說什麼啊！

「如果是你聽說了些什麼關於我的事的話、那我很抱……」

「……啊、是啊。不光是他們傳的那些話、那傢伙和你講的話我也全都聽見了。」

「……什麼？」

「還真感謝他啊。我原本沒能想明白的那些事、在那一瞬間就全都明白了。」

「……不……什麼？那些話、他說的那些話是……」

「先是刻意的接觸也不會避開、結果沒過多久就一直那樣躲著我。在我面前故意給你自己灌酒、結果在我懷裡喊的都是他的名字。……然後你又說什麼？我們只是朋友？」

「我們、我們確實只……」

「啊、沒錯。對你來說、朋友也是可以隨便吻的對象吧？」

「你怎麼……怎麼記得……」

「你到底還想怎麼樣？」他貼到她面前，「你還想折磨我到什麼時候才足夠？」

「……我——」

他低頭堵上了她的唇。

## 四

為什麼要那樣做？她也說不清。可能只是太暈太累一下昏了頭吧？當時她解開了他的衣襟、幫他清理著傷口，那股濃重的鐵鏽味甚至都有些刺鼻。她撫過他的掌心、指尖滑過他的喉結、翻轉過手指指節勾勒著他臉側的輪廓。她看著那張明明一開始還覺得看起來有些彘扭的臉、舔掉了手指上沾著的血。那就再近一些、再貼近一點？她撩起他的瀏海、盯著那比她印象中還要長一些的睫毛和那因為失血而乾裂發白的嘴唇。……需要一個正當的理由嗎？他的呼吸才剛漸漸平穩下來。……我差點失去他、這算是個理由嗎？可如果他從沒遇見過我的話、是不是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她的目光沒辦法移開，……可能以後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她環顧四周，這個時間應該沒人還醒著。反正我也不圖些什麼、反正他也不會知道的，我從來都沒為我自己做過什麼決定、但是現在我……

……我想……

她閉上了眼。

. . .

如果沒辦法拒絕、那乾脆就全盤接受，既然沒辦法推開、那就乾脆也伸出手把他的身體環起來。他身上還沒完全散去的藥材味混著他的味道飄進她的鼻子，也許從來都沒有什麼花香、只是她一直都迷戀著他的那股味道而已，只是她一直都迷戀著他而已。好像她得到了些什麼、好像她也沒有總是那麼憋屈和可憐，那就再抱緊一些、乾脆直到讓他把呼吸都奪走也不要停。他所追尋的答案就在此處，或許他從

未在乎過到底能不能親耳聽見，因為他會追著她到天涯海角去、直到她乖乖把手伸到他眼前。被他抱起來的她雙腳騰空，已經無處可逃了、已經沒地方躲藏了，那熱度隔著胸前的幾層布料也沒辦法忽略，十幾年前未曾有機會講出口的話就在嘴邊。

「……高杉。我……」

終於被放下來的她靠著牆雙腳發軟，說出來吧、說出來就好了，只是三個字而已、想說成四個字也行。他勾起她的衣領、拉住她的手腕，跌進他懷裡第一時間感受到的是頂在小腹上的他的硬度。我不想再讓你逃掉了，那些恰好的錯過和莫名其妙的誤解都已經足夠了、你還想跑到哪裡去？可是她太瘦了、布料也太滑了、稍不注意就會從他的臂彎裡溜出去，跌坐在地的她沒有勇氣揚起頭對上他的眼。或許那幾個字太過沈重了、壓得她就連嘴也沒辦法張開，或許把感情交付給誰太過嚴肅了、她就連抬起手也沒辦法做得到。我什麼都給不了你、我什麼都說不出口、我連那些遊女都不如。

「……對不……起。」她聲音輕得像幻聽，「……對不起。我……」

我做不到。

在暗處躲藏得太久就沒辦法再走到陽光下、繃帶一直纏得太緊遲早會忘記解開它的方法，所以就這樣吧、到這裡就停下吧，被布料包裹住的只是醜陋的我、你不會喜歡所以也不要看。她眼神躲閃飽含愧疚與不安，蜷縮起的身體沒有一處能容下他想抓住她的手。還是在想那傢伙嗎？還是因為那個男人嗎？如果你想的話我也可以現在就把左手砍下來。可因緣是斬不斷的、相同的血也是沒辦法被抹去的，或許

從一開始他的勝算就已經見底、或許她曾不斷提起的那兩個字就是準備好了要隨時回到那個男人身邊去。

「抱歉。……是我……會錯了意。」

她把頭別了過去，道歉和解釋在此刻都徒剩蒼白和無力。那就把那道門再拉上吧、那就裝作這一切都是還未到三更的一場不合時宜的夢吧？他為她點起屋內的油燈、鑽進房間的月光映出的是蹲守在一旁的花貓的眼睛。無論怎麼伸手去揉視野還是模糊一片、梅花的味道附著在袖口和前襟。就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就像誰也沒有來過一樣，只有那份心意和繃帶下掩蓋的痕跡不會褪去。

## 五

「……佑？」

「怎麼了？」

「沒有、就是……」

長屋裡居然有些冷。看著從小院裡照進來的最後一點陽光也慢慢變窄消失、她把手縮到了袖子裡，「……就是覺得你很久都沒有幫我梳頭髮了。」

「……是很久沒這樣過了。」

她身後的男人輕輕把她的長髮分成幾縷，用梳子一縷一縷地順下去、分開那些糾纏在一起的結。她的頭髮很厚、洗完打理好總是要花上很久，他就自然而然地把為她梳頭也劃為了他要做的事之一。小時候她也是這樣幫他扎起辮子、所以他為她這樣做也是理所應當。要掌控好力道、動作要足夠輕才不會把她弄痛，梳開之後再用乾布吸走表面的水分、最後讓它自然風乾。她閉起眼睛、估摸著還要等上那麼一會兒，整個過程很長、有時候她會就這樣頂著濕漉漉的頭髮打個盹。

「……槿？」

「抱歉、我好像睡著……嗯……？」

溫熱的吐息落在她的耳後，不知道什麼時候環上她腰的那雙手正解著她的腰帶。她感覺到他的體溫從後方把自己的身體包裹，「……不、不行，頭髮還沒……」



他輕咬著她的脖子、把手伸進了她已經鬆散開的前襟，……他總是這樣、無論她講什麼他都不會聽。……不、不對，那雙手的觸感不對。她試著按住他的手、頸邊傳來的是若有若無的香。

「好了、我說了不要再……」

「……為什麼？」

她知道那聲音、她記得那語氣，他像貓一樣舔弄著她的耳垂，對著裡面吐出一股股熱氣。她想起來了、全都想起來了，不要講出來那句話、別再這樣折磨我了。身體癱在他懷裡一動也不能動，她咬著嘴唇等待著審判的降臨。

「……就因為我……和你沒有血緣關係嗎？」

．．．

……又來了。

只是睡姿不好壓到了頭髮而已……。她睜開眼、抹掉額頭上的汗珠，現實裡已經許久沒見的人卻每天都會到她的夢裡、剝奪她的那麼一點睡眠。那天之後沒多久、她跟著龍馬去了一趟長州藩府，她不想見到的那傢伙給了他們疑似是出自桂之手的一封信，那就是他們在那夜後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龍馬和她一起找回了桂，又在清水寺一起見了西鄉、談成了薩摩和長州同盟的事，緊接著龍馬就差點在寺田屋遇刺。她原本想著忙起來可能會讓她停下胡思亂想，但每日的奔波只是讓她躺在長屋的榻上疲憊得睜不開眼。在把龍馬和阿龍一起送到薩摩藩邸後、她想著終於能得到兩天清閒的日子，而自那個時候起他就開始不斷出現在她的夢裡。她當然知道是因為什麼、她沒必要連自己也騙過去，雖然那原因講不講出來對她來說都沒有意義。

她很想他。

她也去過幾次長州藩府、她也知道他就在隔壁，就隔著那麼一堵牆、但誰也沒辦法從那中間穿過去。她突然有點懷念他們剛認識的時候、她還只是單純的覺得他是個難搞的古怪傢伙的時候、她對他還沒有如此滑稽的感情的那個時候。……她也會偶爾想起還在隱刀村的日子，一切都很單調、單調到不需要她做出任何決定。在她心裡的某個角落、她也懷疑過搭檔講的話才是對的，或許那傢伙只是因為久坂的事想找些什麼來麻痺自己、而她又剛好在那個時候做了些傻事。……或許在他心裡她和那些遊女並沒有什麼區別、全都是他覺得她很好

騙。不過就算是這樣也好、她並不介意有一個理由來切斷這份可笑的單戀。

她出門轉悠了幾圈、取回了前幾日送去保養的刀和訂好的伴手禮。沒多久前從薩摩那邊傳來消息、龍馬正在回京都的路上，桂提議藉此機會小聚一下。她糾結了好幾天、最後還是準備了要送給龍馬的東西。她抱著一絲僥倖、因為上次長州和薩摩的聚會那傢伙沒有去，那這一次說不定他也不會去，況且她真的很想見見活蹦亂跳的龍馬。路上下了點小雨、正好又拿擋路的幾個流氓試了試刀，耽誤了一會才到祇園的小店。她謝過在店內幫她引路的姐姐、拉開拉門的時候裡面只剩下一個位置。怎麼會沒想到呢？她明明一直都會走霉運。

「你來得很遲啊。」

「……路上……稍微有點事。」

已經被幾個遊女圍繞起來的高杉對著他旁邊的最後一個空座位揚了揚下巴，「坐吧。」

## 六

知道她會來的消息只不過是不小心聽見了而已、身邊的位置剛好空出來也只是全憑運氣。如果惦記著別人的話是不會被嚇壞的、如果沒有一絲感情也是不會逃避的。他端起酒杯對著她眯起眼睛，你到底還在隱藏些什麼東西？她躲避他的目光雙眼直勾勾地盯著中央跳舞的舞妓，酒碰上嘴唇就足夠不必全咽下去。表現得正常些就行、別喝到想吐才想起來停。她偷瞄他的側臉卻正好看見一旁的遊女被他攬入懷裡，……算了、乾脆等一下找個藉口早點回去吧……

可越是假裝不在意就越是在意、越是不想看就越是移不開眼睛，從未有過的酸澀爬上她的背脊，能被他注視著的人應該是我、能擠在他懷裡的人也應該是我、能被他觸碰的人應該只有我。她看著他似醉非醉把嘴裡的酒對準懷裡女人的唇灌了下去，她捏著酒杯的指節發白、握起的另一隻手指甲嵌入掌心。

你到底還想怎麼樣？

你還想折磨我到什麼時候才足夠？

……還是回去吧、找個藉口回去吧。她低頭無視掉周圍整理起隨身的東西，她怕再晚一點就會被那股不應該存在的嫉妒抓牢了心，正準備起身時衣角卻突然被誰牽起。

「陪我喝點吧？」

「……啊、嗯。……好吧……」

和一旁遊女假裝親熱那麼久好不容易才把她的目光鎖定、怎麼可能讓她就這樣從那道門走出去？詢問語氣下抓住她手腕逼她坐過來的

力道分明就是態度不容置疑，他傾斜手裡的酒壺填滿她的杯子直至滿溢，周圍的遊女見此情景嘖嘖喳喳講個不停，能讓高杉大人親自為她斟酒、這相貌平平的女人是什麼來歷？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對吧？」

……不……我們……我們……

輕撓著懷裡遊女下巴的他像是在期待她的回答一般對她滿懷笑意，她終於意識到他只是為了她的答案布下了一個局。在他面前逃避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會追到她面前把這場戲一直做下去。她一口悶下杯子裡的酒，如果那就是你真正想要的、如果那就是你非聽不可的，她推開那群遊女扯著他的袖口奔回她的房間裡，那我就全都拋給你、那我就撕開我的一切全都交給你。

「怎麼……要給我看什麼？」

「別再裝醉了。」

她解開腰帶、團成一團的上衣被隨意丟在一旁，她鬆開袴紐、在那之下的雙腿被一層又一層的繃帶纏起。我給你看、我全都給你看，她胡亂扯著繃帶卻找不到源頭被塞到了哪裡去。

「喂。你……」

身上的最後幾片布料落了地，她踢開堆在腳腕處的鬆散繃帶，紫紅色的斑好像剛飛濺上去的血一樣在她腿上連成片。在雪白的皮膚映襯之下、她小腹和大腿上有著歪歪扭扭縫合痕跡的凸起傷痕無法被忽

略，微微顫抖的雙手無力地垂在兩邊。可以了吧？足夠了吧？這就是我的全部了。

「……你是因為這個才……」

「對、沒錯。……你現在滿意了嗎？」

她強忍眩暈抬起頭直視他的臉，就和那些欺負我的孩子一樣露出厭惡的眼神吧？就和那些討厭我的大人一樣露出那種被噁心到的表情吧？就和那些不懷好意的傢伙們一樣脫掉我的衣服解開我的繃帶、再對著可憐兮兮的我嘲笑起來吧？然後就結束了、我就再也不會出現在你眼前了、我就再也不會去想你的事了。淚水滑過臉頰滴上腳尖，她可以張開嘴了、可以告訴他了，因為現在說什麼都無所謂了、給出的答案也沒那麼重要了。

「這樣的我……這樣的我……對你有什麼感情……又有什麼意義呢？就算我早就……在橫濱的時候就開始……又能怎麼樣呢？就算會因為你難過、害怕你死掉、看見你和那些遊女在一起就難受得要命……又能怎麼樣呢？」

「……不會怎麼樣。」他走到她面前，「……就像你身上的傷也好、你腿上的斑也好、你和那傢伙以什麼身分做過些什麼事也好……也都不會怎麼樣。」

「……為什麼？……我……」

「……因為我喜歡你。」他抓住她的手腕，「……無論你怎麼樣、我都喜歡你。」

「……可是我、我根本……我什麼都不懂！我只是……我只是刀……有瑕疵的刀……我……」

「……是刀又怎麼了？」身上只剩內衣的她在她懷裡顯得剛好，「……那我也可以握住你。……就算是有瑕疵的刀、就算你連刀柄都不剩……」

把她摟緊的那雙手彷彿要在她背上留下指印。

「……那我也會抓住你。哪怕刀刃卡進了手心、哪怕雙手都沾滿鮮血……」

她深吸了一口氣。

「……我也不會鬆開手讓你跑掉了。」

## 七

「……高杉哥去哪了？他沒在他的房間裡……」

「……昨天好像看見他和那個浪人一起出去了。……不過、高杉的話、在哪個女人的房間裡也不奇怪吧？」

「……時間還早、估計過一會他就會回去了……」

她扭頭看了看正被走廊上的幾個人議論的焦點、後者還完全沒有要從被窩裡出來穿上衣服的意思，「真是的、你不去告訴他們一……唔……」

「沒關係。」他像貓一樣舔了舔那雙剛被他吻過的唇，「反正我在哪個女人的房間裡都不奇怪。比起那個……」

「……不、不要了吧……！昨天都已經折騰了……」

「還遠遠不夠吧？可得讓我們昨晚被氣壞的浪人小姐好好消消火氣。」

「……高、高杉！……好啦！……輕、輕點……」



. . .

……有什麼東西……不見了。

散著髮的男人用僅剩的右手撫過胸口，他知道那裡有什麼不見了，就像腦袋裡突然多了一道無法去除的雜音。他垂著頭繼續撫摸著胸前，存留於他心裡的她的最後一絲也被搶走，他不能忍受、他不能允許，他要讓所有和她有關係的人都付出代價，所有在她身邊的人……全部都……

他抬起頭、面無表情地為左手裝上金屬製的義肢。她總有一天會理解的、總有一天會明白的。他拿起桌上和她成對的髮飾，因為她是我唯一的……，所以……

……我好想你……姐姐。

振り向いて

返身回首

あと少し抱きしめてくれたならば

若是你能 擁我入懷再久些許

もう何も 怖くはないから

那麼我便 什麼也都不懼怕了

# 夜葬

一

沒有誰會喜歡日復一日的枯燥訓練，有些人是因為想要生存下去、有些人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他揮出手裡的刀，他沒辦法否認那些也是他在這裡的原因之一，記憶中坐在一旁曬著太陽的少女笑著對著他揮了揮手，……休息一下、喝點水吧？

想起她時揮劍的動作會更為堅定，這大概就是為什麼隱刀總是要兩人一對吧？沒辦法逃離、沒辦法背叛，他為了她揮劍、也為了能和她一起揮劍。那些白天的疲憊與疼痛、身上的瘀青和只要握起拳就會發酸的手腕，在日落回到小屋裡的那一刻好像一下都消失了，「搭檔」一瞬間變成了「姐姐」。沒有名字、沒有身分，她身上的淡香成為了他逃避現實的窗，僅僅是望著她那雙和他相同顏色的眼睛也能從中感到安寧。如果她要把眼前的傢伙斬成幾段、他就為她拭去飛濺到她臉上的血。

他放下刀走進小屋，這偏僻的半山腰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人的痕跡存在。花與花瓣散落在小屋的地板上，粉的、紅的、紫的、白的，剛摘下來沒多久的和早就已經乾掉的花幾乎把那張角落裡的簡易被褥埋了起來。仔細看去、不管是什麼狀態的花都是同一種——拂曉時綻放、夕陽時凋謝，槿花就這樣循環往復開過盛夏。看著從窗外透進來的陽光、他揉著左臂的手肘處，金屬義肢內部的零件摩擦、發出了些喀擦喀擦的細微響動。

……該去看她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有目標要去實現、有一個能讓她安心和他在一起的未來要去創造，他回絕了那雙帶著不解的和他相同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從橫濱到江戶再到京都、好像有股無形的引力讓他們無論去到哪裡都會再碰面。他知道她每一處住所的位置，他記得每一間她喜歡去的店，他也曾遠遠地望著她獨自策馬在鄉間小路上、於水天相接處似一顆流星劃破長夜。拉開長屋的門走進玄關只需要三秒，但若是在門前停留的時間太久就連打開門的正確方向都會忘掉。於是他在那裡等啊等、等到話語也過期蒸發直至再也無從出口，等到她向前邁進獨自生活也能逗自己發笑，等到她終於和糾纏不清許久的那個人十指相扣，等到他終於孑然一身、他還是會停留在她的長屋前，只是再也沒有理由舉起那隻準備拉開屋門的手。

．．．

「來得好晚喔。」

長屋的門被唰地一下拉開。她抿著嘴、聽起來好像在抱怨，「你去哪裡啦？」

門前的來客沒有開口、眉眼中倒是滿含笑意。他貼著她擠進玄關、下巴上的小鬍子蹭到了她的額頭、讓她沒忍住哎喲了一聲。她有點無奈、搖了搖頭跟著他一起到屋中央的小地爐前坐了下來，「……什麼呀、高杉？」

他晃了晃衣袖、不緊不慢地從裡面抽出一個小木盒。她偷瞄了一眼、這傢伙應該不會是去排了那個最近很流行的……

「給你的。」

她接過小盒子的動作表面上看起來很不情願，「唔、都說了不用特意給我買這個……」

「嚐嚐看。」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她在心裡嘟囔著。……可是他買的是幾塊裝的？這個大小應該是四塊裝的，還好還好、不然多了要吃不完……她小心翼翼地打開盒蓋、裡面整整齐齊地擺著四塊被做成了各種形狀的和式點心。

……好、好可愛！

櫻花、小兔、和兩種她叫不上名字的彩色小餅，京都的和式點心很有名、她已經心心念念了這家店許久，只不過總是沒功夫去排、要不就是等她到店時可愛的點心早都被搶購一空。她又偷偷地看了看坐在她旁邊的他——後者正等著小壺裡的水開、好為她泡些就著點心一起吃的茶。

……嗯……

強迫自己把視線挪開，她合上盒蓋把點心放到了一旁。她清了清嗓子、讓語氣恢復到剛才那種稍微帶點不耐煩的樣子，「買這個做什麼？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今天確實沒什麼特別的。」他為她倒上茶，「不過吃了點心後就不一樣了。」

點心很甜，她抿著嘴裡的紅豆餡，捨不得吃的那隻小兔被她轉到了他的那一邊。陽光很好、茶涼一些喝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她靠著他望著小院裡的貓、被太陽曬成毛團子的小傢伙們趴在各處懶洋洋地呼嚕呼嚕叫。咽下嘴裡的最後一口點心、她也跟著伸了個懶腰，「……晚些要去做什麼？」

「我沒什麼計劃。」撥弄琴弦的聲音突然中止，他扭頭看著一旁的花貓，「……等等、你過來看看它。」

「怎麼了？……喔……沒關係、沒關係的。」她輕輕拍了拍它的背，「吐出來吧、吐出來就好啦……」

花貓弓著背，動作看起來有些不自然、像是馬上就要咳出來。她不斷地輕聲安慰著它、那柔聲細語就連在一旁的他也只是有幸在被褥裡聽過那麼幾次。看著她的時候他總會想到那些野外的小兔子，看上

去溫和無害、毛茸茸卻又跑得很快，被惹到了的話咬人會很痛、抱在懷裡揉一揉又一下子變得很乖。盒子裡剩下的最後一塊點心她還沒有動，明明連小兔形狀的點心都捨不得下口、殺起人來卻眼都不眨一下。

「好啦、好啦、沒事囉……」

花貓抖了抖、隨著類似咳嗽的聲音嘔出了些什麼東西。她不緊不慢、回身翻找著多餘的手帕。花貓搖晃著腦袋，似乎是許久的不適終於結束、慢吞吞地走到了一邊去。

「它這是怎麼了？」

「是吐毛球。」她用手帕包起地上剛被花貓吐出來的那一團，  
「……在小貓之中很常見、不是什麼大事。」

「這樣啊。」

他注意到那天那個男人離開她長屋的時間有點不同尋常、當時甚至還未到拂曉。他意識到那不是普通的離開——而是場不體面的告別。於是第二天那個男人沒有來，第三天也沒有、第四天也沒有，第七天的她氣沖沖地離開屋子、回來時臉上帶著藏也藏不住的失落，第十三天的她出門時眼圈發紅、進門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都恍恍惚惚。

……那個男人病了。

只要去隨便轉轉就能打聽得到，長州的高杉晉作現在正臥病在床。

……是什麼病？

……癆病。估計他已經沒剩下多少……

她不會應對這種事、她不會想面對這些事，但他還是沒壓住想揚起來的嘴角。他沒能真的在她眼前砍下那個男人的頭、但染上治不好的病這種事讓她誰也埋怨不了。太早出局的話什麼都不會剩，可是他還能耗得再久一些、等得再久一點。

他沒再去每天看她了。他開始為他們的重逢做準備，那道阻隔在他們之間的門現在已經失去了所有無形的鎖、腦海中湧現出的是千百個帶她一起走的理由。或許他也可以、也可以得到像是很久以前那天她一直在等他回來時的笑，拉門之後是她溫暖的懷抱。他對著那些乾掉的花演練著已經有點陌生的姐姐二字、叫著有點拗口的是除了他無人知曉的她的名字。他洗好衣服、扎起辮子，拉開門的手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猶豫。



「姐——」

空蕩蕩的屋子不會有回應、不祥的預感總是會成真，寂靜包裹住失落沒讓它掉在地上、就連那些院子裡的小貓都沒發出一點聲響。

．．．

那個女浪人不見了。

流言傳開得很快，町人們站在長屋前的台階下竊竊私語，那裡已經空了多久了？……八成是和那個長州人有關。有人說看見她去了一趟長州藩府、然後就……

他轉頭離開、剩下的話也沒有聽完，他知道她沒有走遠、她只是想找個地方躲起來。他遠離街市走上一條進山的小路，好像又能感覺到她了、好像能看到她在破舊的小屋中擠在角落裡把身體縮了起來。他想去見她、想和她說說話，置身於時間中體會不到漫長，但十四年的分別讓他幾乎記不清楚她的模樣，心頭漸漸模糊的是當年分別時他暗自立下的目標。如果她肯牽起他的手、那麼外面是太平還是戰亂對他們來說又能怎麼樣？可是山中的破屋沒有她待過的痕跡、早就無人供奉的廟宇裡也沒有她的蹤影，撥開枝葉就連追著他的夕陽也漸漸褪去。他和她的距離好像一直都很近、而到底是什麼在中間把陌生混雜了進去？就這樣漫無目的地找遍整夜，又過去了一天、三天、五六天，眼前的廢屋竟不似別處、周遭僅有微弱的蟬鳴，幾日沒開過口、他的聲音很輕，「……槿。」

．．．

「……嗯？怎麼了？」

「……沒什麼。就是想叫叫你。」

……什麼嘛。她又把頭轉了回去、疊在他掌心上的手像是惡作劇一般用力捏了捏，「高杉。」

「怎麼了？」

「就是叫叫你。」

「你啊。」他揉著她的手，「真是……」

懸在那裡的話被咳嗽聲打斷。她藏住焦急、伸手拍了拍他的背，「怎、怎麼了？」

「……沒事沒事。……就是剛剛有點不舒服。」

「……你也要吐毛球嗎？」

他與她一同笑起來，「……我要是會吐毛球的話、那可要拜託你好好照顧我了啊。」

「……真是的、誰要照顧你……」

……如果當時……沒有這麼講的話……

她早就該發現那些異常。

那變得有些消瘦的臉、總是帶著疲憊的眼周和咳過之後立刻用力抹過的嘴角，他知道她不懂醫也不懂病，只用幾句好像著涼得了感冒就能把她一次又一次地糊弄過去。她不會想面對這種事、她大概也不懂得如何應對這種事，於是那天他拿開她環在他身前的手、起身出門時甚至還未等到破曉的第一束光。他知道她一定會來探個究竟、於是裝作外出繁忙叫府上的人把她趕了回去，但風言風語攔也攔不住、就像沒人能把用鉤繩翻過長州藩府圍牆的她拽下去。她帶著滿肚子的怨氣、組織了整夜的言語，我聽說了！我知道你病了！為什麼不告訴我？為什麼一個字都沒和我多說？我是和你走得最近的人、出了這麼大的事應該先和我商量、我們一定能……

好不容易才湊成段落的話語在見到他的那一刻又被打碎在地，控制不住的衝動是想立刻回身從那裡跑出去。無論是凹陷的眼窩、還是那瘦得幾乎看不出原本姿態的身形都讓她的腦袋沒辦法處理，沾在他嘴角和手背上的血擦也擦不乾淨，就算再怎麼試圖笑起來、對上她視線的也不過是一雙早已變得黯淡無光的眼睛。她接受不了，她意識到他早就知道她會是這樣，可既然如此今天這場不體面的相見你也應該早就能預料得到。在死面前藥和希望都顯得有點虛無縹緲，她就連自己是怎麼拿到的那個小瓶也幾乎忘掉。

藥這種東西怎麼可能有用？平時看似理智冷靜的傢伙在這種關頭不過也只知道無理取鬧。他不想喝、別管他了！可是那樣的話誰來管他？藥在我手上、只要還有一線希望——

……畢竟是試作的新藥、說不定會有加速死亡的副作用。

她沒有說、誰也沒有講。她把小瓶塞到了他手裡，他抬起頭，…  
…知道了、只要喝下這個就行了吧？

### 三

除了蟬鳴外無人回應、打開廢屋的門只需要輕輕一碰就可以，月光鑽進破掉的屋頂、落在她臉上讓所有雜音都化為寂靜。我找了很久，他最後也沒能用上準備好的開頭句。他深吸了一口氣，「……我來接你了。」

「……去哪裡？」

躺在地板上的她動也沒動、仍舊盯著屋頂破洞處的那一小塊夜空看個不停，「……已經沒有地方可去了。」

「……哪裡都可以，你想回黑洲的話我們明天一早立刻就啟程、想去什麼別的遠一些的地方也都無所謂。……只要你想……我們也可以就在美國住下來。」

她沒說話，就算逃到那又大又圓的月亮上去又能怎麼樣？

「……我知道、我知道你還對這裡有留戀。……是我一直都沒有來找你，是我一直讓你一個人……」

「……我沒有埋怨過你。」

「……有了那傢伙之後你連埋怨我都不想埋怨了嗎？」

「……。」

「……早知道他會讓你……那個時候我就應該把他給……」

她抓緊了衣角。

「……我會把這一切都修正好。……我會讓我們過上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就我們兩個、我和你……我們一起……」

「不是……那樣的。」

或許話早些出口的話結果就會不一樣，而錯過就是錯過、所謂修補也只不過是努力拼湊出一個和以前差不太多的外表，在那之下遮掩著的是被腐蝕過後留下的傷。……肯定是我哪裡做錯了、肯定是我哪裡還不夠好？一定是因為她現在還忘不了他、一定是因為我太久沒有來和她說話，她肯定還只是在生我的氣、我……

「……如果、如果我說我能讓你把這一切都忘掉，……這十幾年、這所有，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他對她伸出手，「……跟我走吧、好不好？」

．．．

擺出的口型他看得懂、發出的聲音他卻聽不著，她只是沒有舉起手、他卻一併恨上了那月光。地板上早就乾燥的花瓣一踢就會全都碎掉，就像他到頭來什麼都沒有得到。他想為他們築起一個巢、但他折不斷她隨時會飛向天空的翅膀，她與外界的聯繫千絲萬縷、只要稍不注意她就會再融進那雲霧裡再也看不到。他躺在已經開始腐敗的花中瞥見牆角的刀，或許我還可以做點什麼、或許我還能斬斷些什麼、或許我還不是一把無用的——

血飛濺四處濡濕布料、順著刀尖落到地上，眼前之人被刀傷覆蓋幾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樣。這樣她就會想來見我了、這樣她就會想來找我了，只要切斷了所有不明不白的人與她的聯繫她就會想跟我走了。她站在門口握刀的手微微發抖，他自小就覺得與她白皙的皮膚最相襯的只有那夜中的火光。這就是你一直期望的、很快你就會意識得到，這些人早晚都會離開你的那條軌道、只有我……

她一拳打在了他臉上，「……你到底為什麼一直這麼恨我！？」

. . .

長屋還是沒有人的跡象，不過……聽說沒多久前有人在……近江屋那邊看見了她。

……有一陣子沒聽到她的消息了。不過好像也正常、受到驚嚇的小兔子估計會躲到哪個無人的草叢裡去吧？藥的療效很好、只不過那天她聲音裡的疲憊讓他忘也忘不掉，拿著刀的她還是那麼英姿颯爽、他也僅僅是想在分別前再見見她戰鬥的模樣。他想去找她、親口告訴她自己已經開始好轉的消息，他吩咐手下奇兵隊的人多留點意，苦等許久最後來的卻是好友的告別禮。

守靈的時間定在兩天後，……開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就連葬禮這種本該隆重的場合也變得倉促了些。來的人不多、儘管如此藩士與幕臣之間的氣氛也已經劍拔弩張，他苦笑了起來、人緣好的傢伙就連去往另一個世界後也會有煩惱。來客們在儀式開始前三三兩兩地竊竊私語，有人說那天在近江屋看到個女浪人滿身是血、一直蹲守在早已斷氣的儀式主角身前，那女人似乎目睹了一切、而問及兇手到底是誰時她卻閉口不言。他想到那個和她有著相同眼睛的男人，他知道她今夜不會出現了。

主持儀式的和尚誦起經文，他也雙手合十、誠心希望已經要在前加上曾經二字的好友能夠平安踏上與往常不一樣的路。他們早已習慣與死擦肩、刻意的悲痛在此刻反倒顯得低廉，只不過偶爾也會有那種念頭滑過心尖、希望在某個時點他們能再度相見。



## 四

大寒前後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刻、黑洲的孩子們就算別的什麼節氣都不知道也會記得這個。很久以前有誰和她說起過，她生在大寒後、那天降下了那一年中最大的一場雪。望著隨風搖曳的雪片、她曾在黑洲度過了不知道多少這樣的日子，只是她已經離開了太久、這風雪交加的場面竟也讓她覺得有點新鮮。

幾日前薩摩藩被人蓄意縱火、隨後將軍向京都進兵，幕府軍與薩長土佐的一場仗勢不可免。她本可以不必來，但她需要一個答案、一個結尾又或是一個終點。雪花也不知道自己會落向哪兒、只是突然刮起的風又把它融化的速度放緩了些。她混在新政府軍隊伍的末尾策馬踏雪，砲聲轟鳴帶起一團團白煙，觸地炸開的一瞬間轉化為噙鳴聲趕走所有雜念。

「接下來、就讓大家見識長州男兒的膽識！」

弓上弦，刀出鞘，她會不會到？他舉刀抵禦進攻、強敵面前不可鬆懈，架勢流轉揚起飛雪模糊眼前，讓他沒能注意到直奔幕府軍本陣的她騎著黑馬與他擦肩。

……只要能快點到本陣的話……一切就可以……

那傢伙會在那裡等我嗎？現在的混亂局面就是他想要的嗎？幕府軍的大砲被薩長的砲兵擊中發出一聲巨響，周圍不管是哪一方的兵士都在四散潛逃。剛浮現於她心頭的他微笑著欣賞起了這混沌的局面，他甩了甩手、前行的方向和她一樣，只不過他眼中映出的不是本陣、而是本陣之後的澱城。

．．．

江戶和她記憶中好像沒什麼區別。

她下馬算了算、距離上一次到這裡已經過去了四年。烏羽伏見的那場仗持續了三天三夜，到了幕府軍本陣的她卻什麼都沒有找見。她揉了揉耳朵、試圖趕走裡面突然響起來的嗡鳴聲，鬼手武士偷襲了澱城、淪為朝敵的元將軍已經逃向了江戶——在她幫忙照顧傷員時她聽到有誰這樣說著。離開京都前她看見了繡著龍紋的奇兵隊隊服、但卻沒有見到那件她也曾披在身上好幾次的綠衣服，她捏了捏挎在身上的小布袋，他給她的那顆骰子還在裡面。不能停下腳步、也不能把一切放緩，她急匆匆地收拾了幾件能用得上的物件出發去了江戶，到達時已是山花爛漫的春天。她習慣性地停在那間長屋前、拉開屋門的女人和她長著一模一樣的臉，那女人聽起來很不情願，……你怎麼來了？

他好像聽見了那句話、而屋門卻沒有開，江戶的天很好、好到讓他後悔幾年前沒能多帶她去逛一逛。他知道她不會在、可就連馬兒也自覺地在這裡停了下來。一個月前朝廷發下討伐德川慶喜之命，薩長組成東征軍、準備於三日後發起總攻，他知道她肯定也已經到了這裡、就像雪花總會被捲進起旋的風中央。身為總參謀的西鄉想打下江戶的心意已定、她大概會被迫奔走於兩方之間來保全這裡的街市和住民。

幕府解體、曙光就在眼前、這場旅途也將走到終點，只是當一切都結束之後、還能用什麼理由再與她相見？偌大的長州藩府裡他卻找不到一處來放下擺著槿花的花瓶，原定好的進攻計劃也突然暫停，薩摩藩士們操著一口彘扭的口音、說著西鄉收到了一個女浪人帶來的篤姬大人的親筆信。他仰頭望著夜空、一句話也沒能說出口。

. . .

不特意安排一場告別的話就會顯得從未離開，她也偷偷去長州藩府看過一次只是裡面誰都沒有在。在她借住在勝府上的這段日子裡西鄉同意了與勝談判、她也知道那傢伙肯定會出面阻攔。她想了很久，他想要的不是把夜空都照亮的火、也不是屍體堆積成山，他從一開始想要的就是……

「……姐姐。」

他站在夜櫻下、她抽出了刀，三月不會有蟬叫、可他們其實誰也沒離開過那個夏天。

## 五

有一種說法、人在彌留之際會聽到或是見到些不一樣的東西。

大概是十五年前的那個時候、他倒在甲板上，面前擺著的是已經和身體沒了連結的左臂。那感覺很奇妙，溫熱的液體試圖從斷面處逃出身體。眼前開始模糊、疼痛也慢慢麻痺，把身體浸泡起來的血卻帶給了他一絲暖意、就像他從未離開過她的懷裡。他放任沈重的眼皮慢慢闔上眼睛、耳邊卻傳來了一陣他辨別不出聲線的低語：

……你要讓她死掉嗎？

……她……怎麼了？她會成功回到村子去的、她……  
她掉到海裡去了。不過那才是你希望的吧、是不是？  
……什麼？

鐵鏽味沖進腦袋、左臂的疼痛也突然變得無法忍耐，他掙扎著睜大眼睛、從陌生的天花板上滴下來的是巨大的不安。痛、好痛、太痛了，姐姐、姐姐？為什麼她不在、她去哪兒了？姐姐、姐姐、好痛、救我、救救我、救救……

他掙脫不掉身上一圈一圈的皮帶、被塞住的嘴喊也喊不開，本就沒剩下多少的力氣也很快就全都被消耗完。然而那痛卻沒有停，它太過濃烈、僅僅是左臂已經沒辦法承擔得住，於是它擴散、偏移、順著骨頭滲進肉裡，用指甲猛掐手心也分散不了注意力。周圍的異人身著灰袍、嘴裡講著的是他聽不明白的言語，他看著那些人用金屬製的長針自他左側的手肘處扎進去與骨並行，那裡已經什麼都沒有了、手肘之下已經什麼都沒剩了。

……那剛剛的那股痛又是從哪裡傳來的？

第一根的時候他還想躲、第二根的時候他還想叫，第三根的時候他說不清順著臉兩側滑下去的是汗還是淚、第四根的時候他只是安安靜靜地躺在那張沾滿他血的窄床上。那些異人見狀、拿開了堵住他嘴的布條，接著他的臉把一塊看不太清楚的小東西塞了進去。

……是……甜的……？

有一點發苦、但更多的是甜，喜歡甜食的她說不定會想弄一些來嚐鮮。那只有他能聽見的聲音嗤笑著，你和狗有什麼分別？他癱在那裡眨了眨眼，只是他和那個聲音都不知道他其實比狗強了一點點、因為狗沒辦法把他嘴裡的巧克力下嚥。

. . .

他也不是沒想過要早些找到她。在船上漂了一個月、剛踏上地面的感覺讓他一陣頭暈目眩，都說回歸故土能把遠遊帶來的鄉愁緩解、而他心裡卻沒覺得在這裡有什麼特別。把他的隨身小包塞得滿滿當當的是他從美國帶回來的巧克力，沿途他還特意用一些一起拿回來的小玩意兒換了各式各樣她可能會喜歡的小東西。

做這些事有什麼意義？

站在山腳下的小市集仰頭望了望、他沒理會那個聲音。很快就要回去了、很快就要見到她了、我再也不需要你了。那條回村子的小路他和她一起走了很多遍、可佈滿青苔的磚和從縫隙中鑽出來的草卻讓他越來越心煩。他繼續低頭向前走著、說不定只是過去了這麼久記憶出現了些偏差罷了。……你不會如願的，那個聲音還在沒完沒了地念叨著，我不是說過了嗎、你應該去做點什麼，要做一些更大的……

……她見到我的時候會怎麼樣？會開心嗎？會抱我嗎？會掉眼淚嗎？……她倒是不怎麼愛哭。他回想著以前在村子時她在陽光下的笑、硬是把那個聲音給蓋了過去。好想吃她煮的魚、好想和她說說話，美國是個很奇妙的地方、他想把他見到的所有事全都對她講。他停在大門前把衣袖用力向下拽了拽、下面的那隻金屬製的義肢被袖子蓋住幾乎不會被誰注意到。……是不是沒辦法像以前那樣抱著她睡了？他鼻子一酸，不過沒關係、只要見到她、一切肯定會……

空蕩蕩的村中只剩下一些房屋的殘骸，雜草已經高到把地上的白骨覆蓋。早就說了你不曾見到她的，那個聲音聽起來得意中帶著無

奈，你早就知道的、不然我怎麼會把這句話說出來？他沖進那間曾經屬於他們的小屋、發瘋一樣四處翻箱倒櫃揚起塵土，怎麼會是這樣的？不應該是這樣的，她去哪兒了？她怎麼了？她連張字條都沒留給我、是不是已經……

突然有些喘不上氣，他伸手在小包裡摸索著，吃一塊吧、吃一點就能冷靜下來了。他劃開包裝把巧克力塞進嘴裡，腳邊的手裏劍已經裹滿了鏽跡。

……你已經知道是誰做的了，那聲音又開始響起，……吃吧、吃完這一口就該去做事了。

．．．

「……為什麼……不懂我的心意……！」

她接下他的攻擊卻沉默不語，或許她從來都不是不懂、甚至可能比他自己明白的還要早上些許。那個聲音也消失不見，它曾陪伴他漂洋過海、幫他撐過每一個沒有她的日夜，而此刻在他最需要回應時它也閉口不言。

我不想這樣。

我不想把一切搞成這樣。

……到底是哪裡做錯了？為什麼誰也不說話？理理我？

……誰開口讓這一切停下……？

她用力向前一劈、他連人帶刀一起向後摔了出去。他單膝跪地向她望去，作為弟弟要仰起頭看姐姐自小就是他的宿命。

「用你的手……了結我吧。」

這樣就可以結束了、什麼都不用再承受了，無論是左臂總是若有若無的痛還是腦袋裡那個從不想放過他的聲音都只會冰消瓦解。砍向我、殺掉我、然後你永遠都是我的姐姐。看向他的那張臉還是面無表情、刀尖卻從一開始就沒有與他對齊，在那雙與他一樣的眼睛裡映著的他又瘦又小、頂著還扎不明白的雜亂頭髮正紅著眼睛又哭又鬧。她知道她永遠也不會下得去手、就像她那一夜也沒能把他丟在山上，也



許結局在他第一次叫她姐姐的那個時刻就已經定好。她把刀丟到一邊跪在他面前，抓著他的手腕慢慢移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什麼……？……不……」

……我們終於一起走到了這一步。那個聲音輕聲道，你終於可以做那件你一直想做的事了。

## 六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殺人的時候嗎？

……那時候你嚇壞了、還對著屍體愣了好一會兒呢……

他甩了甩刀尖上的血，用於替代左手的金屬義肢才剛剛適應好沒多久、連接處還時常發癢發疼，……你想說什麼？

沒什麼、我就隨便說說。……有點可惜吧？裝上那個之後沒辦法再享受那種感覺了。

……沒什麼可享受的。……用刀會俐落得多。

……不過你至於嗎？委託裡也沒叫你把這些人全殺了吧。……怎麼、見到她之後就連點基本的思考能力也沒了嗎？

他沒說話、彎下腰在那一堆屍體裡繼續翻找著。習慣了之後、這些沒多久前還是「人」的傢伙們現在也只不過是長著人臉的肉，切得碎一點再丟到魚攤的廢料桶裡誰還能看得出來？

……還挺漂亮的。快點回去交差吧。

他舉起手看了看、手裡的小戒指在光下映出了一縷翠色來，那材料不太常見、不過到底是什麼也與他無關。現在他有了一個計劃、有了這隻讓他幾乎戰無不勝的手，接下來只需要信心、銀票和大量的人脈。他什麼都肯接、什麼都肯幹，若是能用眼下有痣的女人的情報來交換就算沒有額外的報酬他也會答應得很坦然。可是那個拿著傘的女

人不是她、那位停在鐘樓下等人的姑娘也沒有如她一般的長髮，在橫濱街頭亂轉的他心灰意冷、卻在那間破破爛爛的賭場旁邊看見了咬著糰子的她。他的腿控制不住地向前邁、但右手卻下意識地按在那隻冷冰冰的左手上試圖把它擋起來，與他僅隔著一條街的她扭過頭、那張臉上帶著無奈卻沒有厭煩。剛從賭場出來的短髮男人笑嘻嘻地把手裡的小盒塞給了她，他什麼都聽不清但他認得那個包裝袋，因為他也曾準備了很多很多同樣包裝的巧克力想讓她嚐嚐看。

．．．

「……我不想……我、我不能……我……」

她什麼都不說只是盯著他看，可是如果真的一點也不想這樣做的話為什麼還不把手放開？拇指用力按下的話只需要幾秒她就會像睡著了一般、不會痛苦也不會再對任何事有任何的期待。他壓在她身上腦海裡一片空白，他幻想過、期待過、也在夢裡夢到過，他可以殺很多人再把他們都切成塊、只是除了她以外沒有人是他的答案。金屬製的指尖扎進肉裡劃破血管留下長長的一道來，很多年前的那個夜裡他曾低頭舔著她的血、以為她終於肯對一直在身後的他回頭看。

．．．

你就要把這東西給當掉了？前一陣子不是還想留著送給……  
……這種從死人堆裡挖出來的東西就算了。

他把那枚戒指放上典當舖的櫃台，明明折騰了一通才奪回來、送回委託人那裡時對方卻只是擺了擺手、說什麼想送的對象已經跟著別

人跑到不知道哪裡去了，於是他就順理成章地把這小戒指揣進了口袋。

……這可是上好的物件，典當舖的老闆把那枚戒指拿起來仔仔細細地反覆查看，……質地如此細潤的翡翠……這是您從外國帶回來的吧？

把那枚小戒指當掉的他態度很果斷，好看倒是好看、可她從來沒對綠色有過什麼特別的好感。那天他躲在遠處看著短髮男人遞給她翠綠骰子的一幕忍不住嘲笑起來、一味地贈送貴重物件不懂投其所好的話也只是一種自命不凡。她不會喜歡這個的、她不會對這種東西感興趣的，可是為什麼她又在那男人離開之後把它捧在手心看了又看？

……她已經……不再是……

．．．

沒變過的臉和相同的眼、可為什麼我連你喜歡什麼都已經說不出來了？

他手上的力道加大了點，為什麼我連你想去哪裡也不知道了？

眼前終於也模糊一片，為什麼一句話也不再對我說了？  
你告訴我、別丟下我、你明明是我的……

「……小……佑……」

她輕輕摸著他的臉、只不過她臉上的那一點笑他最後也沒能看得見。她不會再動了、也不會再說了，她只是臉變得有點白、就好像這一切還可以再重來。他抱住她、抱緊她，體溫從他包不住的縫隙裡溜走、但那股痛最後也沒能從他身上離開。四周寂靜得可怕，他聽到花瓣從樹上落下來。

天快亮了。十四歲的他輕聲講，現在輪到我們了。

悪夢は終わる 君を残して  
悪夢落了幕 而留下了你

裂かれた 命の代償に  
作為被撕裂性命的替代之償

再会の夜 かりそめの距離  
再會之夜 一時虚幻的距離

それでも構わないから  
即便如此也無妨了

# 若就此埋葬拂曉

## 一

雨珠滾落跌入池水，有些停在葉子上打了個圈、隨後繼續向下滋潤土地。在這場連綿不斷的五月雨裡、除了她以外所有人都在等雨停。她仰起頭、手上的書也合起，黑壓壓的雲緩緩散去帶走雨的餘音。一整個月都在落雨，遲來的雨停後只剩夕陽斜映、晚蟬低鳴，只不過對她來說、日日聆聽中有厭也有棄。

她眨了眨眼，夏天來了。

「……你在嗎？」

她起身拉開屋門，對著站在門外那讓她並不感到意外的來客揚了揚眉。

「……我看你的晚膳放在門外沒有動、還以為你出去了。」

她嘆了口氣、把門拉得更開了些。沒理會門口的男人、她自顧自地準備把放著晚膳的小桌搬進屋裡。那男人也沒閒著，他和她同時彎下腰、搶著幫她抬起小桌的手和她的手撞到了一塊去。

「……又喝酒了？」

她的嗓音沙啞，與他一起把小桌搬進了屋內。她撩起雜亂的長髮、露出了脖子右側那一條長長的疤。

「吃飯的時候喝了一點。」

……只喝了一點的話才不會是這個樣子。她沒開口反駁、和他隔著小桌面對面坐了下來。她打開小碗的蓋子、裡面的米飯已經變得有些涼，蓋子上水氣凝成的水珠也隨著她剛剛的動作滴進去了幾滴。只不過今天用來配飯的主菜是山藥湯、所以她也沒有對那幾滴破壞了米飯和諧的水珠過多在意。她把用於搭配的炸物塞進嘴裡，被人盯著吃飯實在是相當別扭、但對著個醉漢顯然也沒什麼理由發脾氣。

「……你果然很喜歡這個。」

她抬眼看了看他卻不發一語，低下頭接著專心於自己面前遲了很久才吃上的米。自從他們一起遷到駿府後、他總是想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上把她的喜好摸清，她知道他只是無聊，再大的庭園轉悠個幾圈之後也會走膩，那就隨他去好了。只不過……

那張正盯著她看的臉上笑意盈盈，都說左眼眼尾處的痣代表一生多情、可現在的他都沒辦法離開這裡到花街柳巷去。他用手拄著臉、頭髮散在肩上沾滿酒氣，若是讓旁人撞見了他這副德行、估計會來質問是誰把這麼個浪人放進了將軍的宅子裡。她放下碗，曾經有人對她也總是這樣目不轉睛、也總是想把她的心思一併理清，在這裡與他生活沒什麼不好，……只不過還要過多久、才能不再在心裡因為他不剪短髮也不穿綠而一直嘆氣？

「……我吃好了。」小桌上的哪個盒子裡都沒有甜味的點心，  
「……想要我陪你做點什麼？」



## 二

離開江戶前的那一夜她沒有留戀也沒有言語，他把最後才出現在家眷隊伍裡的她拉到他身邊，這可不是什麼「陪我喘口氣」，這是監視、是軟禁，是失勢者能就此退場的最後一點權力。

……都無所謂。從她還沒恢復好的嗓子裡發出的聲音像找不到地方落下的蒲公英，……你於我有恩、所以我要還你這個情。

……那點事什麼都算不上。你想清楚了嗎？你可以留在這裡、新政府會需要……

……沒有人會需要我。

她沒有再繼續說，他意識到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她站在街上腰間卻沒有別著刀。……走吧，他牽住她，從現在開始你就是德川家的女眷了。他帶她上了轎、前面跑著的是白色的馬，突然落下來的雨就算她離開江戶也會跟著追過去。上個月上野開戰引發江戶大火、燒毀了成百上千戶，還在休養中的她看著牆角的刀笑了起來，想看這一切的人已經不在了、可什麼都沒有改變過。

剛到駿府的前幾個月很難熬。

就算是普通人也不會接受家中有除了嬰兒以外的新成員突然出現、對於這點她再明白不過，於是面對那些竊竊私語她也沒有多說些什麼。……確切點來說、她也沒有再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講話了。他曾試著與他們解釋，說她是令江戶免於一戰的功臣、是阻止了戰火蔓延的英雄，現在帶她過來只是因為她無處可去。但那些身著華服舉止高貴的傢伙們只是皺著眉，女人是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的。在他們

眼裡她只不過是個被放蕩不羈的前將軍用蹙腳藉口拉進家門的粗鄙女人，沒有出身自然也不可能會被賜予名分，不過很快她就沒有功夫去關心這些瑣事了。

她開始把自己關在房裡，不光是為了避免和那些甚至都不願低下頭來正臉看她的傢伙們接觸、也是因為她生了場大病。就好像有人不想讓她離開、不想讓她在這裡停留，額頭髮熱的半夢半醒間她聽見有小孩子的聲音哭著說對她說很痛、很冷，一個人在這裡怎麼哭都不會有回應。她看不清那小孩子的臉、溢出的淚卻不肯停，努力想回到那裡補上一句對不起可無論怎麼樣都沒辦法再闔上眼睛。她摸著自己脖子上的疤，不管逃到哪裡去都沒有意義。

……不管到哪裡去都……

. . .

「……最近想去哪裡走走嗎？夏天到了，去海邊吹吹風正合適。」

「……又要找藉口出去釣魚嗎？」

「……沒有沒有、就是和你出去走走。……你不想去的話我們也可以去爬山。你不是喜歡看瀑布嗎？我們可以順著上次那條路再多走些，到上面的話應該還能遠望到富士山。」

她知道他是打算扛著又大又重的相機去拍風景，沒多久前他從福澤那裡收到了封信、信封裡面放著的照片卻讓她感覺有些新奇。聽說是出現了新的技術，讓相片也能帶上色彩、不再拘泥於簡單的黑與白。信裡還提到了很多別的，像什麼三原色啦、濾色片投影啦，她在這裡學了不少字、但還是一句話都沒能讀明白。他倒是很開心，捧著

那封信來來回回看了很多遍、並且開始時常叫她陪他一起待在那間不見天日的用來洗相片的小屋裡。

「……你想去的話就去吧。……不過說好了、我可不幫你背相機。」

「……你當然不用幫我背相機。因為……」他拿過她的杯，裡面明明只有茶、他看起來倒像是還沒喝夠酒，「……這次我想拍的是你。」

她看了看他，杯子裡的茶沒剩下一口，「……你明知道我不喜歡拍照。」

「……就這一次。……就這一張。……讓我留個念想。」

「……從你的房間出來走十幾步就能到這裡。……要是這點路也不想走的話、乾脆坐轎子來找我好了。」

他大笑起來，「……好好好，那我到時在天亮之前就洗漱更衣叫人準備轎子、然後過來見你。……你可要記得及時應門啊。」

### 三

……是我，勝。

……進來吧。

門後跟著勝一起進來的女人有著一張讓他意外的臉。一直和倒幕派糾纏不清的女人居然會有求於他、只可惜卻是在這個時間點。……我還能幫上你什麼？他笑得很無奈，……我已經不是什麼將軍了。我連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我又能幫你什……

……她只是想找人出面到西方寺處理喪葬的事宜。……因為要被下葬的對象身分有些特殊、所以現在……

……要被下葬的對象是？

……「鬼手武士」。……我知道您可能覺得這不是什麼好主意、但是……

……他是我弟弟。她聲音很小、勉強能聽清，……我的親弟弟。

她求了很多人、走了很多處，而他們聽到那四個字之後也只是面露難色不肯言語。她不想給別人添麻煩，只是沒想到人們會真的因為惡名而懼怕一具屍體。眼看四月的天越來越熱、她沒有時間再耽擱，她跑到遍江戶的每一間廟宇、得到的答覆都是同一句：實在是沒辦法只為她一個人開辦整場喪禮。終於在西方寺她聽到了不同的回應、大概是因為僧侶們念在當年她和長州藩士們一起在這裡待過的舊情，只不過光是立一座墓碑所需的花費後面就帶著好幾個零。……如果他在的話是不是會不一樣？或許他會進到賭場一下午、出來的時候帶著一沓厚厚的銀票塞進她手裡，或許他會……

她停在長州藩府前最後也沒有踏進去，她知道她沒有辦法再承擔任何一個人的死訊。所有人都在慶祝江戶談判的勝利，孤身一人的她靠上那已經開始有些不快味道的桶，只是這次她再也說不出反正我們都會被埋進地裡去。

．．．

就算是作為將軍能做的決定也並不多，變成普通人之後更是不好過。他答應她答應得毫無猶豫，時代在向前走、而他和她都是被時代拋下的。只不過是打點事宜再置辦些必要的東西、吩咐下去一個下午就能全部搞定。她獨自在寺裡守了一整夜、他在寺外一直等到了第二個白天，其間她睜開疲憊的眼卻看見蠟燭在她眼前熄滅。她徒手抓起滅掉的蠟燭到一旁借火再度點燃，低聲唱起了她曾用來哄那個最討厭的小孩入睡的歌。沒有沒完沒了的哭著叫著姐姐的吵鬧聲音，太安靜了、一切都太安靜了。

……小佑、小佑啊……

好像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會突然陷進某段記憶裡，就像會動的照片一樣從模糊到清晰、畫面聚焦放大然後再轉移。她放下蠟燭時看見了本不應該在那裡的他，她看著小小的他第一次吃她煮的飯，看著他對她大哭、看著他黏著她叫個沒完。他倏地一下站起來轉過身去、身形也變得比她高出了些許。……小佑、小佑？……你要到哪去？他突然回過頭盯著她不放，身上的黑色和裝全都沾滿了紅。

……我、我……

她說不出來那三個字，就像她有太多太多東西也都沒能說出口。她慌慌張張地想把他肚子上的那道口子合起來，但血還在淌、裡面亂七八糟的東西也在不停地往外流。她什麼都做不了、她什麼都做不到，被留下來的人沒有資格得到原諒。

……他是切腹死的、你就不要再看桶裡的樣子了……

……沒關係。……沒關係的。

他們發現她的時候她被他壓在身下、血在地上匯成了一個小小的水窪，應該在他肚子裡的東西流出來沾在她身上、無論怎麼洗也洗不乾淨。薩摩的兵士們也覺得這副樣子實在是過於慘烈、於是把能塞到桶裡的部分儘可能地都塞了進去。她盯著桶裡面被蜷起來的他，左臂的缺失讓他都沒辦法像其他人那樣環起身體，自斷臂處插進去的金屬部件看起來那樣突兀、可她連痛不痛都沒來得及過問一句。他把一切都給了她，好的、壞的、真實的、醜陋的，連帶著全部的感情和全部的恨意。她輕輕揉著脖子上的疤，她曾懷疑過也許是那枚綠骰子真的給予了她那個人一半的運氣、又或許是因為那根義肢他才不小心失手沒能讓她在那時咽氣。而現在她知道了，因為一切都在向她訴說著：我要你記住我、我要你從今往後都背負著我，因為你是我的……

……姐姐、姐姐……？

小男孩揉著眼睛從她身邊走過，……姐姐、姐姐！我找了你好久……

剛從西方寺出來的她停在街上沒有動。她低頭看著自己的手、上面被燭油燙出了鮮紅的一長條。

## 四

「……大人？哎呀、高杉大人……」

他把目光從眼前的燭火處移開，「……怎麼了？」

「您好像有心事呢。……是怎麼啦？可以的話也跟我說說吧……」

「……抱歉。……再為我添些酒吧。」

喝悶酒乍一聽很無趣，但要是和那些腦袋不好的傢伙們一起喝酒還不如直接回到住處去。謀求個一官半職本來也不是他的本意，每天在冗長的會議裡聽那些沒什麼用的話又有什麼意義？朝令夕改又三心二意，一群互相看不順眼的傢伙幹嘛非得要掛著新政府的名義每天聚在一起？那個薩摩的大久保打著什麼要趕走懶散落後之人的旗號搞起了選舉，來來回回也不過是想把他們這群不受待見的長州人都從政府中樞裡驅逐出去。反對聲音最大的那幾個傢伙也被桂，……木戶，找了個藉口送到了國外去。他一口飲乾杯子裡的酒，江戶變成了東京，有些人也改了名姓，說好聽些是新時代來臨，說得難聽點是每個人都在想方設法地抹除掉過去。

他放下杯，他想聽一句你別再喝了。

．．．

「……可別再喝了。」她一把抽走他手裡的空瓶，「……哪有人爬了山之後還喝這麼多的？」

「……真是的、前將軍連這點小愛好也不能有了嗎？」

「你當將軍的時候才沒有這樣的愛好呢。」

她把小瓶放到一邊、小桌上的下酒菜已經被吃了個七七八八，本來說好了回到住處先去處理照片，結果還沒等洗過的相片乾燥好他就又掏出了他的小酒瓶。她對他的拍照水平倒是沒那麼大信心、不過她也有點好奇在相片上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她沒再多講他、低頭把空碟子疊到了一起去。

「……對了、現在照片應該差不多晾乾了。……能拜託你過去取嗎？我這樣子實在是有點……」

「最後一塊玉子燒留給我。」

他還在對著她傻笑，她嘆了口氣、為什麼這些傢伙相處久了總是會像個傻瓜？她起身去往他平時沖洗照片的小屋，那裡距離她的房間不算太近，不過好在這段路一般沒有什麼人，所以她可以慢悠悠地走過去。為了確保能夠成功沖洗相片，小屋裡總是很暗、油燈最好也別拿進去。她在黑暗中摸索著桌台上的相片、把每一張都收進了手裡。……這個慶喜、到底把我拍成什麼樣子了？

她站在走廊裡對著燈光查看，除了今日登山的相片以外、還有幾張她從未見過的相片混了進去。她一邊翻一邊嘟囔著、怎麼又把應該分開的東西亂擺在一起？回去可要好好說說……

斜分的短髮、下巴上還帶著一搓小鬍子，明明應該很正式的洋服卻偏偏沒好好系上最上方的那幾顆扣子。



她用指尖輕撫過照片上那張不知道想過多少次卻不敢相認的臉、什麼也沒有說。

．．．

……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

當時他第一次聽到那個名字，長州藩的高杉晉作。硬要說的話他們也有過一面之緣，壓低斗笠的他與那斜背著把三味線的男人在遊郭走廊上擦肩，一個來到這裡還要隱藏身分、另一個卻一走進來就成為了眾人的焦點。聽聞那傢伙行事風流、是這裡的常客，能吟詩作對也愛飲酒作樂，然後就在同一天後的沒多久、他遇見了她。

……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誰派你來的？

被侍衛按在地上的男人不肯開口。他有點不耐煩，……不想說也可以。把相機留下、以後別再接近這裡半步。聽到了沒有？

……不行！那相機裡有很重要的……

……那你倒是快點說啊？講清楚的話就還給你。

……是、是新政府那邊有人派我來的。……總之這件事和德川家沒有關係。

……新政府？……你知不知道你這句話意味著什麼？新政府的人在已經隱居的德川家附近打探消息，是想給我們個理由引起暴動嗎？

……這件事和德川家沒有關係！……我只是奉命來找一個女人……  
…！

……奉誰的命？來找什麼樣子的女人？

……奇兵隊……總督。……總督一直在找一個眼下有痣、也不盤髮的女人……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他交還了相機、裡面的底片卻沒那麼走運。他看著底片上她模糊的剪影，……估計是年輕人想得到提拔的心切、有了點線索就毫不猶豫地跟到了這裡。他早就知道她和長州人走得很近，只是沒想到那個風流成性的男人居然也因她改了品性。手上的底片在燭火中一點一點燃燼，他苦笑起來，……我又何嘗不是呢？

## 五

四月的天是溫度剛好的天，櫻花也開過再凋謝，他掐指算了算、和她正好一年沒有見。無聲的離開是安靜的退場，她學些什麼不好偏偏學到了他的這一點。一年前的此刻他喝了酒、昏著頭，慶賀聲太嘈雜倒是顯得很落寞。他靠在門口想吹點涼風，守門的薩摩藩士們正低聲討論著沒多久前有不速之客打擾了他們的慶功宴。

……怎麼、發生什麼了？

……有個女人來找大久保和西鄉、說是要拜託些什麼事……。真是的、把薩摩藩府當成什麼地方了……

……最後怎麼樣了？

……不知道、反正她剛走沒多久。天色很暗、也沒看清她長什麼樣子……

如果一開始就會去在意、那麼不去解決的話就會一直惦記。他在心裡對那女人的身分有一個答案、只是他不想也不願去挑明，她寧可上門請求薩摩的傢伙們也沒有踏進過長州藩府一步、既然已經劃清界線就不應該再花心思去猜疑。可是他也會想、是不是她去的時候碰巧他們誰都沒有在，她總說自己是個倒霉蛋、像是被編排好一樣的錯過總是沒個完。他吩咐手下留意一個眼下有痣的女人、也對也許哪天她會回到江戶來有了些期待，他查得很廣、查得很遠，為了那一點點線索派人離開江戶穿過橫濱一路跟去了駿府、只不過什麼都沒帶回來。

那天會議後桂對他講得很委婉，不管你想查的到底是什麼、都不要再到那邊去了。……雖然德川家已經不再是將軍、也最好不要……

……都已經不是將軍了還要顧忌什麼？

……高杉、你……

……為了找一個女人不惜攪亂局勢。這就是你們長州人處事的態度嗎？

……跟你又有什麼關係？我沒妨礙任何……

……滿腦子都只有情情愛愛之事的話、這新政府的屋頂再高也容不下你吧。

……大久保。

……怎麼、你還有什麼事要說嗎？

……她之前去過薩摩藩府求過你和西鄉幫忙吧？

……大概是有這件事吧。

……那你為什麼沒答應？

……與你無關。

他拎著酒壺停在不知道空了多久的長屋前，風沙迷了他的眼。

．．．

「……慶喜、這到底……」

她拉開屋門、他卻已經不在。她看著桌上的小酒壺，那些連日不斷的酒、沒頭沒腦的拍照請求中帶著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她到了這時才終於想明白。她緊緊捏著那張照片捏到指尖都發白，他把選擇的權利留給了她、自己則是在場外靜靜等待。那是離開這裡的票、那是回到自由生活的邀請函，她呆坐在榻上聽見窗外擾亂心緒的蟬，如果選擇只是為了心甘情願地接受接下來的苦澀與挫敗、那不如從一開始就用我不知道四個字模糊掉所有期待。

日落又升起、反覆又循環，接下來的幾天他都沒有再過來。她翻箱倒櫃把那枚已經落了塵的綠骰子放在手心看了又看，陽光鑽進窗櫺灑上地板，很久以前那個把骰子塞進她手心的男人曾笑著對她講，要分一半運氣給我的小倒霉蛋。

．．．

「……你還在嗎？」

拉門後的她表情平靜沒有驚異。她默默退後示意他進來，他瞥見牆角已經被她收拾整齊的行李。

「……陪我喝一點吧。」

與他面對面坐下、她接過了他手中的小杯，氣氛安靜中沒有拒絕也沒有同意。他為她斟上又為他自己倒滿，米的香氣中還伴隨著些回甘。他很罕見的沒有捧著杯說個沒完、她心中斟酌過的句子也被阻隔於他們之間這大量的空白。就這樣一杯又一杯、流過一時又一刻，……不能再喝了，她搖了搖小酒壺，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我再去拿些酒。」

「……馬已經備好了。」她準備拉門的手停在半空、杯中的最後一點酒也被他飲完，「……你想今夜出發也沒關係。……明天一早再走也可以。」

蟬叫填補了無人開口的寂然。她猛地轉過頭，「慶喜、我——」

「……這些日子很開心。」他背對她揉著眼睛，「……真的。」

## 六

到達橫濱時已是深夜，僅憑一張照片就拋下現有的全部獨自在馬上奔波十幾天、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剛離開村子時的那場大雪。她知道她會忍不住去想、忍不住去看，忍不住試試去找些線索拼湊起那些她曾經沒有機會了解的他的另一面。已死之人不會放手、前方若隱若現的背影也不知道會不會多為她停留，她站在長屋前、對面港崎遊郭的桃色燈籠如十幾年前一樣明明滅滅。

……如果沒有認識他的話……一切是不是就……？

她不知道這樣問過自己多少遍，她和他於這裡第一次相見、或許一切就應該停留在那一夜。她曾覺得他明明那麼討厭、故作老成還總是不識相地往她身上貼。他邀她陪他聽雨、賞花、聞風又問月，可她從來都沒有開過口拒絕。你到底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你到底想從我身上找到些什麼？他對她講抱負、革命、志向和理想，他也與她聊古籍、漢詩、戲畫與和弦，他說他想活得像煙火，發射得華麗消失得夢幻。他用那幅無所謂的外表架設出一個看似無堅不摧的外殼，但在那之下他也只是想在這太過廣闊的天地裡抓住些什麼好不要白活，於是等她反應過來的時候、嘴邊也只剩下高杉這個名字了。

遠方的地平線處冒出了一抹白。她拉緊韁繩，現在還不能停下來。

．．．

她沒怎麼和他提過她過去的事。

不過在有些方面，用她的話來說——他實在是執著得令人有些討厭。那天她好像心情不錯、他故意灌給她的酒她也半推半就地全部下咽。……說說黑洲的事吧，他從背後捏著她的腰，說說你小時候的事。

……小時候有什麼有趣的？每天都只是在訓練、訓練……煮飯、訓練。就算是木刀也很重、對練的時候被打到很痛呢……

……那你弟弟呢？

……弟弟啊、弟弟就是……

她收起酒後那幅嘻嘻哈哈的迷糊樣子、仰頭望著他的臉，……你想聽讓你痛快的、還是讓你不痛快的？

……我都想聽。

……好吧、那你從現在開始不痛快吧。她笑起來，……反正不管我提到他的什麼、你都肯定不會痛快就是啦……

出現在他腦袋裡的聲音很小、但每個字他都聽得真切，……不是的、如果是他的死訊……

……那我大概會……

與大久保不歡而散的那一夜裡、桂停在了他房門前，……當時她……是想拜託誰來幫她下葬一個人。……我也只查到了這些、抱歉。



他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問，因為只有一個傢伙會讓她真的去低聲下氣地開口求人。他不知道這場葬禮最後有沒有辦成、也不知道她到底四處輾轉問過了多少人，他隻身一人走過江戶一座又一座的寺與墳，終於停在了那空無一物的墓碑前。

他看著那墓碑前的一小束看起來還很精神的花，……現在你得到他的死訊了。

……接下來呢？

. . .

眺望過了那片丟下他們成對刀刃的海，來到西方寺的她放下了手裡的花。她曾經那麼喜歡江戶、喜歡這裡的熙熙攘攘與吵吵鬧鬧、喜歡站在街角隔著道路與長州藩府相望，而實際回到這片土地上時卻只覺得過於空曠。她沒有再回到長屋、而是隨意找了間不起眼的住處，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執意要來到江戶、她也知道若是最後根本無從與他相見自己又要何去何從，她只是停在這裡等一分一秒流動、等時間把回憶都耗空。

可如果真的什麼都不求、根本就不會只因為一張印著圖案的紙再度回到漂泊中。於是她走到那、停到掛滿無數桃紅色燈籠的大門前，很久以前她也問過他，……你好像很喜歡去遊郭？他揚起嘴角，……你是想聽讓你痛快的、還是讓你痛快的？她想看見那張對著游女抬起眉毛的臉然後斷掉自己的所有想念，可是呢、可是呢，這樣刻意的逃避和退縮到底還要重演多少遍？……不是的、不是的，我只是想確認他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好、我——

除了那身衣服之外、他與她記憶中的他沒有一點差別。還帶著些稚嫩的聲音迴響在她耳邊：……姐姐、姐姐又在騙人啦……

## 七

「……你來了啊。……正好、有些決定要和你說。」

「怎麼了？」他拉開椅子坐下、自然地翹起了腿，「什麼時候分享決定這種事還能輪到我頭上了？」

「……高杉。」桂的語氣好像比平時沉了些，「接下來的話……希望你能心平氣和地聽下去。」

他把手肘搭上面，「說吧。」

「我們決定先從你手裡收回奇兵隊的決策權。」

他挑了挑眉，「……憑什麼？」

「……兵制改革。我們決定推進徵兵制、把長州和薩摩的兵士組成親兵，所以……」

「隨你們吧。」

他頭也不回地出了開會用的房間、就連門也沒有關。這手段很高明——表面上是為了顧全大局、實際上也能藉此打壓打壓他那估計被很多人看不過眼的態度，對此他甚至都找不到足夠有力的理由來反駁。……但無所謂、都無所謂，幾兩酒下肚誰都不會繼續那麼狼狽，最漂亮的女人和最貴的酒、好像只要把錢都灑出去罩在心頭的霧就會跟著一起飄走。……你知道嗎、我一直都覺得你很古怪，她曾貼在他耳邊輕聲講，……你總是在等誰把你的酒拿走、等誰把你從賭場裡拉出來。……要我說、高杉，你可真是個傻瓜……

她喝醉的時候會傻笑、他也從沒見過這麼容易就會喝醉的人，她倒是覺得這樣很好、相比於別人可以省下一大筆酒錢。……高杉、高杉……。有太多太多個聲音在叫他，混著撥子拍在弦上的琴音什麼都

聽不清。他知道她說得對、知道她只是喝酒的那一會兒才變得不那麼聰明，他不夠圓滑、但也不會後悔。不間斷地大口喝酒最容易上頭、此時此刻只要記得這麼一件事就已足夠，至於就算憑藉他一個人的力量也能找到她這種事、那就等明天一早清醒了再著手。顯然是沒打算也沒辦法在遊郭過夜的他被那群嘖嘖喳喳的游女送到了大門邊，……街對面有個女人在向這裡看、我們高杉大人還真是惹人愛。……哦、是嗎？他笑起來，那女人脖子上裹著條圍巾嗎？

……是呀、是呀！看來大人和她果然是……

夜裡的涼風帶走了點醉意。他想，……我可真是個傻瓜。

...

……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也覺得你很古怪。他幫她摘下脖子上的圍巾，……那時明明是春天、戴著條圍巾做什麼？

她輕輕按住自己的圍巾、沒讓他拿去，……這個呀、這個是……

他湧起一股衝動、想把那條圍巾拿過來燒掉，如果沒有那種過人的直覺是不是就可以少點不爽？她笑著把圍巾摘下折了折放到了一旁，……好啦、你不喜歡的話那我拿掉就是了……

他咬住她的耳垂、按住她的手腕，過頭的獨佔欲會遭人厭煩、可如果對方總是讓人摸不透也猜不著那又該怎麼辦？脫下來的外衣蓋上了那團令人不快的黑色布料，那乾脆就連她頭上那個讓他看不順眼的白色髮繩也一併扯掉。她把散開的頭髮撩到耳後、跨坐在了他身上，……哎喲、高杉，……我哪兒都不會去。她彎腰趴進他的懷，她蹭著他、舔著他，他也伸手摟住了她。只是那條圍巾和髮繩一直都在、一

直都在。她雙手撫著他的臉、略帶醉意的眼裡含著笑，隨著動作從耳後散落下來的長髮正好擋住了一旁的燭光。……高杉、高杉……，她語氣黏黏的、句尾也拖得長長的，他握住她的腳踝、能被關進籠子裡的鳥也是因為它一開始選擇了落下來，可若是真像當初許下承諾之時那般只有無私和偏愛、為何還會對那雙無形的翅膀生出恐懼來？她身上沾滿汗水大口喘氣、雜亂的頭髮也在肩頸上黏住了些許，他為她蓋上被子又吹散杯中的茶葉、那白色的髮繩不知什麼時候掉在了他腳邊。到底是在哪裡見到過？他應該記得的、他應該知道的，那個和她瞳色相同、有著金屬義肢的男人的髮繩也是一模一樣的白。

．．．

人要向前走、也要向前看，她捏著手裡的髮繩，那只不過是因為回過頭那裡什麼都沒能剩下來。……該準備合棺了。她對著剛剛輕聲提醒她的和尚點了點頭。一生幾十年能留下的東西那麼少、最後她能還給他的不過也只有那條破舊的圍巾和成對的髮繩。戴了他的那條圍巾戴了那麼久、摘下來時竟也覺得脖子上少了點什麼，她獨自停在賣布料的小鋪前，突然希望能問問誰哪個顏色比較好看。

## 八

……高杉、玉屋是什麼？

……是製造煙火的店舖。不過在看煙火的時候喊出這兩個字、也可以用來表達對漂亮煙火的讚嘆。

……喔。

……怎麼了？突然問這個。

……沒什麼。想起來了、就問問你……

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會突然變得很奇怪，比如說聽到誰提起煙火時，她的第一反應不是在隅田川初次見到夜空中綻放的火花的震撼、而是他的那句我也希望能活得像煙火一般。她不知道那句話到底是他發自內心還是藉著酒勁的胡言亂語，但那時她放下酒杯托著腮、他也舉著杯似笑非笑地對著她看。

……哎呀、這個高杉，她裝作不經意地把頭別了過去、而其實當時別人在說什麼她一個字都沒聽進心裡去。她把散亂的領口向上拽了拽，此刻他在月光下披著飛鳥和裝露出胸口的懶散樣子和那個夜裡一樣好看。他歪了歪頭，……怎麼、你想看煙火了嗎？

……確實還沒和他一起看過呢。

她搖了搖頭，……現在又不是夏天、也不是在江戶、哪裡有時間看？

她喝光杯子裡的茶、透進來的夜風有一點點涼。

……其實我也想過、如果那天能攔住你就好了。

……在隅田川的那天嗎？

……沒錯。如果我那天能把和坂本一起行動的你攔下來的話……他湊了過來，……就不用等這麼久才能抱到你了。

她抿嘴憋著笑、看似在推他的手卻完全沒使力，……你呀、把自己當什麼啦？那時候的我才不會聽你的呢……

．．．

……煙火大會……嗎？

剛從淺草寺出來的她停在河岸邊，吾妻橋和隅田川兩岸的路上已經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就快開始了！就快開始了！旁邊跑過的幾個小孩子興奮地叫著、手裡還舉著她從附近的小攤那看到過的小糖人。她走上橋、雙手扒著圍欄向下看，河面上已經停滿了用來觀賞煙火的船。那數量大概是她記憶中的好幾倍、如果他還在的話見了這幅熱鬧的情景肯定會很喜歡。

她一時間也不知道這個他指的到底是哪個他，……是幾年前在這裡和她看了第一場煙火的龍馬？是沒能親眼見證到幕府被推翻的久坂？還是那個小時候也曾很喜歡在街市裡陪著她一起瞎逛的……

煙火在空中散開中斷全部思緒、就像她想到的那些人一樣華麗地竄上夜空然後再也不留一點痕跡，都說人該懷揣理想於家為國前仆後繼、但是被留下來後又該背負著這些回憶走到哪兒去？聚集在橋上的人越來越多、她想轉身離開卻被擠在了人群中間，周圍人們「玉屋、玉屋」的讚聲不絕，她扭過頭看著橋的另一邊、不知道自己此時想看見的到底是哪一張臉。

．．．

他是被人群擠上橋的。

獨自找人並不輕鬆、他打算就這樣借著那一點酒勁走遍江戶的所有旅籠。與平日裡一樣喝了些酒、只不過今夜他鬼使神差地走入了人群中。那天她最後也沒有承認她到底想不想看煙火、可總是提前考慮到所有可能的他早就籌劃好了最會讓她開心的那一條路。從她會想吃的點心、會想逛的小鋪到夜裡想唱給她的那一張歌譜，只不過在他咳出了點血的那個下午、一下好像什麼都沒有了。聽聞最初的花火大會是為了悼念死者和讓生者表達對生命的慶賀，如果早知結果如何是不是他根本連她塞給他的那一小瓶藥都不會想喝？他也想過若是他能成為她見過的最璀璨的煙火、就能在那雙淺色眼瞳中印下她再也無法忘卻的一刻。可是不是的、不是這樣的，好像只有她一眼就能看出他所有的從容與隨和都是裝出來的，當他說出只希望你能活得比我長的時候她也沒有笑出來過，越是想在她面前證明自己就越是會不知所措，無論是駿府還是橋的那一頭都是他抓不到的距離罷了。於是他也轉頭看、看向河水的對岸，煙火帶來的光降下讓他有那麼一瞬間可以仔細看，而八月的天不會有人戴著圍巾、就像他也知道她從來都不喜歡獨自前往人多的場合。所以槿、槿啊，現在當我喚出這個大概也許僅剩我一人知道的名字的時候、你又會在哪裡呢？



## 九

……聽不見蟬鳴了。

空氣中的濕熱漸漸退去、從現在開始到她最喜歡的季節只需要等楓葉由綠轉紅。誰曾告訴過她、把葉片夾在書頁中就可以讓它永遠保持深秋的赤紅，而當她終於想起要去翻開那本又厚又讀不太懂的詩集時，裡面的紅葉只是輕輕一碰就碎掉了。葉片趁著最後一點暖意換上最耀眼的顏色，在晚秋的第一絲寒風中飄舞然後回歸塵土。這裡的楓葉本就比她印象中紅得晚一些，她想到小時候訓練時一抬頭就能看到的那顆巨大的楓樹，……今年她是等不到江戶的深秋了。

她晃了晃小杯裡的最後一點酒，臨行前來上幾口倒也算不上是在借酒澆愁。在江戶的這幾個月她又一次把曾經去過的地方走遍，偶爾也幫幫街上的人們做點雜事來消磨消磨時間，她還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誰能找到這間不起眼的旅籠，可她也不知道被找到之後的劇本該怎麼繼續往下編排才不會顯得那麼空。來去沒有歸處、牽掛也沒有盡頭，她放下小杯走到廊上聽著樓下傳來的三味線聲、突然眼圈有點紅。

...

她曾問過他一首歌。

那個時候的她話還很少，每天只是跟著他練習幾下彈琴、從來也不多問些什麼。那天他誤打誤撞地帶了些甜得發膩的點心，坐在長屋裡的她突然開了口、嘴角還沾著點甜紅豆，……高杉、你聽過這個嗎？

她輕聲哼起了一小段歌、一下把他剛湧起的第一次聽見她正式叫他名字的喜悅都蓋了過去。現在想想她當時估計只是被拌在紅豆餡裡的白砂糖甜昏了頭，於是他也假裝沒有聽清又叫她多唱了幾遍那一首。他記得很清楚，那首歌的曲調很柔和、歌詞聽來像是唱給小孩子的，他笑著問她你怎麼還知道這種歌？她咽下嘴裡的甜紅豆，……小時候總能聽得到。算了、估計你也不會知道這個……

．．．

……小佑、小佑乖，姐姐唱歌給你聽喔……

許久未被回憶起的律調戛然而止，她背過身去用力蹭了蹭眼角。那是在她很小時唯一一個關心過她的人為她唱的歌、是她知道的唯一一首能安撫那個吵鬧小孩的歌。她沒跟他講到過這首歌的來由、甚至那天她問過他之後也再沒有提起過，那曲調像是故鄉在呼喚、又像是誰想用這從她身上掉下來的小小的一片最後一次試著讓她留下來。她平復情緒轉身向屋內走去、背後響起的腳步聲熟悉又沉重。

「……陪我喝一杯吧。」

好像一切又回到了最開始在橫濱的那一夜，她看著那張酒後顯得有些輕浮的臉，……如果可以的話真是不希望被這種傢伙招惹上，她想。

．．．

那首歌很簡單、憑著記憶找好音節再整理成歌譜時夜晚還沒過一半。他把它揣進衣服內側的口袋、想著有機會就把這張折了幾折的紙給剛學會識譜的她拿去玩。可是後來顛沛流離又陰差陽錯、總是找不到一個適合開口的時刻，那張歌譜也在他和裝內側揉皺變形、被刀尖刺破又或是沾滿紅色。他把它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意識到他其實從來都沒有把那幾個音忘記過，就像不管過去多久他都記得酒要溫到什麼程度她才不會嫌棄入口有些太辛辣了。找過一間又一間店把那首歌彈了一遍又一遍，在廊上牽起她的手腕才發現隔開兩人的空間都沒有超過六疊。

她坐在他的房間看他把酒倒入小杯裡面，杯中液體倒映燭火讓人分不清裡面裝的是重逢還是再次離別。她什麼都沒說、他也什麼都不問，或許都怕若是對上目光就會想貼上對方的唇，好像不把那在嘴邊的名字叫出口就沒有東西需要去承認。不經意中的兩杯相碰、聲音讓人想起撞到一塊的骰子上的翠色，既然不小心碰到了對方的指節、那就乾脆握住那隻手然後坐得再近一點點。她低著頭、咬著唇，飄過來的梅花香裡面混雜著酒味，既然已經決定好要走、為什麼又在此刻任由他解開圍巾尾端搭起的結？摘下來的圍巾被放到了一邊，他輕輕撫過她脖子上的那道疤、有些事無論誰都逃不過。

「……高、杉……」

和裝下擺掀開露出了腿上的紅斑，雖然忍不住先開了口、語調中卻還帶著一絲倔強與不甘。直覺不會出錯但一定要再三驗證才能讓他心裡好過，遲到了這麼久他也沒有過問她衣服裡側繡著的那枚小小的

三葉葵圖案的資格。所以只是抱住她就好、只是抱緊她就好，一時虛幻的距離、即便如此也無妨了。

「……謹。」

皮膚貼緊的地方變得發黏發燙、順著汗珠一起溢出來的是壓抑了太久又無處安放的念想，她咬住他的肩膀也攔不住淚珠自眼角向下亂滴亂淌，他動作輕柔卻不肯把環住她的手放鬆一分一毫。可不想迎來明天時的夜晚總是不會很長，就算再不情願也不能裝作可以把已經決定好的事情遺忘，她背對他閉上雙眼以防增添更多日後無用的回想，「……拂曉之前……我就會離開。」

她能聽到他的呼吸起伏，對話結束在這裡對誰都輕鬆。

「……那若是我能……埋葬拂曉呢？」

……真是個天大的傻瓜。

初秋的風聲在窗外迴盪，睏意漸漸湧上讓她沒有再開口多講，任誰都知道無論怎樣到了早上都會照常升起太陽。可當她睜開眼時窗外卻沒有透進來一束光，雨珠擊打地面發出令她平靜的巨大聲響，天上烏雲密佈就好像拂曉從來都沒有來到。最好的運氣總會落在天大的傻瓜身上，而天大的傻瓜偏偏又硬要留下這世上最倒楣的女人，她捏了捏那隻在睡夢中還緊緊環在她身前不放的手、還有些發沉的眼皮又慢慢合上。

……既然已經哪兒都去不了了的話、那就再睡一會吧。



星 渡り 戻らない  
物換星移 已不復返

傷 追いの 獣よ  
追逐 傷口的 野獸啊

いつか  
總有一天

花の名も忘れて  
花的名字 也將遺忘

禍源

## 裏話

一

「（要是能把這個拆下來就好了……）」

黑洲的冬天很長，並且時常降下雨雪。每當夏日來臨，村子裡的孩子們總會用家裡剩下的稻草和碎布條扎成娃娃、吊在門樑上祈願晴天。

她既不喜歡夏日、也不喜歡晴天。她坐在門廊上、盯著掛在上方飄來飄去的晴天娃娃、伸手抓了抓腿上的布條。夏天的時候，被布條裹著的雙腿會更熱、同時也更癢。……當然最難忍受的，還是別的孩子子的目光。

「哇、這是什麼啊？……噁、噁心！」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腿上那些紅色的斑點，好像就是在一個普通的下午，突然地、從膝蓋處密密麻麻地爬滿雙腿，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更加惹眼。同村的幾個孩子睜大眼睛看著她的腿、隨後發出怪叫四散跑開。

「……很快就會消下去的喔。」

身著樸素和服的女人用毛巾溫柔擦拭著她的雙腿。她拎起和服的下擺，歪頭看著面前的女人，「……母親大人、水有點熱……」

「……再稍微忍耐一下。」

「很痛……很痛……媽媽！？」

她擦拭的力度越來越大，直到她哭著喊出「請不要再這樣做了！」才停下。

「……啊、啊啊……對不起……對不起……」

被女人抱在懷裡的她雖然還掛著淚、但臉上卻沒什麼表情。就算只有一瞬間，她也注意到了母親眼裡的厭惡。……她隱隱約約明白了自己的病是治不好的，出生於這種小藩的下級武士之家、也只是在吃穿上相較於普通農家稍好一些，並不會富裕到哪裡去——看了幾次大夫之後，她再也沒見任何的醫者出現在家門前。

「……那樣的孩子就算長大了也無處可去、難道我們要養她一輩子嗎！？」

「……你好歹也是那孩子的父親、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

「……是嗎？你知道現在外邊的人都在說她是『不潔的孩子』、這是天罰！……」

女人的哭聲斷斷續續地從房間裡傳來。

好像完全懂了，又好像完全沒懂，在聽到那對話之後、她開始用更多的布條、把自己的雙腿纏得更嚴、更緊。起碼還有母親……只要自己做更多事、習更多字，起碼還有母親站在自己這邊。

直到那個孩子的出現。

「……姐姐？姐姐！」



她的思緒被打斷、回到了這暖洋洋的下午。就連聽到他的聲音都覺得厭惡、但坐在門廊上的她還是擠出了一個微笑，「怎麼啦，小佑？」

明明只差兩歲不到，憑什麼他可以這樣無憂無慮呢？

明明他才是和遊郭女人所生的不潔孩子，為什麼是我受到天罰呢？

……如果他可以消失的話，母親是不是就不會不理我了？

「姐姐腿上的布條、散開了喔！」

「……喔。」

是剛才不小心抓散的嗎？明明已經纏了那麼多層……

「像花一樣。」

「……嗯？」

「姐姐的腿、像有花開在上面一樣——」

「你看到了？」她面無表情地按住了他的肩膀。

「……姐、姐姐……？」

「……你全都看到了？」她手上的力道越來越大。看不出她臉上是喜是怒，她的眼睛死死盯著面前小小的他。

「……很、很痛！姐姐——」

怔怔地鬆開手，她垂下頭，「……對不起。」

……畢竟這個孩子沒有做錯什麼。

但是這樣的日子、多久才能到頭呢？

太陽光很晃眼，真的很討厭。

## 二

怎麼樣才能讓姐姐開心呢？

不管什麼時候，即使是在笑、姐姐的眼神總是看起來很悲傷。……但姐姐看我的時候、那眼神是不同的，所以當姐姐要帶我去山上玩的時候、我也沒有拒絕。一個人在山上找路回家雖然很可怕，但卻讓我明白了一件事。

找不到姐姐是恐怖的事，無論如何都……都要和姐姐在一起。

被父親打很痛。

……一、二、三……

他躺在地上一下一下數著被踢的次數，但只要忍耐過去——

……十三、十四、十五……

——姐姐就會笑著摸摸我的臉。

……嘴角沾著血的姐姐好漂亮。

時至今日他也是這麼想的。把已經因為失血而神智不清的她抱在懷裡的時候、他才發現她那樣輕——輕的甚至有點可怕。

「……佑……」

她動了動毫無血色的嘴唇，勉強地半睜開眼看了看他，「……我沒事的……」

「……你就別說話了。」

他小心翼翼地解開她被血浸透的和裝上衣、簡單檢查了傷勢的情況。他短暫地猶豫了一會，接著把手伸向了她的下著。

……在這裡……嗎？

血不斷地從她小腹與大腿上的傷口滲出，整間屋子裡瞬間充滿了鐵鏽的味道。他盯著她幾乎已經看不出原本顏色的、沾滿血的肌膚吞了口口水，「……忍耐一下。」

他掏出隨身攜帶的小包，先為她緊急清理了傷口。之後只要……將這兩處最嚴重的傷口縫合起來。

「……太痛的話，就咬著這個吧。」

他撕下圍巾的一長條，捲成一卷塞進了她的嘴，「……不可以睡過去。」

他拍了拍她的臉，「……要開始了。」

「……唔、唔……！」

粗針刺入肌膚，但她此時連掙扎一下的力氣也沒剩。

……一、二、三……

眼前一片漆黑，還要多少下才結束？

……四、五、六……

上下牙床因為大力的咬合變得酸痛，眼角也好像隨時有淚水要飆出來。

……七、八、九、十……

少女無力地抬了抬手。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姐姐！」

……已經、已經好了嗎？她掙扎著睜開眼、迷茫地看著面前的他。他用額頭貼上她的額頭，同時伸出手輕輕撫摸她的腦後。

「……沒事了，沒事。我不會讓你有事的……」

血都止住了。

這個樣子想一口氣回到隱刀村絕無可能，他在附近找了間荒廢的廟宇、決定讓她先休養一下。他把自己的圍巾蓋在她身上，掏出打火石點燃了篝火，很快她的喘息聲就被那火焰燃燒的聲音蓋過。他盯著火苗，借著那熟悉的味道回想起了那一天。

重生的那一天。

……自那之後已經過去了多久？男人被斬殺的慘叫、婦孺的哭喊聲彷彿還迴盪在耳邊，還有那難以忘卻的、焚燒和血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快點、快到這裡來！」

她抓著他的手跑了起來。要跑到哪裡去呢？他知道他們已經無處可去了。

看著那惹人厭的父親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時候，她笑了。儘管只有一瞬間，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眼裡的光。

「……不可以死掉。不可以在這裡死掉……」

她喃喃自語。

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懼、下意識地抓緊了她，但那恐懼並不是來源於此時此刻眼前的情景，而是他知道——她說不定會在此時放開他的手。

「姐姐……」

她突然回過神來、低頭看向了他，她臉上又變回了那悲傷的、有點捉摸不透的神情。他記得在被她帶去山上的那一天、她臉上的神情和現在一模一樣。

……為什麼不能狠下心丟下這孩子呢？為什麼不能讓這個帶來不幸的孩子消失呢？如果沒有他，是不是母親還會和自己說話？那討厭的、面目可憎的遊郭女人，是不是也不會住到家裡來？

雖然現在已經都不重要了。

現在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明知道只要鬆開手就好、只要不要看向那雙和自己相似的眼睛就好，但她之前沒有做到，現在也同樣沒有辦法做到。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臉，笑了。

「我們一起逃走吧？」

「姐姐，你在哭呢……」

「……這是喜悅的哭喔。從今往後，只有我們兩個……」

雖然年幼，但他也多少察覺出了她的心情。

……姐姐怎樣恨自己也無所謂，但沒有姐姐的話……  
我是沒辦法活下去的。

把沾滿她鮮血的繃帶叼在嘴裡、血腥味沖入鼻腔，他身體裡的血液慢慢向下聚集，胯下的布料也被頂起。

……真麻煩啊。

他在她身邊躺好、伸手解開了下著，染血的繃帶被他扔在了自己臉上。他用心感受著那股鐵鏽味——那股源自於她的味道。他抓起已經睡去的她的手、一同向下直至他的胯間。

「晚安。今天也拜託了……姐姐。」

### 三

無時無刻都在一起行動的少年少女會有那種感情、也是必然的吧？

「……唔……嗯……」

他臥在她的身上，像貓一樣一遍又一遍地舔著她小腹上的傷疤。傷疤很深、上面還有歪歪扭扭的縫合痕跡，儘管手法並不熟練、但能看出縫合之人的努力。他繼續向下、停在了她的大腿處，原本在那裡的另一條傷疤已經變淺變淡、和她大腿上的紅斑融為了一體。如果忽視那淡淡的縫合痕跡——簡直就像腿上開滿了花。

「……怎麼了？」

感受到她的目光、他抬起了頭。

「……沒什麼。你喜歡的話就繼續吧。」

他撫摸起她腿上的紅斑，「……還是不喜歡被碰這裡嗎？」

「……唔、嗯……」

不管做多少次，問多少次，她總是會給出這種模凌兩可的回答、然後望向天花板。他知道她不喜歡在這種時候看見自己的臉，不，準確來說是眼睛。雖然只是同父異母的姐弟、但兩人偏偏長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淺色眼睛。……跟有血緣關係的人做這種事多少會感到噁心吧？……但連名字都被剝奪的二人、也只有彼此了。他也不想讓她難過，通常他都會別過頭或讓她背過身。



「……今天也拜託了、姐姐……。」

從背後進入的話只能看見她的側臉，一般也只是被長髮覆蓋著沒什麼表情。痛的時候會皺起眉，快樂的時候會眯起眼——和她不同，他愛那雙與他相同的眼睛愛得發瘋。他知曉她的所有、她的一切、她的過去與當下，但他卻始終讀不懂那雙眼裡的情緒。身體快要融化的時候、她總會露出那快樂卻混雜痛苦的表情。他覺得那雙眼很像一潭很深很深的湖水，雖然清澈、但其實深不見底。

……一、二、三……

「……慢、慢一點……你身上的傷還、還沒全好吧……？」

「……沒事的。」

其實從剛剛開始前臂上的傷口就在滲血，但對隱刀來說、身上有傷又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可能血腥味被她聞到了吧。他俯下身從背後抱住她，滿意地看著她眯起眼……雖然也同時皺起了眉。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怎麼……不喜歡我身上血的味道嗎？」

「……嗯……唔嗯……」

她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喘息著。

「……不喜歡這和你一樣的、血的味道嗎……？」

明顯能感覺到裡面在收緊。她閉上眼，像是要從什麼逃離開一樣。

「……我們可是流著相同的血……姐姐。」

……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

……唔。

看到那張臉就全數交代了。

痛苦、悲傷、快樂混在一起，而且那眼裡還有恨。

那是自小而來的、對那個討厭的孩子的恨。

那是對自己的、無法忍心下殺手的恨。

那是對現狀的、扭曲的愛恨。

還有對窗外的、那耀眼陽光的恨。

「……我們二人才是一把隱刀，可別忘記了。」

「……可別忘記了。」



その滴を夜明けが照らす前に  
於朝陽照耀那露水之前

枯れて消えなましものを 名残もとどめず  
終將乾枯消融 不留痕跡

# 朝陽映露前

別看了。

這只是一個大概沒人想知道的、不太讓人愉悅的、屬於我們的故事。

一

她還記得那是她生病後沒多久的事情。

她幫忙做了些家事、隨後和往常一樣坐在門廊前休息，手上還剝著烤紅薯的皮。感覺好像有誰在盯著自己、她停下手回過了頭，一個小小的身影正躲在房間的拉門後探頭探腦。她皺起眉，「是誰呀？」

沒有任何回答，那看不清楚模樣的小傢伙躲回了拉門後。她鼓足勇氣、用更大的聲音問道：「你是誰？從那裡出來。」

拉門後鑽出來了一個小男孩。明明身上穿的衣服還可以、整個人看起來卻傻乎乎的。他怯生生地站在門口擺弄著小手、還時不時偷瞄向她。她有點惱火，「你不會講話呀？」

可能是語氣有點兇、那小男孩看起來像是隨時要哭出來。他聲音很小，「我會……我會。」

「你為什麼到這裡來？你不是這個家的小孩。」

「……嗚。」

似乎是還沒辦法講出來複雜一點的句子、他最後只發出了一些讓人聽不太懂的音節。她站起來走到他面前，這到底是哪裡亂跑來的小孩子？小男孩猶豫了一會、接著輕輕伸手指了指她手裡的紅薯。

「你想要這個嗎？」

她舉起紅薯，小男孩用力點了點頭，「餓餓。」

可是再餓也不應該到別人家裡要吃的。那張呆兮兮的小臉讓她莫名的煩躁。她像是惡作劇似的、掰下來了一小塊連著皮的紅薯遞了過去。看著他毫無猶豫地連皮一起吃下、連先吹一吹也不知道，她覺得他可真是個笨小孩。

「……餓餓？」

「我不要再分給你了。」

「……可是餓、肚子餓？」

「這是我的。」

她把紅薯舉高，比她矮上一頭的小男孩肯定夠不到，「這是我的。」

．．．

「哎呀、在這裡呀，小佑……」

看見那女人的第一眼就令她感到不快。

確實是張精緻又秀氣的臉、臉上的妝也搭配得恰到好處，……可是比不上媽媽好看。這兩人的出現讓她心裡有股很不好的預感。正準備就要這樣回到自己的屋子裡去、那已經把小男孩抱在懷裡的女人卻突然拉住了她的手。

「你就是小權吧？初次見面、從今天開始我們要住到這邊了。小佑、快點叫姐姐。」

……什麼啊？明明媽媽只有我一個小孩……

「……姐姐……？」

「什麼……？」

「……姐姐、姐姐！」

．．．

別再……別再叫了……！

她揉了揉眼睛。

夏天的午後悶悶的、睡起午覺來很不舒服，尤其是現在還多了個小不點和她擠在一起。比她早醒一點的小男孩正抓著她的衣角、那張小臉上看起來滿是焦急。

「……怎麼啦、小佑？」

「……姐姐、我……我……」

她臉上擠出一點笑。明明一點兒都不喜歡這個又笨又呆的弟弟、她還是得硬著頭皮假裝溫柔，不然他就會哭個沒完沒了。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小不點總是沒完沒了地黏著她，一開始只是想讓她陪著他玩、後來連睡覺也都要擠在一個布團裡。不知道多少次她都冷著臉叫他去找媽媽，最初的幾次他還會過去、後來只是縮在那裡搖著頭。儘管她因為生病、在村子裡沒有同齡的朋友，但她寧可自己待著也不想把好不容易從家事中得來的那麼點休息都浪費在陪他上。

她很討厭這種事。也不全都是討厭、可能還有些嫉妒吧？她也想和自己的媽媽黏在一起，和那個總是對自己笑著、教會自己很多事的漂亮的媽媽黏在一起。可是自從生病之後沒多久、媽媽就不再和她說話了。無論她講些什麼、做些什麼，媽媽都沒有一點反應。次數多了她終於也慢慢意識到，媽媽不喜歡生病的她。

他低著頭、眼睛卻一直往她的方向瞟。……剛剛睡午覺的布團裡有一股古怪的味道。她掀開薄毯，墊在被褥上的小花布被畫出了一大片潮呼呼的地圖。

「……又尿床了……」

聽不出來她是不是在生氣，他連話也不敢講一句。她不耐煩地朝著他伸出手，「把手給我。」

「姐姐、我錯了……我不會再……」

「手。」



他慢慢地、緩緩地舉起手，眼淚看著像是馬上就要流下來了。把手搭在她的手上、他自覺地掀起袖子，胳膊內側貼近腋窩的地方還有一些沒消下去的瘀青。她看都沒看那瘀青的痕跡、直接伸手在同一個地方掐了下去。五歲的孩子手上沒多大力氣、可她不是單純的掐、是帶著不滿的擰，一直到他大叫著好疼才鬆開手。

「嗚……嗚嗚嗚……」

「不許哭。」

「好痛……姐姐……嗚嗚……」

「我說了不要哭了！」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好孩子。她總是用管教弟弟作為藉口、可她心裡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想讓他不舒服罷了。她從村子裡那些欺負她的孩子身上有樣學樣，掐他的手臂、打他的背、把哭鬧的他推倒在地上。他有媽媽在身邊、身體也健健康康的、家事也用不到他幫忙，就這麼點理由、已經足夠讓她討厭起他。更何況他的母親還是個……遊女。五歲的她還不是太懂遊女和遊郭是什麼意思，但那應該不是什麼好地方吧？不好的女人從那裡來、所以那肯定也是一個不好的地方。父親每次去那裡都會花上很多的錢、在那之後一段時間家裡就只有白粥喝。她既不喜歡沒有魚肉的粥、也不喜歡會害她每天喝白粥的父親。她有時會把自己和那些欺負自己的孩子相比較，……不應該是這樣的……，她常常這樣想。

而他此時還在一旁捂著手臂啜泣著。他不想惹姐姐生氣、可又總是惹姐姐生氣。姐姐生起氣來很可怕、掐起人來也很痛，可是不管怎麼樣、晚上她還是會哄自己睡覺。他喜歡姐姐身上的味道、喜歡姐姐的抱抱、也喜歡姐姐唱的搖籃曲。在他小小的腦袋瓜裡，比他大上兩

歲的姐姐個子高高的、臉蛋白白的、什麼事情都會做。姐姐會給他煮香香的魚、好喝的粥，還會烤甜甜的紅薯。就算她有時脾氣很壞、也比母親和父親好多了。或許是因為還在一個需要被人疼愛的年紀、他打心底裡想和這個唯一算得上是在照顧自己的人一直黏在一起。

但是……

## 二

房間裡搖晃得有點讓人噁心。

年輕男人睜開眼，眼前的還是那黑糊糊的天花板。自從上了這船他就沒睡過一場好覺，亂七八糟的畫面從他閉上眼那一刻開始就不會再消去。況且自有記憶以來、他幾乎從未這樣自己一個人睡過。左臂隱隱地發痛，他想伸手揉一揉、可那裡什麼都沒有。四下靜悄悄的，估計現在還是其他人睡覺的時間，在不見天日的船艙裡住了這麼久、他也開始對很多事失去了概念。他動了動乾裂的嘴唇，「……再讓我見你一會兒。」他閉上眼，「……姐姐。」

. . .

「……唔……嗯……」

他戀戀不捨地從她身體裡離開。她背對他跪臥在他面前，上半身的和裝整齊、下半身則是露出了長滿紅斑的雙腿。經過剛才那麼一通翻雲覆雨、和地板只隔著幾件衣服的膝蓋已經紅得不能再紅。

「……對不起。」他用手帕擦拭著她的腿間，「馬上就好了。」

她沒說話、幾乎是在手帕被拿開的一瞬間她就向前趴了下去。她勉強翻過身、躺在地板上眯起了眼睛，他則是趁著這空檔整理起了自己的和裝。

「……會著涼的。」已經穿戴整齊的他坐在一旁。他抓起被扔在一旁的圍巾想蓋在她腿上、她卻輕輕按住了他的手。

「……沒事。……休息一下……我就穿上衣服。」

她聽起來有些累、語氣好像也和平時不太一樣。他俯身親了親她的臉、想像平時那樣貼上她的唇時卻被她用食指攔起。

「……怎麼了？」

他有點不解。他看著那張還帶著潮紅的臉、那一點紅把她的皮膚襯得更白。她沒回答、雙手抵著他的胸口推開了他。她從地上坐了起來、套上剛剛墊著膝蓋的袴開始綁起了褲腳。

「……我幫你綁。」

她又推開了他的手。她低著頭、似乎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手裡綁腿的帶子上。坐在她一旁的他看不清楚她的表情，是自己又做錯什麼了嗎？是剛剛又哪裡惹她不高興了嗎？他很怕她就這樣什麼都不說。這次的任務已經順利完成，明明還有一週不到就能回到村子裡去了、他可不想就這樣讓她一路上都生著悶氣。他坐在那裡動也不敢動、話也不敢講，只希望她能趕快把最後兩個結綁上。

「……佑。」

「……怎麼了？」

六個蝴蝶結已經被綁得漂漂亮亮。她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我們這算是什麼？」

他不敢隨便回答。她想聽什麼？我們是搭檔？是隱刀？是家人？他很害怕自己講不出她想要的答案，一般來說她也只有在生氣時才會問這種沒頭沒腦的話。……剛才還好好的。到底怎麼了？

「……我們是家人吧？」她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家人是不應該做這種事的。」

「……什麼？」

「沒什麼。」她裹上圍巾，「走吧。」

．．．

接下來的幾天他都沒睡好。

想幫她理衣服的手總會被按住、張開的懷抱也只會被推開。貼過去的臉會讓她別過頭、講出去的話也只能得到冷冰冰的幾個字。

到底怎麼了？

我又怎麼了？

她從來沒生過這麼長時間的氣。他在這幾天包辦好了一切，尋找住處、解決好早飯晚飯、規劃好能最快回去的線路。可她就是不理他、只是坐在那盯著篝火發呆。她把身上的圍巾拽了又拽，他知道她冷、可她寧可那麼凍著也不讓他貼過來。

他很害怕。他不記得到底是因為些什麼、但他第一次在她身邊也感覺不到安心。來到隱刀村之前的記憶只剩下零零散散的一些碎片，他隱約記得在他們很小的時候發生過些什麼事，那時他也和現在一樣不知所措。他偷偷看了看她，她正在篝火前試圖讓自己的雙手暖和起來。

明明塞在我衣服裡就能暖和起來了、根本用不著這麼麻煩。

他在心裡嘀咕著，這樣下去到底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好想抱她。

用手裡的樹枝戳了戳面前的篝火，他鼓起勇氣，「……你還在……生氣嗎？」

「我沒有生氣。」

「……那是怎麼了？這幾天你都……」

「我想靜一靜。」

「……已經好幾天了。到底怎麼……」

「……很噁心。」

她面無表情。

「……什麼？」

他突然有點後悔。他對她接下來的話有種很不好的預感。……在多久以前是發生過這樣的事的，他應該記得的、他應該知道的。

「……啊、就是和你一起做那種事、很噁心。這下行了吧？」

她終於轉過頭來正眼看著他。他認得那個表情，他在那個時候見到過，……雖然那個時候她看起來比現在小得多。他想說點什麼、他想大聲反駁，不是那樣的、你明明就也很喜歡？……不、肯定是我又在哪裡惹到你了。不要再和我生氣了、馬上就回到村子去了，不管你想讓我做什麼都……

姐姐又要把我丟掉了。

……這個又字是哪裡來的？那個時候是在……是在……

他把身體縮了起來、臉也埋進了自己的臂彎。不應該想起來這種事的，到底為什麼？明明前幾天還都……。風吹起四周樹葉的沙沙聲讓他更加不安，越來越暗的天色讓他額頭冒汗。對了，那天也是……

．．．

「在這裡等一下、我馬上就回來喔。」

「……小佑不能和姐姐一起嗎……？」

「很快的。」她把他試圖抓住她的手推到一邊笑了起來，「我會很快的。」

她的表情看起來少有的輕鬆。他記得那天她穿著她最喜歡的淺色和服、帶著他一起上了離家不遠的山。她對著他揮了揮手，接著轉頭朝著相反的方向大步走了起來。她的身影越來越遠、她的步伐越來越快，她笑起來那麼好看、讓他對她沒有起一絲一毫的懷疑來。

可是她沒有再回來。

相同的時間對小孩子來說總是比對大人更長、更何況他當時還只是個剛滿四歲的小孩？他等了很久很久，等到空氣都帶上一絲傍晚的涼、等到最後一點陽光也消失在地平線的另一端。周圍不知道是什麼動物的叫聲不絕於耳、掠過耳邊的風擦過枝葉對著他低語了起來：

姐姐把你丟掉了。

### 三

她已經不記得那天自己原本是要做些什麼了。大概又是因為要處理那個女人丟過來的家事吧？明明春天還未結束、那天卻格外的熱，她的和裝黏在身上、裹著繃帶的雙腿也格外的癢。她只是碰巧穿過走廊、那些討厭的聲音就穿過木牆鑽進了她的耳朵。

「……乾脆把她……賣到遊郭去……不就好了？留那種……在家也沒什麼用……」

……賣到……遊郭去……？

她停了下來。她知道她不應該站在這裡繼續聽下去了、可雙腳好像黏在了地板上。

「……她那種……沒有地方會想要她吧？她的腿……那個樣子……」

……是在……說我……？

「……反正還有小佑。那孩子的話……總比留下她要好吧？況且她的母親也……」

什麼？

憑什麼？

他憑什麼？



那個名字的出現讓她比聽見前面的對話還要生氣。她咬住嘴唇、兩手也攥起了拳。那個孩子什麼都做不了、一直都是我在照顧他、為什麼你們什麼都不知道？他明明是個只知道哭的小孩、什麼都會搞砸的小孩。他搶走我的被子、搶走我的房間、搶走我的家、搶走我的所有所有。……我只不過是生了病、是他突然闖進家裡來、和那個女人一起闖進家裡來。……這裡是我的家。我在這個家的時間明明更長、……我才是應該留下的那一個。

對。

我才是應該留下的那一個。

她像是想通了些什麼似的、胸口忽然很輕快。以後都不用洗被他弄髒的被子了、以後都不用為他多煮一份飯了，好吃的東西不用再分給他、好不容易閒下來的時間也可以自己待著不用陪他玩，晚上可以安靜地一個人睡覺、再也不用等他先睡著了。

「小佑。」

「……姐姐？」

她換了件衣服，那是她平時都不太捨得穿的一件。她拉開那間小小房間的門、笑得很溫柔。聽見她的聲音，他迷迷糊糊地睜開眼、似乎剛從午覺中醒來。

……很快就再也不用聽他的哭聲、也再也不用見這張臉了。

她蹲下來、揉了揉他的頭髮，「我們出去玩吧、小佑？」

．．．

她不喜歡他。

起碼從那個時候來看是這樣的。他記起了那些手臂上被她掐到青紫色的痛、記起了她那張又厭惡又不耐煩的臉。她罵他是個笨孩子、是個什麼都做不好的小哭包，接著她的手就對著他的背重重地打了下去。有的時候真的非常痛、痛到他會哇地一下哭起來。……不、倒不如說多數時候都是如此。

可他還是喜歡上了她。

一切就像早都被編排好了一樣，從他進到那個家的第一刻起、從他見到她的第一眼時，他就知道他想和她待在一起。她長得算不上有多麼漂亮、脾氣也實在是說不上有多好。她對他壞起來的時候特別壞、可對他好的時候卻也特別的好。那些關於她的不好的記憶就那樣從他腦袋裡滑走，他能夠回憶起來的只有那些她陪著他、抱著他、哄著他的畫面。他不知道是因為那些記憶太甘甜了、以至於能把那些痛全都擠出去，還是因為他只是這樣一廂情願地在心裡描繪著自己理想中的姐姐。他太喜歡她了、太依賴她了，就連姐姐沒那麼喜歡自己的事實他也接受不了，就連姐姐討厭自己這句話他都沒辦法在腦袋裡復述出來。

他想說很多話、可他連氣都有點喘不上來。他想抓住她的手、可他害怕她再把他的手推開。和姐姐那些幸福的記憶像是被裝在泡泡裡的夢，現在她終於要把它們全都戳開。

「……只是不想再像戀人那樣了、又不是什麼別……」

「……我不要。……我不要。」

「我們是家人。……本來就不應該那樣做的。」

「……你不能……不要……」他覺得臉上有什麼熱熱的東西淌了下去，「……為什麼又要丟掉我？」

「……什麼……？我沒有、我不是那個意——」

「明明都是因為……為什麼現在又都反悔了？」他吸了吸鼻子，「……我在你心裡什麼都算不上、對不對？」

「我不是那個意思！你是我的——」

「你覺得我噁心、你巴不得我那天就那麼消失掉。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樣……」她低頭抓著衣襬，「……對不起。」

他們誰都沒再開口。山上的夜裡靜悄悄的、只能聽見木柴燃燒的聲響。

. . .

「佑。你聽我……」

他甩開她的手、頭也沒回地繼續向前大步走去。周圍已經一片漆黑，雖然這種偏僻的山上大概不會有人、但也絕對不應該在這種時候在樹林裡到處亂跑。

「……我……對不起……我沒有要……」

「別管我。」

「……我怎麼可能不……」

「你不是已經這樣做過了嗎？」他的語氣像夜風一樣涼，「把我丟在山上、是你最擅長的吧？」

「別再說這種話了……別再賭氣了。起碼等我們回去再——」

有什麼東西擦著她的臉飛了過去。她伸手摸了摸臉，……是血？她環顧四周、有追兵？可是這裡已經和任務地點有了一段距離，他規劃路線時也從來沒出過差錯。她瞄到他背後白光一閃、想伸手拔刀卻已經來不及。

「……慳……姐姐！？」

很疼。比想像中還疼。先是感覺到衣服跟皮膚被劃開的那麼一下、血湧出時那股痛才跟著一併追了上來。被她推倒在地上的他遵循著戰鬥本能、抽出短刀對著剛剛的黑影刺去。他聞到空氣裡散開來的血腥氣、他聽到誰倒在地上的聲音，擔心害怕和惱怒全都堆在一起。他丟下手裡的刀、擦去臉上被崩上的血跡，周圍橫著他根本沒心思去數的幾具屍體。

「……姐姐……？姐姐……」

都是我的錯。

她動了動已經有點發白的嘴唇、什麼聲音都沒發出來，她捂著自己傷口的手已經看不出一點原本白皙的膚色。他掀開她衣服的下擺、她小腹上順著刀口翻開的是她的血與肉。他撕下袖子的一條綁住她的傷口，你不會有事的。他雙手把她抱了起來，我不會讓你有事的。

## 四

那是她很不願記起來的一段回憶。

她順著下山的小路獨自一人往回走著、可是心頭卻並沒有之前預想得那麼輕快。她耳邊迴盪著他還帶著稚嫩的聲音、手裡似乎還殘留著那隻小手的餘溫。

我終於擺脫掉他了。

可是他一個人會很害怕。

我終於能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可是他會一直在那裡等著我回來。

我……不要想了、不要想他了！

只不過是突然闖進家裡的一半血緣的傢伙而已、根本什麼都算不上！

他在我心裡什麼都不是！

「……姐姐……？」

她猛地回過頭，身後卻根本沒有人。她緊緊攥著自己的衣襬、最後幾乎是一路小跑著回到了家門前。她把手搭在拉門上，自此之後會有什麼不同嗎？一切都會好起來嗎？可她卻只覺得心裡的一塊像被什麼東西揪著。……肯定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吃點東西就好了。順著走廊進了廚房，她盯著自己無意中盛出的第二碗粥發呆。

……這個時間……他一定很……

不、只是我盛多了一碗而已。是我太餓了、我自己都吃掉就好了。

她喝完了自己的那一碗粥、舉起了第二隻碗。那是他最喜歡的小碗、因為那隻碗的顏色比別的碗淺上了那麼一點兒，他一開始吵著要用那隻碗的時候她還很不情願、那原本是她喜歡的小碗。她拿著勺子一口接著一口、粥裡被她精挑細選過的魚肉一根刺都沒有。已經很飽了、不應該再吃了，她舉著勺子的手還是沒有停下來。肚子脹得有點難受，她呆呆地看著已經空了的碗。

「你這個孩子、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家事也不做、又跑到哪裡去玩了？」

「……我沒有……」

「作為長女每天一點規矩都沒有、在你弟弟面前成什麼樣子？」

討人厭的尖銳女聲又在耳邊響了起來。她低著頭，……和以前一樣裝聽不到就行了。

「每天什麼都不做、還要浪費多餘的米來養你！真是的、讓你弟弟多吃點多好……」

……什麼都聽不到。

「……算了。你跟我到堂室來。」

……我不想去。

那女人揪住她的耳朵、一路把她拖到了堂室。她的耳朵被抓得紅紅的、進到屋子裡時還打了個趔趄。……只是要挨打而已、無所謂的。看了看坐在茶桌後的那個討厭的男人，她知道被拖進堂室意味著什麼、心裡也早就做好了準備，……可惜這次和平時不一樣。

「……什……什麼！？放開我……！」

他們甚至連多餘的話都沒講，被她稱作父親的男人抓住她的手、那個女人配合著他、開始拆她腿上裹著的繃帶。她整個人都那麼小、那男人一隻手就能按住她的雙手手腕。她掙扎著、用盡全力蹬著自己的腿，可本就以同齡人瘦弱的她根本就連那個女人的手都掙脫不開。

「……不要拆……不要拆了……求求你……」

沒人回應她的話。她腿上的悶熱感慢慢消失，上面纏得厚厚的繃帶正被一層一層的扯下來。為什麼要這樣做？明明和平時一樣打我就好了。那只是我的醜陋的腿、不喜歡的話為什麼還要看？

「怎麼樣？」

「哎呀……」那女人皺起眉，「……這樣可賣不上一個好價錢啊。」

「……什麼……不要、我不要！」

她更加激烈地試圖把那個女人踢開，後者則是看著她腿上的紅斑嫌棄地退到了一旁。雙手終於失去了束縛，她正想借機跑掉、腳上卻突然被什麼東西拉住向後一扯。不知什麼時候到了她另一側的男人抓

著她的腳腕向後拖了一段，接著又用身子壓住了她的兩條腿。男人很重、壓得她的腿都有些發麻。

「腿雖然噁心了點、不過別的地方還不錯吧？」

「不要……不要！！」

她用手拼命地護住胸前、卻阻止不了那個男人繼續解她的腰帶。她什麼都做不到、什麼都阻止不了。好噁心、好難受、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盯著我的身體了。她的手被強行掰開、眼前只有那黑漆漆的天花板。

「……媽媽……救救……我……」

「死人可救不了你。」那男人轉頭看著一旁的女人，「這裡呢？」

「……倒是不錯。但也沒什麼用、舞妓肯定是做不成了。……賣去做打雜的話也換不了多少錢。」

「沒用的小東西。那怎麼辦？有一點錢是一點……」

……媽媽……不在了……？

不對……媽媽只是不和我說話了而已。媽媽明明……

她眼前閃過那間空無一人的屋子，和躺在那裡蓋著白布的、無論她說什麼都不會回應的媽媽。

……原來是……這樣啊。



無論自己做什麼、根本什麼都不會改變。在這間只有十幾疊的房子裡、早就沒有誰會保護她了。

．．．

……要是就這麼……消失掉……

「……姐姐……？姐姐！姐姐……」

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嘶啞、眼睛也腫腫的，可那也掩蓋不住他叫她時的喜悅。姐姐一定會回來的、姐姐不會把我丟掉的！就算一個人在這裡再害怕、再委屈，他也一直堅信著這一點。

只是姐姐看起來不太好。

她平時用繃帶遮著的雙腿就那麼裸露在外、甚至連雙鞋子也沒穿。走了這麼久、她的腳早就紅腫了起來。她心愛的和裝蹭得髒髒的、平時系起來的頭髮也就那麼散在身後。她站在他面前、臉上的表情看起來似乎是在確認他是不是真的存在。

「……姐姐……？」

他試著去抓她的手、但卻在馬上要觸碰到她時停了下來。

「……回去吧。」她輕聲道，「……我們回去吧。」

她沒把回家這個詞說出口、那個地方再也不配稱得上是她的家。她捏著他的手、借著月色一路下了山。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要回到那個地方、可她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哪裡可去，她本想跟他一起就那麼

消失在山裡、可偏偏見到了他之後又燃起了一點想繼續生活下去的動力。她突然發現自己沒有那麼討厭那隻總是要她牽著的髒兮兮的小手、也沒有那麼討厭他總是叫著姐姐、姐姐的聲音。

無依無靠的她其實早就接納了這個和自己有一半血緣的弟弟。

## 五

他不記得最後是怎麼帶著她回到村子裡去的了。

她受傷的地方太難處理，他害怕扯開她的傷口、只能一直把她橫抱在懷裡，停在村子門前時他幾乎感覺不到自己的手臂。他看著她被抬進專門進行治療的小屋、同伴們把他也一起拽了進去。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他自己身上也遍佈著大大小小的刀劃開皮膚留下的痕跡。

「她已經沒什麼大礙了。只是還需要時間靜養。」

「……師父。」

回到村子後一轉眼就過去了好幾天，他就那麼一直悶頭睡了過去。理論上來說，向師父匯報任務的情況應該是由兩人一起、並且在回到村子時就立刻來做的，可看樣子她還得休息上很久。……不過獨自匯報正合了他的意。

「……是我的責任。……我做規劃的時候出了差錯。」

「你們兩人一起才是一把隱刀。你的責任也是她的責任。」

「……都是我的疏忽。和她沒有關係。」

「……你從小就這麼一意孤行。總是由著你的性子把什麼事都攬到自己身上、這才是你們任務出現差錯的原因。」

他沒再答話。這確實是他們兩個的共同責任，是她說了莫名其妙的話在先、隨後他意氣用事出了意外也是事實。……可是她傷得那麼重、他實在不想看著她休息好了之後還要再受罰。

「但任務完成的沒什麼問題。」師父的語氣緩和了下來，「在她負傷後你也處理乾淨了追兵。……不然後果可是會比這嚴重。」

如果真的因為沒清理好敵人暴露了行蹤、說不定回來會直接被處死。他當時也沒多冷靜、完全是運氣好而已，這次的任務比之前兇險得多、經驗不足的他們顯然還需要多磨練磨練。

「……那她之後……不需要跟我一起受罰了吧？」

「……她的傷已經足夠拿來做教訓了。」師父停頓了一下，「……至於你、就趁著她休養的這段日子一個人好好反省吧。」

．．．

「……姐姐……？怎麼啦、姐姐……？」

她不說話。她呆坐在屬於他們兩個的小房間的牆角、他則是擔心地抓著她的胳膊輕輕搖晃。早就過了該睡覺的時間了，可她連把被子鋪好的力氣也沒有。

「……姐姐！說說話、姐姐……」

「……啊、嗯。」她像是剛回過神，「……小佑肚子餓了吧？我去找點東西給你……」

「不餓。小佑不餓。」他的小臉上滿是焦急，「姐姐、姐姐怎麼了？」

她不知道怎麼說、她似乎也沒有必要說，她還沒到能講明白這種事的歲數、他也沒到能聽明白這種事的年紀。她也沒有覺得苦悶、六歲的她可能連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都不太理解得了。和平時被打後的感覺也不一樣，被重重地打下去可以哭出來、隔一夜也會在身上留下痕跡，可現在只是什麼都沒有。她覺得自己被鎖在一間空空的大屋裡、稍微發出一點聲音就會被四周的迴響震得渾身發疼。

他也沒有再講話、他甚至連她到底去了哪裡都沒問上一句。他以往最愛在她沉默時沒完沒了地吵鬧，她不知道他是真的在那一刻長大了、還是因為他們第一次能夠像最親的人一樣心意相通。他伸出手試圖夠到她身體的另一側，可是他還太小、就連想抱住她的動作也顯得如此笨拙。

……要是能摟住姐姐就好了。要是我能再長得快一點、肩膀變得再寬一點、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了？

……要是能讓姐姐開心就好了。想掐我也好、想打我也罷、想怎麼用我撒氣都行。像平時那樣吧、像平時那樣和我說說話吧？

……要是能……

要是能保護姐姐就好了。

他終於抓上了她另一側的手臂。他知道他什麼都不用說、只是這樣就夠了。那些傷害、那些誤解、那些讓他們難受的事，在這一刻對他們來說都無所謂。不管是什麼都不會斬斷他們的緣、無論是什麼都不會改變他們身體裡那相同的血，他們為彼此而生、同時也是彼此沒有解法可尋的咒。她第一次那樣真心實意地把他摟緊、緊到好像連心跳也同步成了一樣的頻率。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她重複了一遍又一遍。是不是坦承一點的話、就能讓眼淚流下來了？是不是不再逃避的話、就能找回原本應該在那裡的東西了？他肩頭被濡濕的那一塊變得越來越重，他輕輕拍了拍她的背、接著週遭的事物一下換了個情境。他已經足夠高、顯得靠在他肩頭的她都有點小小的了。沒了衣服阻隔的胸口才能貼得更近、無處可留的淚水就順著他的肩膀滑了下去。他還是那個他，只是他終於能把身體拿來給她依靠、也終於能接下她繁雜的情緒。他在那一瞬間突然明白了他們來到村子的意義，如果要一直孤身一人像道具一樣度過一生的話，實在是

太寂寞、太難熬了。他低頭貼上她的額前、對上了那雙被紅腫包裹的相同顏色的瞳，他偶爾也會那樣輕聲細語。

「我有……幫到姐姐嗎？」

## 六

跨過那條線就沒辦法回頭了。

當時的她還不太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訓練剛剛結束、她坐在她常坐的位子上，灑在身上的陽光暖洋洋的。她雙手捧著杯、假裝喝水的同時偷瞄著斜前方放著稻草人的訓練場。在太陽下訓練了快一整天，他額前的那縷碎髮被汗水打濕、顯得有些凌亂，不過倒是給還在拿著木刀練習的他增添了幾分英氣。……從以前開始他就是這個樣子嗎？似乎是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他停下動作轉頭望向了她。她有點不好意思、趕緊給自己猛灌了一口杯裡的水。剛打上來沒多久的井水冰冰涼涼的、差點讓她噎到。

……我這是……在緊張什麼啊……？

……明明從小到現在都不知道看過他多少次了。小時候的他臉肉肉的、圓圓的，頭髮總是亂糟糟的。和她講話時的表情看起來總是很無辜、往她身上貼時像黏人的小狗一樣趕也趕不走。然後唰的一下、他就變得這麼大了。現在的他幾乎比她高上了半頭，那張已經有點稜角的臉和小時候那個呆呆笨笨的樣子似乎也沒有任何的關係。就連以前總是被她捏在手心的小手、現在也足夠把她的手整個握住了。然後還有、脫了衣服之後的……她吞了口口水。太古怪了、還是別去想了。

「……怎麼了？」

「……嗯？啊、沒什麼……」



他把手裡的木刀放到一旁、走過來坐到了她身邊。兩個人中間的距離不遠也不近、一層略帶尷尬的空氣從中間穿過。她低頭看著手裡的杯子呆了一會，「……喔！你要喝水嗎？我去給你……」

「不、不用了……一會我自己打水就行了。」

「……喔。」

……好尷尬。偏偏這個時候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她把頭歪到他相反的方向、假裝盯著牆外樹梢上的鳥。她其實有話想對他講、可她又不好意思先開口。就是很簡單的、很日常的、很簡短的一句話。……不、沒有什麼的！我是姐姐、我想說點什麼就說點什麼！可他要是拒絕了怎麼辦？晚上還要睡在同一間屋子裡、那樣會很……

「……姐姐？那個……」

「……嗯！怎、怎麼啦？」

……結果還是他先開了口。她猛地把頭轉了回來、整個人看起來像隻炸了毛的貓。

「……就是那個……明天是、是休日吧。」

「……嗯……是喔。」

他問這個了！他問這個了！等等、先冷靜下來！她用食指輕輕敲著杯子的兩側，「……怎麼了？」

「……就是……嗯。」他把目光移向了另一邊，「你想不想……想不想一起……」

「可以喔。我都……我都可以。」

……好像回答得有點太積極了，明明他話都還沒講完。儘管每天都住在一起、但休日可和平時不一樣。平時他們總是在這座小小的村子裡、每個角落他們都記得是什麼樣子，而出任務的話又要時刻保持警惕、根本沒時間關心別的事。只有休日才能讓他們把一切都拋在腦後，可以出村子轉轉、想做點什麼都行。她以前總是會在那一天獨自去山下的集市，每天和他擠在一起的生活讓她覺得有些無趣，但最近突然有很多氣泡從不知道哪裡冒了出來，裡面裝的都是想像中可以和他一起在集市裡做的事。她還不理解這是什麼、她也沒打算要去深究，她只是單純地覺得開心，原來就算是這樣一成不變的日子、也可以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

「……嗯……那好。」他微微向她的方向靠了靠，「……那你現在……要回屋子嗎？」

「……喔、是喔。該準備晚飯了……」

「……姐姐。」兩人中間只剩下了很小的一道縫隙。他裝作不經意地抬起手，「……讓我來準備吧？」

「沒、沒關係啦。我來就好……」

好像意識到了他在做什麼、她的心突然砰砰直跳。……冷靜、冷靜一點！又不是沒有——

……被摟住了。他身上有點陽光的味道。

「……那還是……還是再坐一會吧。」

她其實已經有一點餓了。不過、她覺得好像還可以再等一小下。

. . .

那是她記憶中最開心的一天。

本想趁著休日多睡一會兒覺、結果兩個人都醒得比平時還要早。她烤了兩串豆腐、他則是捏了飯團作為早飯，她記得那天他特意在飯團裡加了梅乾。她把零錢塞進了腰上掛著的小包、他在她身旁綁著髮辮。竹葉為他們擋住刺眼的陽光、他們一起踏出了村子的大門。走過山路、踩過石階，他跟著她停在小河邊、她盯著河面上的石頭嘟起了嘴。她本想說她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最後還是乖乖脫下鞋子放到了他手上、光著腳一蹦一跳地過了河。

小小的集市根本不夠玩上一整天、他們就在裡面轉了又轉。他們挑了相同款式的髮繩、又去街邊的推車買了吹好的糖人。她捨不得吃掉她的小兔子，原本並沒打算給自己買的他只好也跟著買了隻糖吹成的小狗。……只是糖果而已。他本想這麼對她講。可他手裡的小狗很可愛、她的小兔子很可愛，……盯著小兔子的她也很可愛。他們磨蹭了好長時間、直到糖慢慢變軟失去形狀才把它們吃掉。他們坐在河堤旁看著夕陽西下，她的小包裡已經裝滿了因為買得太多只能帶回村子慢慢吃的甜點。好像玩得有點太晚、現在回到村子準備晚飯肯定已經來不及了。那就在外面吃吧？他們幾乎從沒這樣做過。可既然是兩個人一起的小小冒險、就是要做一點和平時不一樣的事才有趣吧？她第一次沒太在意包裡的零錢還剩下多少，桌子上擺著烤蝦、釜飯、他為了她還奢侈地叫了一份煮鯛魚。果然外面的飯就是比村子裡的飯好吃得多，……還是因為是和他一起才會覺得魚和蝦其實是這樣香？

回到村子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他們躡手躡腳地爬上圍牆、鑽回了自己的小屋。如果被發現的話估計會被一通臭罵，他拉上小屋的門、

她伸出食指擺出了一個噓的姿勢。他們對視一眼、接著一同笑了起來。

「好啦、好啦、該睡啦……」

她解了圍巾、點亮了屋內的油燈，也只有催促他睡覺時她聽起來才稍微有點像個姐姐。他帶著笑意對她眨了眨眼、那是他做了壞事之後才會有的表情。

「……嗯……？」

她歪過頭、不明白他做了些什麼事。他從不知哪裡掏出來一個小瓷瓶，似乎是個小酒壺。村子裡不許喝酒、所以她也沒有很確定那到底是什麼。他搖了搖瓶身打開塞子、從裡面傳來一股有點刺鼻的氣味。

……真的是酒。她搖起頭，「……不行！不可以！怎麼能帶這個……」

「結帳的時候在店裡偷偷買的。」他咧嘴笑了起來，「今天都做了會挨罵的事了。……再做一點也無所謂吧？」

他們沒有喝酒用的小杯、乾脆對著小酒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來。屋子裡沒什麼能拿來下酒的小菜，沒溫過的酒有些渾濁，入口很辛辣、聞起來也有點嗆人，順著喉嚨進去後會從嗓子眼一路熱到肚子裡。……實在算不上是什麼很好喝的東西。

「……姐姐？」

「……嗯……？小佑……怎麼啦？」

幾輪下去、小壺裡的酒幾乎已經見底。她腦袋暈乎乎的、臉也紅撲撲的。……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玩。她把最後一口喝了進去，「……好啦！沒有啦。這下真的該睡……」

「……姐姐。」

「怎麼啦？一直在叫我……」

……他什麼時候貼到我面前來的？她倚在牆邊、身體也輕飄飄的。……他的臉看起來好紅。什麼嘛、結果根本也不擅長喝酒！果然還是姐姐我比較……

「唔……」

借著酒勁、他堵住了她開始說胡話的嘴。她聞到他身上的酒氣，那不是什麼好聞的氣味，可是是裡面還混著淡淡的他的味道、好像也沒有辦法討厭得起來。

「不、不行……我也要……！」

不知道她在不服氣些什麼。她雙手按住他的肩膀向後一推、接著也狠狠地親了回去，被推倒在榻上的他一時被吻得都有點缺氧。……姐姐居然也會這樣？她雙手撐著身體、從上方看著他的臉，「小佑。……小佑。」

她乾脆岔開腿坐到他身上、兩手也不安分地到處亂摸。他還沒太大反應過來、自己的胸口就已經全都暴露了出來。她一邊嘿嘿笑著、一邊用十指指尖滑過他的胸前，自小就開始的刻苦訓練已經讓十幾歲的他身上有了漂亮線條的雛形。

「……小佑、和小時候一點都不一樣了呢。」她輕輕戳了戳他，  
「……明明小時候身上軟軟的呢……」

「……別講那些話。……很丟人。」

「……很可愛、很可愛呀。小小的、笨笨的小佑……」她彎腰趴到他身上、用鼻尖蹭著他的喉結，「……現在變得……嗯……」

迷迷糊糊的她顯然找不出來什麼合適的形容詞。她伸手捏著他的耳垂、被她壓在身下的他已經動也不敢動。……但感覺並不壞、甚至比第一次的時候還要好。如果她喜歡的話、那就讓她繼續這樣做吧……身體裡的血液都在向下聚集，最後一點理智提醒著他、這可是在對自己的親姐姐散發著慾望。

……不、只是一半的……一半的血緣。……那好像不是重點。……都已經跨越過那條線了、那再多幾次也……。我喜歡她……不、喜歡這個詞太幼稚了。我愛她。從過去、到現在、到以後……比親人間的愛更濃重、比戀人間的愛更深厚。哪怕不被別人接受……

「……可那又怎麼了？」

她貼在他耳邊低語。她舌尖自上而下滑過他的耳廓、輕咬住他的耳垂又用力吸吮。她彎起食指擦撥著他的耳後、另一隻貼在他小腹上的手也緩緩向下。

「……不……姐姐……不、行……唔……」

本以為聚集起來的慾望會得到些許的滿足、結果只是和往常一樣的姐姐對弟弟的惡作劇。她用指肚沾滿他分身頂端溢出的黏液、揉弄

著那條縫隙的動作無情中還帶了點孩子氣。與此同時耳道也被她入侵、直接傳入腦袋裡的舔舐聲音讓他的腰無意識上頂。

想插入。

想插入。

好想插入。

「……姐、姐……已經……不……」

「……嗯……？」

「……想……想、插入……姐姐……」

說出來了。說出來這樣糟糕的話了。如果有誰聽見的話、肯定會覺得相當噁心吧？不要再欺負我了、不要再玩弄那裡了，已經快哭出來了、快點用身體包裹住我吧？只有姐姐才可以做到的，只有姐姐才可以安慰得了的。

「……想和……姐姐……交、合……」

她掀開衣襠、露出小時候那個壞姐姐欺負他時才會有的笑。她分開雙腿、像是在展示給他看一般就那樣坐了下去，連根沒入的那一刻差點讓他喊出聲來。她搖動腰部的動作毫無熟練度可言，而裡面的濕潤溫熱幾乎要把他融化掉。他看著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她吞沒，恰到好處的酒精和快感把他的最後一絲理智也抽離了出去。

她出了些汗、隨後也鬆開了自己的衣帶，從窗外透進來的月光把她的臉上和胸前映得一片雪白。明明是在和自己的血親做著有違倫理的事、可此刻的她在她眼裡卻高潔似聖女。……就是這樣才更想……玷污她。他盯著他們的交合處、他們混在一起的體液正隨著抽送的動

作不斷溢出，他伸手揉捏著她的花蕾、欣賞著她忍耐叫聲身體發抖的模樣。她還沒太發育完全的胸前隨著身體輕輕搖晃、裡面也緊緊將他吸牢。

……突然有些無法同任何人講出口的念頭從他腦袋裡冒了出來。她有一張這麼可愛的臉、會不會也生出一個這樣可愛的孩子？他知道隱刀村的女人都不會懷孕、可就是這樣才讓他更想去想像。現在的他們只是為了追尋快樂才這樣相互撫慰身體、這是不是比真的嘗試孕育出一個新的生命還要惡劣上些許？他試圖用手臂擋住自己的嘴、可肉體碰撞帶來的水聲又怎麼去遮掩？他乾脆抓住她的手和她十指緊扣，他想看她為他失神、想讓她隨著他一同墮落。她是他的姐姐、是他的戀人、是他的搭檔、是他的另一半、也是他想像中他們孩子的母親。他多少次期盼著她能理解他的心意、此刻他的感情似乎終於得到了回應。

「……不……行……小、佑……慢、一點……」

「……不要。……我不要。」

「……這樣……聲音會……會、忍不住……」

他沒辦法慢下來、他當然也不想停，血液裡的那點酒精早就隨著汗水蒸發了出去、失去了唯一的藉口現在又該如何繼續？他牽著她的手讓她慢慢趴進他懷裡，「……那這樣就……可以了……吧……？」

他用舌頭撬開她的雙唇，從未被人教導過這方面知識的他完全放任想繁衍的本能支配身體。她一邊抵抗一邊發出嗚嗚的聲音、而這只會讓他更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為她奉獻出去。



「……要、來了……」

離開她嘴唇的同時他把她抱得更緊。

「……不……不、可以……我們……是、姐弟……不要……那、樣……」

「……太遲了。是姐姐先開始的……是姐姐太任性了……。」

「……嗚……嗚嗚……！不……不、行……！不可以……！嗚……」

……她在哭。好可愛。好可愛。姐姐好可愛。她不會受孕的體質讓他在她身體裡盡數吐出的行為變得像一場模仿大人的遊戲，身體上的喜悅和滿足折磨著她帶著罪惡感的最後一點理性。而他已經決定好了起碼要在今夜遵從自己的內心，他會把他的一切、他的身體、他的人格乃至性命全都交到她手裡。

「……不……不能、再……」

「……這是對姐姐……太過任性的懲罰。」他的手撫過她的背脊，「……現在該……輪到我任性一下了。」

「……明天會……會、睡過頭的……」

「……那就……像小時候一樣……一起挨師父的罵吧。」

## 七

……好冷。

……渾身都……好冷。

她裹緊毯子、勉強睜眼看了看四周。屋子裡空蕩蕩的、除了她以外當然是沒有人。……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暈倒？雖然只是偶爾這樣、但每次發生後還是會覺得討厭。

「……佑……？」

她不知道為什麼要講出這個名字、她明知道不會有任何的回應。她用力嗅了嗅手裡的毯子、上面還殘留著最後一絲他的味道。

「……你在……哪裡……？」

沒人能給出答案。睡回去吧、睡回去就好了、睡回去的話一定可以再見到他。她有些疲憊地閉起還紅腫著的眼睛，一直為他留著的拉門的縫隙前似乎出現了誰的人影。

．．．

「……我回來了。」

他拉上拉門、隨後把什麼東西放在了架子上。她掙扎著想爬起來看看他的臉、可身上的被子對現在的她來說都顯得很重。

「……你就別亂動了。」他轉身坐到她旁邊，「……感覺好點了嗎？」

「……嗯。只是還有點累……」

「……已經是這個月第三次了。」

他沉默了一會才開口。他背對著她、她猜不出他臉上是什麼表情。

「……對不起。」

「……你沒必要道歉。」

「我知道我很礙事……」

「……沒有。」他望著地面，「……沒有。」

她會突然暈倒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只不過以前最多幾個月才會出現一次、這幾年也很少再出現過了。他們都知道她最近暈倒的次數變多、可能是因為他們自那之後經常一起做那種事，只不過誰都沒開口提及。她理解他為什麼如此焦急，在村子裡暈倒聽起來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次數多了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借口繼續糊弄過去，更不用說她要是在任務中突然暈倒的話會讓整個情勢變得多麼險峻。他們也沒有辦法對同伴坦白，因為他們現在已經不是可以得到照顧的孩子、而

是需要能隨時出陣的人型兵器。有瑕疵的刀不過是殘次品、被當作廢鐵處理掉就行。……而他絕不會允許那種事發生。

可能是出於對她過度的擔心、他現在就連衣服都恨不得直接幫她穿好，更別說是打水燒飯這些雜事、就連她訓練中間休息的水他都要準備上三種溫度。所有事都由我來做就好了、一切責任都落在我肩上就行了。他總是忙前忙後看起來很疲憊，而她也只覺得自己什麼事都沒能參與，兩人一對的隱刀明明應該一起承受一切，她也只覺得他把她剝離了出去。

她不喜歡這樣。

她昏倒的時候總會做一直尋找他的夢，不是他消失不見、就是他與她漸行漸遠。她知道他只是想力所能及地對她好，可她從來沒奢求過這麼多。就像以前一樣就好了、就像還沒一起做那種事之前就行了，只不過是昏倒而已……不會是什麼大事的、休息一下肯定就會恢復好的。她想好好地同他講明、但正值最血氣方剛的年紀的他哪裡聽得進去？他開始總是打斷她的話、她提出的建議也化作他耳邊的風掠了過去，他們有時候會因此爭吵、每次都以他的都是為了你而再次陷入沉寂。

不能這樣、不應該這樣，她是姐姐、所以該由她讓一切恢復到正確的軌道上去。她知道以他的脾氣好好講話他不可能會聽，但看著他靠在她肩頭想尋求一點溫暖的樣子卻讓她把那些強硬的話一次又一次地咽了下去。她無數次想在他解她衣帶的時候開口拒絕、可是總會敗給他的那句姐姐拜託你。她甚至開始有點迷茫、或許現在這樣才滿足了他心裡的期許？如果就那樣把他已經擁有的事物奪走、是不是有些過於無情？

可是情況的發展根本沒留給她繼續思考的餘地。原本劍術拔尖的他們在訓練時開始因為從未出現過的閃失被狠狠批評、休息的期間還要裝作聽不見同伴們的竊竊私語，回到小屋裡的夜晚也得不到一點平靜、最後就連在去任務地點的路上都會沒完沒了地吵來吵去。他們兩個誰都沒被好好對待過、當然不可能知道要怎麼去經營一段感情，雖然他們還是會相互撫慰對方的身體、只是無論怎麼做都缺了那天身上沾著的酒氣。

……最後一次了、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她呆坐在篝火前。真的要講嗎？真的要那樣說嗎？他能承受得了嗎？她想著他這幾天圍著她忙前忙後的樣子、他其實也沒有哪裡不好，他只是有點固執、只是年紀還小。

……乾脆等回到了村子再……

不行。回到了村子才會更難開口吧？現在在外面還能有點事情分分心……別再找藉口了、小時候都對他說過那麼多過分的話了，現在一樣也可以……也可以……

「……很噁心。」

不要……不要那樣看著我。別再繼續追問了。

「……啊、就是和你一起做那種事、很噁心。這下行了吧？」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別的辦法、都是為了我們兩個好。……我不是這麼想的、都是因為你太固執了。我……我……

我明明……也很……。

要是我們不是隱刀就好了、要是我們不是姐弟就好了。該停下來了、該像以前一樣了。別再那樣任性了、別再什麼話都不往心裡去了。別……

別離開我。

．．．

……要是能再早點注意到就好了。

好疼。好疼。好多好多的血。止也止不住、沾在手上黏糊糊的也很不舒服。

到最後果然什麼事也沒有做好。我沒能當一個好姐姐、我總是礙手礙腳、總是要讓你來照顧我。……明明都是應該由我來照顧你的。但我什麼都做不好。都是我的錯。我只知道欺負你、我只知道拿你撒氣……我總是對你要脾氣。我不應該把你丟在山裡、我很後悔、我不敢提、對不起……

好冷。越來越冷了。眼睛也開始看不清了。

……不、我還不能……我不能讓你……。可是你一個人一定也可以……也可以好好生活下去。你已經這麼強了、已經這麼可靠了、就算沒有我一定也……。只是我……我還沒來得及和你道歉……還有很多話……我都……都沒來得及……

## 八

「……佑？你在嗎？……我進來了喔？……哇啊！別、別一句話也不說啊……」

突然出現在門口的他把佐伊嚇了一跳。佐伊是村子裡同齡的同伴、和他們姐弟兩個的關係也還算不錯，偶爾也會和他們在一起吃晚飯。聽聞平日裡的夥伴傷勢重到要單獨隔離起來休養的消息、她決定過來看看他的情況。……畢竟村子裡誰都知道這對姐弟形影不離、他單獨一個人確實稍微有點讓人擔心。他的黑眼圈很重、看起來好像好幾天沒睡過好覺了，站在那乍一看有些陰森森的。

「抱歉。」他聽起來很疲憊，「……先進來坐吧。」

她跟著走進了他們的小屋，「我給你帶了些飯團……」

廚房裡空空的沒什麼東西、估計他這幾天連飯也沒怎麼吃。她把包著飯團的小布包放上了灶台旁的小桌，「……真是的。她很快就會回來啦！你多少也打起點精神……」

「……嗯。」

……他平時可不是會乖乖聽別人講話的類型。她轉過身背靠著桌邊，「喂。」

「……怎麼了？」

「……你怎麼了？我知道你很擔心她。……我們都很擔心她。但是不是……」好像問得有點太多了、可話都已經說到這裡了，「……」

是任務中發生了什麼嗎？……抱歉。你不想說就算了……是我多嘴。」

見他似乎沒有要開口的意思、她準備就這麼從門口出去，「……算了。那你記得吃點東西……」

「是發生了……一些事。」

她抬起頭，「……是什麼事？」

「……吵架。吵架而已。」

他沒辦法講得太具體。……但用吵架這個詞似乎也沒錯。不、倒不如說是被分手了才比較貼切……。他在心裡嘆了口氣。

「……我就猜到是這樣！不過真的是、你們兩個最近真的很不太平啊……同伴們都在說什麼……」

「……他們說什麼？」

糟了。好像真的有點講太多了。……就別再在這個時候繼續給他火上澆油了。她擺了擺手，「沒、沒什麼！就是那種一直都會有的閒話啦。……都是他們瞎說的、別太在——」

「……所以是什麼？」

「你、你聽了的話可別生氣……」她知道他要是開口追問肯定糊弄不過去，「……有人說、你們兩個是……是近親相……」

她沒辦法再往下說了。那真的是很難聽的一個詞。



「總之、都是他們亂講的啦！你也別太放在……」

「……是真的。」

「……什麼？」

「……我們做過了。我和她。」他頓了頓，「……我喜歡她。不是對家人的那種喜歡。……是對戀人的那種喜歡。」

．．．

……這是……在哪……？

能感覺到自己身上被繃帶纏了一層又一層。她舉起手看了看、上面已經沒有任何血跡殘留。陽光透過紙窗照在她的被子上、還能聽到幾聲清晨的鳥叫。……看來這是在村子裡沒錯。……是他……一路把我……？可是他在……？

「你醒了啊。」

「……師父。」她從被子裡坐了起來、傷口還有一點痛，「……我這是在……？」

「這裡是專門療養的地方。……你傷得太重、需要有人一直監視你的情況。」

「……這樣啊。那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

「你們還是先分開一段時間比較好。」

……可是好想見他。她想知道原因、但她沒辦法再繼續追問。……隱刀不應該問東問西、這是村子的規矩。她低頭盯著被子上並不熟悉的花紋，「……我明白了。」

「……跨過那條線就很難回頭了。如果執意如此……會走上一條很艱辛的路。」

師父的話似乎別有深意，「……藉這個機會好好想想吧。適當的分離對隱刀來說也很重要。」

「……是……師父。」

她沒辦法站起來、只能目送師父離開房間。坐起來對傷口多少還是會造成些負擔、她只好直挺挺地躺了回去。房間裡很安靜、安靜到會讓腦袋裡的聲音變得格外的清晰。

……好想見他。要是他能來看看我就好了……。可是他應該……不想見到我吧。

……但那樣的話又為什麼要救我？隱刀應當為了保證任務的完成丟棄重傷的同伴……

別傻了。你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救你。他一定會救你。不管你再怎麼傷害他他都會做一樣的事。

……我不是、我不是故意傷害他……

不是嗎？你不是一直在利用他對你的好嗎？不爽了就丟掉、不就是這樣的嗎？

……我沒有。……我是為了我們的以後考慮、我沒有想丟掉他！

你把他丟掉了。一次又一次。……但是他已經長大了、這次可不會再繼續黏著你了吧？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讓他滾得遠遠的。讓把你的一切都奪走的他滾得遠遠的。看著他因為你難過、看著他因為你發瘋。你覺得很有趣吧、對不對？

……不……我……

你最恨他了。沒人比你更恨他了。那麼努力地做一個壞姐姐、結果卻怎麼樣都趕不走他。都是因為他才變成這樣的、都是他的錯。你現在也還在這麼想吧？明明只要恨上你就行了。他足夠恨你的話、你就不會再有負擔了。

……什麼……意思……？

為什麼一直在裝傻？你明明知道是為什麼。你早就知道。你覺得裝作不知道的話就可以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不是那樣的。

……什麼……？

你不敢承認、你覺得自己不配。你恨的是一直在踐踏他感情的你自己、你恨他為什麼不就那麼棄你而去。

……。

你明明早就喜歡上他了、不是嗎？看他痛苦讓你也一樣痛苦、可你除了一直折磨他以外什麼也做不到。那接下來呢？接下來又該怎麼辦呢？一切都是你自找的。都是你應該承受的。

……夠了！別再吵了！別再……！

## 九

如果乖乖聽姐姐的話、姐姐就不會生氣了嗎？

那個時候的他應該還很小、他記憶中的視野很低很低。那天她格外的沒耐性、抓著他的手把他領到了那個女人那裡。

「去找你的媽媽吧！」

她站在房間門前手叉著腰。他拼命搖著頭、可小小的他什麼都說不清。他抓住她衣襬的手被她強行掰開，「去找媽媽！別來煩我了！」

他被她推進了屋子裡。她毫不猶豫地拉上拉門，為了防止他再跑出來、她還特意在門前停了一會、確認他沒有試圖往外跑之後才扭頭離去。

「……咳、咳……媽媽……？」

房間裡的煙霧很大、嗆得他咳了幾聲。那個女人手舉煙斗坐在房間中央，「……小佑啊。怎麼了？」

「……姐姐……叫小佑來……來找媽媽。」

「……媽媽沒空。去煩你姐姐吧。」

「……媽媽……」

那女人對著他吐出長長的一口煙。在他心底裡也是想要被母親疼愛的、於是他鼓起勇氣上前環住了那女人的手臂。他只是不想一個

人、只是想要幾個抱抱，可他像個小皮球一樣不斷地被姐姐和媽媽踢來踢去。

「……你很吵。」

「……嗚……？」

她噉了一口煙，「我幹嘛要生下你？」

他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只能怯生生地望著自己的母親。

「……早知道那傢伙這麼沒用、說什麼也不要生下你。」

「……媽媽……」

「……現在可好、嫁進這麼個窮酸的地方，還要多花錢在你這個累贅上。」

「……不要這樣……媽媽……嗚……」

「……還有你那個姐姐、生那種噁心的病。不然早就能把她賣掉了。……或者病死了也好、起碼不用在家裡……」

「……不要！不要這樣講姐姐！媽媽不要！……嗚嗚……嗚嗚嗚……」

好痛。

那女人的一巴掌讓他重重地摔在了榻上。他很痛、很害怕、只能大聲地哭泣。而哭聲似乎令那女人對他更加不滿，她把手裡的煙斗放在一邊、回身拉開抽屜似乎在尋找什麼東西。

「……小佑錯了！不要、不要！嗚嗚……媽媽……」

那是根專門用來縫麻布的針。因為它比一般的針長上許多、所以拿來扎他撒氣更加便利，只要控制好力道也不會留下什麼痕跡。手臂太細太過明顯，身體的話不太容易扎進去，最好下針的地方是大腿、既能扎很深又足夠隱蔽。

這種事甚至在他有記憶之前就開始了。

剛誕下他的時候、那個女人對他似乎還有些母愛。他小小的、肉乎乎的、被包裹在小花布裡、有著和那個男人一樣的淺色眼睛。她聽信了那個男人的話、他說她只要誕下他們的孩子就會立刻把她接到家裡去。她相貌算不上出眾、跳舞彈琴的技藝也平平，不可能當上太夫的她把這當作了唯一的出路。結果真的到被他娶進家裡時、距離當時已經過去了三年。

她幾乎不記得這三年是怎麼度過的。她多少次想放棄等待，就那麼掐死這個孩子、然後再去找另一個可以為她贖身的男人。但她做不到，就算他再礙事、那也是她懷胎十月才誕下的孩子。他還什麼都不知道、只是抓著她的手叫著媽媽媽媽，她一遍一遍求著他們讓她把他留下、同時還要等待著那個男人的根本不知道會不會被履行的承諾。她太累了、那天她陪著客人喝了很多很多的酒，而那天的他哭得說什麼都不停。她從抽屜裡翻出最粗的一根針、然後對著他的腿扎了進去，他疼壞了也嚇壞了、嚇呆了的他的哭聲居然漸漸小了下去。

他害怕這樣的媽媽。

終於熬到離開遊郭去往新家,她以為終於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時才意識到、那男人自第一次相見時就在說謊話。他從未說過他還有過一房正室、還有過一個孩子，也並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那樣闊綽。可她已經什麼選擇都沒有了。她本想真的就此開始做好一個妻子的角色、盡上一個母親的職責，而那個男人沒安分兩天就又開始把家裡的米換成

錢去外面享樂。她開始記恨那兩個繼承了他那雙淺茶色眼睛的孩子，她慫恿那個男人把年紀大一點的女兒賣掉、兒子則可以留在身邊繼續當出氣筒，高興了就給一口飯吃、不高興就扎他餓他讓他滾到一邊去。

可什麼都沒能順了她的意，生了病的大女兒賣也賣不上個好價格、自己的兒子也開始天天和那個小姑娘混在一起。她看著面前又痛又怕、捂著嘴不敢哭得太大聲的曾讓自己那麼疼愛過的孩子，現在只能感覺到一點痛苦被中和的平靜。

從那女人的房間出來時天已經黑了。他還不會數腿上被針扎的次數那麼大的數字，飯也沒得吃的他很快就連哭的力氣也沒了。他回到那間唯一能讓他感到安心的小房間前、小心翼翼地踮起腳拉開了門。

「……你怎麼回來了？」她剛鋪好被子準備躺下，「不和媽媽一起睡嗎？」

他搖了搖頭、看起來相當委屈，「……姐姐。……小佑要和姐姐睡。」

她有些納悶、小孩子應該都是想和媽媽一起睡的才對，但她什麼都沒問。她從放被褥的小隔間裡抽出來一個有些舊的小枕頭、擺在了自己的枕頭旁，「來吧。和我一起睡吧。」

她其實也並不知道要怎麼哄小孩子睡覺。她看著他躺在自己像他這麼大時用的小枕頭上、輕輕伸手把他摟在了懷裡。姐姐的懷抱很暖和、姐姐聞起來也香香的，照著姐姐吩咐的去做雖然很痛很可怕、可姐姐真的沒有再生氣了。他用臉在她的胳膊上使勁蹭了蹭，她學著曾



經母親哄她睡覺時的樣子，一邊拍著他的背、一邊輕聲為他唱起了不太熟練的搖籃曲。

## 十

明明最開始只是想和她一起玩而已。

接下來是想和她一起睡、想再聽她唱起歌。想讓她不要哭、想讓她開心起來。

……想保護她。想讓她依靠我。想每天晚上都抱著她。

想和她一直在一起。想讓她明白我的心意。

想讓她不要離開我。

但她總是想丟掉我。

……也只有兩次而已。只有兩次。

還想要多少次？有了第二次還會有第三次。可你已經可以一直和她在一起了、已經是她的搭檔了。還在怕什麼？

……我不想只是和她做姐弟。……也不想只是和她做搭檔。

你想要的太多了。

可是她已經給過我了。……再收回去太過分了。……對我來說太過分了。我明明那麼……我只是想讓她再多依靠我一點。

她不喜歡你。她也沒那麼需要你。

……不是的。如果她……她真的不喜歡我、那個時候為什麼還要推開我替我受傷？況且她……她在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就會想找我。在那個時候……她很需要我。

那你應該知道要怎麼做了？

……什麼？

你知道她對你的心意。你也知道她在什麼情況下才需要你。那只要讓這個情況一直持續下去不就行了？

但是那樣……她會……她會不開心。

那你呢？你很想那麼做吧。她總是那麼任性、你就不可以任性嗎？她說了那樣過分的話。偶爾也讓自己滿足一次吧？

……但是……

她會理解的。她有一天一定會理解的。如果她也喜歡你、那她一定也會理解你。從今以後再也不用再擔心她會離開你了。你該懂了吧？

……不用再擔心她會離開我……

只要伸手把她抓住就行了。

只要我……把她牢牢抓住就行了。

．．．

閒言碎語在這小小的村子裡傳開都用不上半天。

他手裡提著剛買好的東西沿著山路往回走著。終於到了她休養好了的日子、估計稍晚一些她就會回來了。她會恨我吧？她好不容易才交到了朋友……就這樣被我……。但只要讓別人都孤立起她、她就只能依靠著我了。就像小時候一樣、就像一直以來應該的那樣……我們只有彼此就夠了。

……總有一天她會理解我。就算在那之前……她會一直恨我。

「……佑？」

他拉開小屋的拉門、沒想到她回來得比他想得早了一點點。她看起來有點恍惚、發白的嘴唇也顯得憔悴。她原本的衣服還沒來得及修補、此刻她只得裹著一件傷員專屬的淺色和服。

「……抱歉啊、沒能去接你。」

「……沒關係。」

……好可愛。她好可愛。看起來有點苦惱的她好可愛。他把拉門拉上、放下了手裡的東西轉身坐到了她旁邊。他克制著自己快流露出來的興奮，「……怎麼了？」

他當然知道怎麼了。那些無聊的同伴估計會當著她的面議論她、而她也不會好意思把他們到底講了些什麼說出口。一切都和他想的大差不差、接下來只要再……

「……我……就是聽到了些……沒什麼。……佑……？」

她不太能把事情藏得住、這點也很可愛。他牽住她的雙手，已經快忍耐不了了、現在無論他對她做什麼她都沒辦法反抗了。他輕吻著她的手腕，這是他的、這全都是屬於他的。

「……姐姐。」

「……怎麼……？」

他湊到她面前，「……姐姐。」

他對著她微微笑著、她卻覺得有些可怕，哪裡似乎不太對勁……他伸手撥開她臉頰旁的頭髮。好漂亮、她好漂亮。為什麼重傷過之後比以前還要漂亮？他咬住她的耳垂、手也伸進了她衣服的前襟。……果然裹胸都還沒來得及纏。他握著她胸前軟軟的一團，這裡也很可愛、能被剛剛好握住也很可愛。

「……等、等等！不是都說了不要再——」

她還有點虛弱、想推開他但卻使不太上力，他以前從來不會這樣完全不聽她的話、這又是怎麼了？他抓著她抵在他胸口的手向前一推、逼著她向後仰了下去。

「別、別再開了！我不要做了！」

她不想真的對他動手、但他根本什麼都聽不進去。她抬起腿想踢他的肩膀、他卻反手抓住了她的腳腕。……很不舒服、很不好、別這樣做了！她想扭腰借力用另一條腿踹過去、可小腹上剛癒合的傷口還不太允許她這麼做。她用兩手撐著身體想向後退，他卻抓起了她的另一隻腳一齊向後拖。

「……不要！不……」

他跨坐在她身上、壓著她的腿，一隻手就按住了她兩手的手腕。別這麼做、不要這麼做、求求你了……快點講出來、告訴他不要這樣做……！可她就連把嘴張開都做不到、更別說想發出些什麼聲音了。她整個人僵在那裡，為什麼要做和那個男人一樣的事？……已經不一樣了、我已經不是小時候的我了、我已經有力量了、我……

我明明都準備好要告訴你我喜歡你了。

動不了、哪裡都動不了。……放開我、我真的很害怕、不要再這麼做了……快點講出來、身體快點動起來！……好痛、弄痛我了、我……

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都是我應該承受的。

她第一次發現他其實和她所謂的父親長得那麼像、像到讓她回憶起了那個六歲的無助的自己。只要別把我賣掉、想讓我做什麼都行。很痛、腿間的地方很痛。髒兮兮的、黏糊糊的、我不喜歡、別再這樣做了。別再……

被他吻住時感覺還是很好，他的味道還是能讓她感到安心，只是看見那張臉也能讓她喜歡得要命。她不知道現在自己是什麼感受、她現在又應該有什麼感受？就算他做出了這樣討厭的事情、她也沒辦法對他有什麼恨意。好不容易才接受了自己喜歡他的事實、好不容易才

準備好了和他一起面對接下來的所有，現在全都崩塌了、什麼都沒有了。接下來要怎麼辦？這之後要怎麼做？

明明早一點發現、早一點承認就不會這樣了。

她甚至開始懷疑這是不是對她小時候想讓他消失掉的懲罰。她一直很後悔、她一直很自責。但誰也不會知道的、所有人包括他都只會覺得她是個想丟掉弟弟的壞姐姐罷了。這是我應得的、這一切全都……如果你想這麼做的話、那就全由我來承擔就行了。就像以前我踐踏你的感情一樣、從現在開始也那麼對待我就行了。我會就這樣贖罪、然後我們就這樣……再也不離開彼此。因為我……

因為我喜歡你。

……不是姐姐對弟弟的那種喜歡。是對戀人的那種喜歡。

## 十一

他們一起做了個很長很長的夢。

她夢見他孤身一人在船上漂泊了很久很久、他夢見她一個人漫無目的地尋找著些什麼。他把她身上的毯子往上拽了拽，她睜開眼望向他的眼睛。

「……再睡一會吧。距離出發還有一段時間。」

「……沒關係。」

篝火燃燒的聲音令人安心。她揉了揉眼睛、坐起來擠到了他懷裡。她把毯子披到他肩上、又把手搭到他手心，「……船都準備好了嗎？」

「……嗯。」他揉了揉她的手，「不用擔心。」

「……我感覺不太好。」她盯著面前的篝火，「……那黑船……」

「……不會有事的。」他用下巴蹭了蹭她的額頭，「……我會保護好你。不會有事的。」





其實誰也沒離開過那個夏天。

# 夏天結束了

—

他又做了那場夢。

夢裡的她一身純白無垢，他伴她沐浴著月光一起離家、到一幢大屋前停了下來。她對他微微點頭行禮、接著獨自一人進到了那道把他攔在外面的門裡去。屋內他看不清楚臉的男人把她摟進懷，吻著她的嘴唇解著她的衣帶，他矗在門前腳像灌了鉛、雙眼卻眨都不眨無法控制地想繼續去看。他想伸手拔刀、想撞破那扇令人生厭的門沖進裡面把她帶走，可當他低下頭，大臂之下空蕩蕩的、只剩污濁的血不斷滴下來。

迷戀一個人到某種程度時也會想得到旁人的認可和祝福、但他知道他永遠也得不到，他一生都會被框在那個身份裡，假裝為她開心然後親手把她送到別人那裡去。那身白衣不會是為他而穿、那抹笑容也不會是為他所展，嫉妒的火苗扼住他的喉嚨自內而外把他點燃。那就把一切都燒成灰、讓火光沖上天驅散開黑暗，化成餘燼之後融為一體、從今往後再不分開。

．．．

「……小佑……？」

胸前的布料被濡濕了一片，她有些慌了神，「……怎麼啦？做惡夢了嗎？」

「我沒事。」

他推開她、一口氣從榻上坐了起來。還沒乾掉的眼淚卡在眼角、用力眨了幾下也沒能把它趕下去，腫起來的眼皮擠壓著眼眶正不斷發疼。

「……佑？沒關係、現在還很早呢！再睡一……」

小屋的拉門被重重關起、留下她一個人揉著惺忪的睡眼發呆，嘴裡的最後兩個字還沒來得及說完。……這又是怎麼了？一大早脾氣就這麼……

冰涼的井水激得他一愣、腦袋都跟著停止運轉了兩秒。隨使用衣袖糊了把臉、他用力揉搓著剛被井水凍得發紅的手。明明是長在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可盯久了還是有點怪，……以前手指的關節也是這樣粗嗎？師父告訴他、那只是因為他的手在慢慢適應長時間握刀的感覺。

……可她手不是那樣的。她的手還是又細又好看，只是他最近才注意到她的手指沒有印象中的那麼長，和他的手握在一起時感覺小上了一圈。他看著自己在井水裡的倒影，……下巴上的那點鬍子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前幾天才剛用小刀剃掉了……肩膀好像也比以前寬了些，而且聲音也……

他最近都不怎麼喜歡和別人說話了、雖然以前好像也沒有喜歡過，他原本沒覺得有什麼、直到有一天她捂著嘴笑他開口的時候像隻小鴨子，急得他趁著別人都在休息的空檔一個人留在訓練場自言自語。……聲音倒是沒有像真正的大人一樣那麼低沉，只是很嘶啞、自己聽久了也會覺得不舒服。

你長大了、這些都是成為男人的標誌。村裡的前輩用手掌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應該開心才對吧？

我……

要是在村外、你都到該談婚論嫁的時候了。

談婚論……嫁？

他下意識地看向還在練習場奮力揮劍的她，那一瞬間很多想法塞滿了他的腦子。她比他年長，如果沒能來到村子、是不是她現在已經嫁作了他人之妻？從小就在村子裡生活的他有些缺乏常識、但即使如此他也知道弟弟是娶不了姐姐的。這是基於倫理道德的考量、可他想到這句話就有一股莫名的火氣。

……她揮劍的樣子真好看。

長大兩個字對於他而言可怕又複雜、而他在她眼裡只是出落得更漂亮了而已。

她比你大多少來著？兩歲？……正是好年紀。……不知道會便宜了村裡哪個傢伙呢。

……什麼？

你還不知道嗎？就是那種事啊。到了這個年紀、多少都會想去試試吧？……雖然多數人都會和自己的搭檔解決，不過也有你們兩個這種情況……畢竟你們是親姐弟、對吧？

他的心情很糟糕，遠遠地看著她也平靜不了。……她會有那種想法嗎？她也有想做那種事的時候嗎？他不知道。他總是覺得他們距離那個年紀還很遠。

……聽說那幫修行「飾面磨法」的傢伙們都很會討人歡心。……我正好知道有幾個傢伙正在尋找練習房術的對象，男女都有。怎麼樣、要不要在幫你自己挑的同時也幫她挑挑？

……我……還沒考慮過。……而且她的事她自己考慮就好。

你幫她挑她也會開心的。就像出嫁也是一樣，從新娘家到未來夫家的那段路都是要由兄弟陪同新娘一起過去呢。雖然她沒有白無垢穿、你也多少盡一些心意……

……先……不用了。……謝謝。

他咬牙切齒地從嗓子眼裡擠出了最後兩個字。村子裡年長的傢伙們平日裡相處起來明明感覺都還不錯、可每當他們提到她的時候他都覺得有些令人作嘔。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人有資格幫她做決定、為什麼總是把那些強加在她身上的東西說得那麼理所應當？什麼「便宜了哪個傢伙」、那是什麼話？姐姐她才不是什麼會被別人撿走的便宜，她是我的……

……如果能和她……那我會是最幸福的……

他又把腦袋扎進了井水裡。

……我病了、我一定是病了，我怎麼也開始和那些傢伙們想一樣噁心的事情了？那天之後他每晚都在做相同的夢，他不知道結婚式還有些什麼別的步驟、所以只是來來回回地重複陪她走去結婚對象家的那麼一段，他也沒見過真正的白無垢長什麼樣子、在他夢裡的白無垢看起來只是漂白了的隱刀和裝。他本以為長大是令人欣喜的事，是能出更多任務、能承擔更多責任的象徵，但實際上呢？他只覺得周遭的鳥叫在折磨他的耳朵。

他氣沖沖地回到了屋子去、十幾歲的年輕人心裡總是有放不完的火，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氣些什麼。他拉開小屋的拉門、屋裡的景象讓他整個人僵在了那裡。

「……小佑！早安。……正好我剛做了飯糰、要不要來一起……」

「……你為什麼穿成這樣？」

「……我？我平時都是這樣穿的……」

他在無理取鬧。

我在無理取鬧。

相同的話同時出現在了他們兩個的腦袋裡。她穿得和平時一樣、就是剛剛起床腰帶沒怎麼系牢，再加上還在屋子裡折騰著弄早飯、胸口的衣襟處開口是比平時大了一點點。她在有些方面比較遲鈍、一直都在一起生活讓她不知道要避嫌，可是好歹我也是個男——

他突然覺得自己很悲哀，明明昨晚還和她擠在一起睡覺、現在卻在對她發不知道哪裡來的火。

因為我是個男人、是這樣嗎？

他沒有接過她手裡的飯糰，他實在是一點胃口都沒有了。

## 二

夢的內容改變了一點點。

他和她好像直接到了那幢房子前、又或者是那一段路變得比平時短了許多，他的每一步都那麼沉重、沉重到她在途中對他講的幾句話他也全都沒有聽見。他還是和之前一樣看著她進了屋子，然後……

他吞了口口水，他想和裡面的那個男人換換位置。她的嘴唇會不會很軟？她那麼喜歡吃甜食、舔上去會不會也是帶著點甜？還有她的、她的衣服裡面……胸前……

……別、別想了！她可是我的……

他拎著髒褲子盯著剛打上來的一大桶井水發呆。……幸虧她今天沒醒那麼早。他在櫃子裡翻騰乾淨的下著時生怕她突然醒過來，可是好像沒多久前他還能坦然地在她面前換衣服。

……糟糕透了。

被弄髒的那一塊味道真的很糟糕。為什麼偏偏遇上這種事的是我？他知道他再也沒辦法就那樣和她擠在一起睡覺了。換作是別的隱刀會怎麼做？他們都不會對著自己的搭檔胡思亂想嗎？他擰乾剛洗好的褲子、搭在胳膊上慢吞吞地向回走著，是不是如果我是個女孩子、是姐姐的小妹妹、就不會有這些沒完沒了的討厭的事了？他灰溜溜地拉開拉門，「早安、姐——」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房間裡沒有人、小灶上也沒有她做過早飯的痕跡，他的心撲通一聲墜到了底。

她生氣了。

．．．

她是個脾氣很溫和的傢伙。

著急了也不會去催、吃虧了也不會特意去講，不太開心的時候不會說出口、要做不太喜歡的事也不會表現得怎麼樣。這樣的她生氣來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激烈的言語，只是身邊像多了個無形的罩子、把她和他中間隔開了一塊。

「姐姐、晚上想吃點什……」

她直直地從他旁邊走了過去。早上她提前離開房間沒有吃早飯，上午訓練時她也一句話都不講。午飯的空閒直接不見人影、下午訓練的時候她也一直當他不存在。只要她想、這場把他當成空氣的遊戲就永遠沒個完。她想從中圖點什麼嗎？她想聽他好聲好氣地求她、跟她道歉、承諾主動收拾小屋或是幫忙做飯來補償她嗎？好像也沒有。她就是不開心、因為她早上起來第一眼沒有看見他而生起了悶悶的氣，只是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件事、因為她永遠也不會特意去提。

就像她對他好像有點除了親情之外的感情這件事一樣、她永遠也不會特意去提。

．．．

糟糕透了。

每天都糟糕透了。

無論是總會在早晨莫名其妙髒掉的下著、休息時聚在一起嘖嘖喳喳個沒完的同伴、還是半夜睡覺時和她中間那段看似沒多少卻怎麼也縮減不了的距離，他覺得他已經一點應對這些事的精力都沒有了。他開始盼著能完成試煉出村做任務的日子、離開這片一年四季看起來都差不多的竹林讓自己喘口氣。他偷偷瞄向坐在他旁邊喝水的她，他知道她的氣還沒消下去、她現在對他還是愛搭不理，所以他也儘量忍住想去煩她的慾望、讓她有個小空間獨自靜一靜。

可是情況完全沒有好轉。她整日泡在大屋裡、直到他已經躺下準備闔眼時才能聽到她拉開門進屋的聲音，她喜歡什麼就讓她去做吧、她也不可能一輩子不和我說話吧？他努力把心態放平、直到那天同伴的竊竊私語飄進了他的耳朵裡。

「……你說她有喜歡的人了？真的呀？那對象是……」

「……是那幫會化妝的傢伙其中之一！她最近總是丟下她那個弟弟往那邊跑，明明以前他們倆都黏在一起……肯定是……」

肯定是心裡有喜歡的人了。

他握著拳、指甲扎進手心，年紀相仿的同伴裡面只有他和她是姐弟、被同伴們議論的肯定不會是別人。所以是因為這個嗎？不理我是因為有了喜歡的人之後覺得我很礙事嗎？那群會化妝的、修行飾面磨法的傢伙們在找練習房術的對象，她每天那麼晚回來、是在……

陽光晃得他的頭好暈，他覺得胃裡的東西馬上就要反著從嘴裡湧出來了，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一天來得這麼早？為什麼之前一點徵兆都沒有？為什麼一句話都沒有告訴過我？我才是和你生活在一間小屋裡的那一個、我才是從小和你一起長大最了解你的那一個、我才是每天要和你一起訓練的那一個，我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搭檔、是你的……

他跑回屋子縮進了角落裡，他想就這麼變小、變透明、變成屋子裡的灰塵飄出去，或者是被突然塌方的天花板砸進地裡去。無助感把他一層一層繞緊，他喘不上氣也看不清東西。他想做她的一切、但他唯獨不想當她的弟弟，血緣把他們綁在了一起、可這看似和他想要的沒什麼不同的紅線偏偏不允許他們再向彼此多邁出一步去。

「……你……」

門被突然拉開，他抱著膝蓋呆在那、臉上還掛著兩行沒來得及抹去的淚痕。

「……你在……做什麼？」

她的語氣冷冷的、像是冬天外出不小心一腳踩進了雪坑裡。

「……我忘記收拾碗碟了。我現在就去……」

他用手背使勁蹭了蹭眼睛、起來抱著小灶上那幾個還沒來得及洗乾淨的小碗一口氣沖出了屋外，臉上那可憐兮兮的委屈表情完全還是小時候的那個小哭包。

……我是不是做得太過火了？

她最後什麼也沒來得及說，她也並不想代替他去井邊洗碟子。這麼久沒搭理他、她其實自己也開始覺得有點沒趣了。可她也不想做先低頭認錯的那一個，我又沒什麼錯！全都是因為我的笨蛋弟弟不知道要來多跟我說話、這件事才鬧騰了這麼久！明明他早點來跟我道歉的話……

而可憐的他到現在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因為些什麼生氣。他用水沖洗著手裡的小碗，井水沒有之前那麼涼了、她的氣會一直生到夏天去嗎？不過她剛剛和我說話了……，想到這裡他又有一點點高興，真想和她多說幾句話，都好幾天沒被她抱著睡了、到了夏天肯定更抱不成了……。……可是她已經有喜歡的人了、她還會想來抱我嗎？……現在也不是可以對她隨意撒嬌的年紀了……

他停在小屋門前，剛才從井邊往回走時他就聞到了一股若有若無的魚香。……有誰在煮魚嗎？這個時間、估計她已經到大屋那邊去找別的小伙伴一起吃晚飯了……。他揉了揉已經開始抗議的肚子、拉開了屋門。一瞬間他還以為他看錯了，她正蹲在小灶前用木棍戳著裡面的柴，上方的小鍋裡咕嘟咕嘟地冒著泡。他用力聞了聞，是魚、煮得又香又爛的魚，她最會煮魚了、加上些豆腐簡直好吃到不行。……是準備和他一起吃飯嗎？這可是個好機會……。他小心翼翼地挪到她旁邊、彷彿自己只要聲音大一點她就會像隻受驚的小鳥一樣飛走。他放下剛洗好的小碗，「……今天……不去大屋嗎？」

「嗯。」

「那需要我……幫你點什麼嗎？」

「不需要。」

她努力維持著不冷不熱的語氣，快和我說話！她的心裡在大叫。她已經為他搭好了台階、現在他最好能痛痛快快地从那上面下來。……這可比訓練還要緊張多了。他不敢貼她太近、生怕她又會跑遠，……現在該怎麼辦才好？先道歉？可是如果她問我在道什麼歉該怎麼答？……輕輕碰碰她看她會不會有什麼反應？不行、太冒險了！果然還是去找找能做的事吧、比如檢查一下還剩多少柴……

「……差不多可以吃了。」

她的聲音聽起來悶悶的。她盛了兩碗米飯、隨後把魚湯澆在了上面，這一步時間會比較長、因為她要先挑那些看起來沒刺的魚肉放進小碗。他一直以為那只是她的習慣，而實際上她這樣做是因為小時候的他要是吃到了魚刺就會哇哇大哭起來，很吵鬧、她不喜歡。她和他端著小碗並排坐在榻上、中間的距離不近也不遠，他盯著碗裡飄著香氣的魚湯、在心裡挑揀著適合這個場合的詞句。

「……好吃嗎？」

「……嗯。」

她用筷子戳著碗裡的魚肉、彷彿剛才先開口說話的不是她一樣。他夾起一大塊魚跟米飯一起塞進了嘴裡，魚肉軟軟的、米飯香香的，貼近魚皮處的油脂下肚突然帶給了他不少勇氣。……反正情況也不會更糟了。他放下筷子，「……姐姐。」

「……怎麼了？」

「……你是不是有喜歡的人了？」

這小子在說什麼傻話？現在是問這種事情的時候嗎？她皺起眉，「你在說什……」

「……是因為他你才不理我的嗎？……能不能不要這樣做了？就算你喜歡別人、也不要……也不要不理……」

魚湯裡混進太多眼淚的話肯定就不好吃了，可是一眨眼睛它們就會撲簌撲簌地掉進碗裡去。這些天來他實在是太疲憊了，他睡不好覺、做討厭的夢、早上總是莫名其妙地要多洗一次褲子，白天訓練的時候會被她刻意無視掉、吃飯的時候也都要自己一個人吃。……理理我、陪陪我、別生我的氣了！他太委屈了、香噴噴的魚湯他也吃不出味道了，他把碗放到一邊、手伸進衣襟裡摸索著手帕。要學會使用手帕、不要總是用髒兮兮的袖子來擦臉，哭起來不要沒完沒了、因為那樣是小孩子才會做的事。他想著想著哭得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大聲，教給我這些事的姐姐、怎麼就會喜歡上別人了呢？怎麼就會因為別人而不理我了呢？如果長大就是要獨自一人無聲地咽下所有的委屈、那我寧可一直當個小孩子。

這一下把她也嚇壞了，她手忙腳亂地放下碗坐到了他身邊去。……笨蛋、哭包、小傻瓜！那笨笨的扎著卷卷辮子的小腦袋裡每天都在想些什麼事情？她摟住他、輕拍著他的背，「好啦、好啦，乖乖小佑，不哭不哭、不委屈……」

用來哄人的完全還是對小孩子的那一套，不過在他身上仍舊百用百靈。他啜泣的聲音漸漸小了下來、呼吸也慢慢變得平穩，她拉住他的手、看著他那雙和自己差不多的眼睛，「我並沒有喜歡的人喔。」

其實也不是、但她自己還沒意識到。

「那你、那你為什麼不理我……？」

因為你很笨。她很想這麼說。她揉著他的臉，「……先去洗洗臉  
然後吃飯吧。好不好？」

### 三

那天他終於睡了個好覺。

已經比她高上半頭的他擠在她懷裡實在是有點勉強，但他不在乎、她也沒在乎。她最後也沒有告訴他這幾天不理他的原因，不過對他來說、只是聽到她沒有喜歡的人這句話就已經足夠了。讓她消氣、與她和好，然後生活就會回到以前的樣子吧？終於過了幾天不用擔驚受怕的日子，他恢復了些精神、甚至訓練的時候還被師父表揚了幾句。她也沒有總是待在大屋跟別的同伴一起玩了，結束一天的訓練後他們回到小屋一起煮煮飯、一起聊聊天、一起咯咯笑。一切看似都很好、直到那天晚上她剛洗好澡、頂著濕漉漉的頭髮坐在榻上，他還是像以前一樣幫她梳理頭髮、用布一層一層吸走上面的水好讓它快些乾掉。她的腰帶系得隨意、她的頸邊聞起來很香，他覺得自己身上好像有哪裡怪怪的、不過他也沒多想。終於等到她把頭髮晾到差不多乾、他抱著她一起躺了下去。

「小佑……你口袋裡有什麼忘記拿出去了？……硌到我了。」

「……嗯？」

口袋裡明明什麼都沒有。因為害怕會硌到她、他每晚睡下前都有仔細檢查過。

「……有東西硬硬的、卡到我的腰了……」

她嘟囔著，到底是什麼東西？是不是把訓練用的道具遺落在口袋裡了？她伸手摸索著腰後硌著自己的硬物，「你看、就在……小佑？」



他吞了口口水，腦袋裡一片空白、四肢動也動不了。

她又捏了捏，「什麼呀、還有點彈彈的……」

他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現在該怎麼辦？叫她停下來？還是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她的手還在他腿間比她多出來的那一塊上摸來摸去，他覺得自己快要爆炸了、於是用盡全身力氣蹭地一下坐了起來，「我、我確實把道具忘在口袋裡了！我這就去拿出來……」

……忘記把口袋裡的東西拿出來、為什麼要跑到外面去……？

她趴在榻上看著剛剛被砰的一聲拉起來的門，嗯……？

．．．

「你有幾天沒有過來找我啦、小瑾。」比她年長幾歲的漂亮前輩放下手裡的筐紅，「怎麼樣、跟弟弟的關係還好嗎？」

她搖了搖頭、走過來坐到了前輩旁邊。

「嗯……怎麼啦？」見她無精打采的樣子、前輩看上去也有些擔憂，「……是吵架了嗎？」

「……沒有。」她嘆了口氣，「……他好像不太想見到我。……最近突然開始的。」

「你們關係不是很好嗎？」

「可能只是我自己覺得關係好……吧。」

她能感覺到、他已經刻意試圖避開她了好多天。除了訓練時一定要在一起之外、她和他說話他也不理睬，她想像平時那樣抱抱他時他也會躲開，睡覺的時候他更是找了很多藉口、好像要一直等她睡下才會在榻的另一頭躺下去。

……他是不是討厭我了？

一切對她來說都很摸不著頭腦。為什麼才和好了沒幾天就不想理我了？她覺得惱火，怎麼能用我最擅長的手段來欺負我呢？我明明什麼都沒有做。前幾天那個主動煮飯想和他和好的自己真是傻得沒邊。趁著訓練的空檔、她靠在倉庫牆邊的陰影處偷偷盯著他看，……是喔、和別的女孩子講話可比和我講話有趣多了。腦袋裡蹦出來的陰陽怪氣的話語一句接著一句，訓練時她也心不在焉，最後還因為表現不

佳被師父罵了一頓。她肚子裡窩著一團火、可那個總是被她拿來撒氣的小哭包根本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垂頭喪氣的她最後只能跑到前輩這裡來尋求點安慰。

「男孩子都是這樣的吧？畢竟這個年紀……是不是有了喜歡的人、不好意思對你講？」

她的心情更糟了。算了、無所謂、不關我的事！他不搭理我、那我也不搭理他！要是師父就此把我的搭檔換掉了才好呢。反正我從小就討厭他、我一點都不在乎他、我……

...

……果然又跑去那群會化妝的傢伙們那邊了。

……不是說沒有喜歡的人嗎？為什麼還是要去那邊、為什麼沒有和佐依他們一起待在大屋？

他陰森森地站在那條通向他們小屋的小路邊，這段時間他也偷偷地在村子裡搜集了一些情報。她常去的那間屋子——那裡住著一對善於化妝和潛入的前輩隱刀，好巧不巧他們也是一對姐弟，那位弟弟——以他的年齡來說應該叫人家哥哥——因為長相很受村子裡的姑娘們歡迎。所以如果她喜歡上那位前輩的話、那也一點都不奇怪。可是他自己主動避開她的、他又有什麼可以拿來抱怨呢？要怪只能怪這具總是會對她有奇怪反應的身體、要怪就只能怪……

他回到小屋、脫下外衣蓋在了腿上，鬆開褲帶順著縫隙把手伸進去，……他也開始有些慢慢習慣這種事了。最後的那麼幾秒能讓他短

暫忘記罪惡感，手只要上下擺動一會就能獲得點平靜。他閉上眼、回想著她身上那些偶爾會從布料之下暴露出來的部分，要怪就只能怪…  
…

……我是一個對自己的姐姐有著醜陋想法的、很糟很糟的弟弟。

．．．

「噢、今天怎麼過來和我們一起吃飯啦？」

「前輩他們要出任務去了。」她坐到了佐依旁邊，「好像很緊急、今晚就要出發……」

「……這樣啊。」佐依接過她的小碗、為她盛起了粥，「……你也別太擔心了！他們肯定會平安無事地回來的。」

她心裡有點堵得慌。這些日子裡除開她與他之間的尷尬氛圍，村子裡也壓抑了不少。年長的同伴們笑著離開村子、回來時就變成了推車上的一塊白布。他們站在新供上的小地藏像前雙手合十，她突然意識到每個人的結局好像都是這樣，被包上白布、被塞進桶裡、然後埋到地裡去，最後再由他們一起立上一尊新的小地藏像。只不過是早或晚的區別而已。她每次路過那些小地藏像時都會多看上幾眼，以前的數量也是這樣多嗎？遠看的話甚至都連成了片。那些獨自活下來的隱刀前輩們去哪裡了？她再也沒聽到過他們的消息了。都是幕府的傢伙做的、黑洲和德川幕府之間有抹不去的仇恨，隻言片語隨著風吹竹葉的聲音迴盪在她身邊，要聽從藩命、要好好訓練，為即將到來的和幕府的戰爭做準備。可她還沒到能獨自出任務的時候、她連把屬於自己的刀都沒有。她也偷偷聽過村裡的前輩們聚在一起吹噓著用刀斬下去的那一瞬間的快感，她看著案板上已經變成了一段一段的魚，已經是夏天了、它肯定會臭得很快。

「你就要一塊嗎？兩個人吃會有點少。」

「……就我自己吃。謝了。」

挑了不大也不小的一塊魚，他看著它被從案板上拿起、又被包進了紙裡。他有些難過，……上次吃魚的時候還是和她在小屋裡一起吃的。他從負責後勤的前輩手裡接過包著魚段的小紙包、隨後慢慢往回走著，昨天的這個時候這條平日裡沒什麼人的小路上擠滿了來弔唁的同伴。聽說是暗殺任務結束後被幕府的忍者發現、兩人一對的隱刀最後只能勉強強地拼湊出一具身子。他停在那一堆小地藏像前，只要用刀、人和魚一樣都會被切成小塊。

他發現她也在弔唁的隊伍中，他看了看她、她也回頭看了看他，他們誰也沒開口說話。他看著她背對著他合起雙手，……如果我也被塞進那個臭烘烘的桶裡、她也會這樣來弔唁我嗎？她會哭嗎？她會在我的那尊小地藏像前講出那些沒來得及對我說出的話嗎？她會不會發脾氣、因為我沒經過她的允許就擅自消失掉？他不敢去想萬一是她先離開了他會怎麼樣，或許能像那對隱刀前輩一樣一齊停留在同一個日子裡才是最好，同伴們小聲說著真是令人惋惜、他們值得被好好記住、希望他們能在來世幸福安康，他卻只關心即使是一起被切成一塊一塊、也還是要和自己的搭檔被分別裝在兩個桶裡下葬。

……想和她坦白。

這句話到底和前邊那一大長串有什麼聯繫？他不知道。他只是覺得如果到了被裝進桶裡發爛發臭的時候還沒能把心中所想講出來的話、那也太過可憐了。既然是姐弟、那就沒什麼沒辦法開口去問的事，或許還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她會接受我？大概只是年輕人的腦袋一熱、又或許是想沖淡籠罩在村子上方的帶著死意的霧，他站在小屋門前、盯著拉門後一臉不明所以的她，「……姐姐、幫幫我……？」

. . .

因為是姐弟所以沒有辦法大大方方地說喜歡、僅僅是身體上的關係好像可以簡單一點點。她居然同意了、連一個不字也沒有說，甚至臉上看起來也沒有很嫌棄。初夏的夜裡已經沒了沒多久前的舒爽涼意，她能聞到他身上淡淡的汗水味道，活著的味道，……起碼現在他們還都好好的在這裡、還沒有被白布包裹起來。

「……你不想……也可以不做的。……沒關係。」

事到如今說什麼都已經太晚了。她伸出手按在他兩腿之間摸索著，沒錯，這就是那天硌到了她的東西、這就是他開始躲著她的導火索。一切都說清楚之後前一陣子的互相猜疑顯得十分好笑，她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她真的對這方面一點點都不明白嗎？他猜不透。為什麼都已經到了在她面前解開褲子這一步也沒辦法對她講出喜歡？他不明白。在心裡的某個角落他開始後悔，真的要這樣做嗎？……你決定好了嗎？他問。不會有人知道的，她的回答輕飄飄，反正我們都會被埋到地裡去。

如果只是伸手握住就能修復我們之間的關係那又有什麼可不情願的？如果只是上下動動就能讓你對我更加死心塌地那又有什麼可不想做的？他低頭舔著她的手心增加潤滑，見到她沒有的那部分的實物時她竟然也沒有想像中的那樣不好意思。畢竟是姐弟、小時候早就都看過了，畢竟只是用手而已、並不是真的在做。他把手按在臉上、強迫自己別發出聲音，感覺很好、簡直是太好了、好到他再也不想去想像她為他弔唁的事了。他輕輕向上頂著腰、她知道他會弄髒她的手，也

許全部都糾纏在一起之後就不會再害怕了，因為她也是一個很壞很壞的、對自己的弟弟懷著不純之心的姐姐。



## 四

「……這一階段的訓練就到此為止。去休息一下吧。」

「是、師父。」

同伴們三三兩兩地離開訓練場，有的去了井邊打水喝、有的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屋子去。她拽了拽他的袖子，「要去喝點水嗎？我可以回去拿杯子……」

他搖了搖頭、牽起她的手一起走到了訓練場外的那片竹林。他看了看四周，同伴們一般都不會到這裡來、果然一個人都沒有。

「……今天有點累。」

「嗯、最近這陣子訓練都很緊張呢……」

「……可以嗎？」他突然貼她貼得很近，「……想稍微……感覺好一點。」

「……嗯、嗯……」她的臉有點燙，「想的話就來吧。……沒關係。……我要先閉上眼睛嗎？有點……唔。」

就算已經做過好幾次了、但還是會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的嘴唇很軟、完全想像不到的軟，她緩緩睜開眼，「……小佑……」

到了這個程度再用小時候的叫法叫他會有些奇怪、可一時半會也不是那麼好改口。她仰頭對上他的眼，……他是不是又高了一點點？

「……貼得太近了、萬一被同伴看見……」

她好像發出了點聲音、想小小地抗議一下他又不聽她講完話就堵住她嘴的舉動，可周遭的蟬叫那麼響、逼著她把注意力又集中回了嘴巴上。幹嘛要把舌頭伸進去？這都是從哪裡學來的？他緊緊捏著她的手不讓她跑掉，「……姐姐。」

「好、好了……」她的臉紅撲撲的，「……該回去了、訓練要開始了。」

他向訓練場的方向望了望，「……還沒到集合的時間呢。還可以再多……」

「權、佑，可算找到你們兩個啦！……你們在這種地方幹嘛？」

憑藉訓練時積攢出來的反應力他飛快地鬆開她的手、和她同時轉過身去背對著背，「……這裡涼快、就在這待了一會。……怎麼了？」

找了他們半天的同伴皺起眉，這兩個傢伙怎麼鬼鬼祟祟的？他撇了撇嘴，「師父叫你們過去、她有話和你們說。」

「……知道了。我們現在就過去。」

他和她對視了一眼，……師父會找我們說什麼？最近訓練的表現也沒出什麼岔子，不會是這種關係被她給……？

她和他想到了同樣的事、況且直覺也告訴她接下來聽到的不會是什麼好消息。她有些擔憂，「……走吧。」

. . .

隱刀村的孩子們從小就會接受成為「刀」的訓練。

不過僅僅如此還不夠，若是想成為真正的「隱刀」、需要在大概十四歲左右成人之時通過試煉。當然也不是人人都有這個機會，被認定沒天賦的孩子會在那之前停掉訓練、直接去跟著幫忙村子裡的日常事務，只有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孩子才有機會檢驗自己這些年來的訓練成果。

她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有天賦的小孩。她身體不太好、一開始就連揮木刀的動作也比別的小伙伴慢半拍，她很有自知之明地在十歲出頭就做好了會被送去負責後勤的心理準備。但是在她十歲的時候這件事沒有發生，十二歲的時候也沒有、一直到她十三歲，她被帶進那間有希望成為隱刀的女孩子都會被帶進去的小屋，喝下了很苦很苦的藥。她以為她沒辦法挺過來、她以為她會就那麼永遠躺在那床帶著她血的被褥裡再也起不來，可是沒有、這件事也沒有發生。那天她睜開雙眼、那陣喝藥帶來的幾乎沒辦法忍受的小腹疼痛居然就那麼消失了。

她突然有了希望。她盼著身體康復、盼著再度拿起木刀回去訓練，也許她不是那麼不被看好的小孩、也許她可以成為隱刀——她就這樣一直盼著盼著，度過了十四歲、十五歲。直到今天，屬於她的試煉終於到來、她卻早沒了想像中的期待。她不知道試煉的具體形式、她也無處可問，每個人的情況似乎各不相同、與她關係最好的前輩目前也不在村子裡。這個話題她也很少聽誰談起，畢竟好像對很多人來說這都不是什麼值得談論的回憶。她接過師父遞給她的刀，那不是他們平時用來練習的木刀，是真真正正開好了刃、可以用來斬人的刀。她有半天多一點的時間來準備，試煉的要求只有四個字：肅清叛徒。

而他是真心為她高興。為了準備試煉、他們兩個也不需要繼續參加接下來的訓練了。他跟著帶著刀的她在同伴們羨慕和嫉妒各摻一半的眼光中從訓練場走回了他們的小屋，他臉上很罕見地一直掛著絲微笑，他知道這一天早晚會到來、他從來都沒懷疑過她的能力。就算不能與她同去、他也會在他們的小屋裡默默地祝福她的成人禮一切順利。讓她先進了屋子、他拉上拉門坐到她身邊，「……姐姐。」

她看起來有點恍惚、手中的刀好像比她想像中還要重，「……  
嗯、怎麼啦？」

「……在緊張嗎？」

「……你不緊張嗎？過幾天之後你也要……」

他握住她的手、舉到嘴邊親了親她的手背。細想的話其實有點奇怪，為什麼平時總是綁定在一起的隱刀要分開來進行試煉？況且中間只隔了幾天。

「……會順利的。」他對她咧嘴笑了起來，「你和我都是。」

他其實也有點緊張、只不過被巨大的興奮給蓋了過去，努力終於得到回報的滋味實在是太過甘甜、他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已經走到這一步就沒工夫再去考慮如果失敗會如何了，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他們絕對不會失敗的。他摟上她的肩、用鼻尖蹭著她的臉，他忍不住幻想起了他們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後的生活，他們會一起聽從藩命、剷除掉敵人和叛徒，變成被村裡的孩子們敬仰的前輩，到了像師父一樣一頭白髮時就去教導那些想成為隱刀的小孩。到時候他們的這段關係應該也不用再這樣遮遮掩掩——只要變強、就不會有誰敢來指責他們了。在這樣的憧憬面前、試煉突然變成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可對她來說不是這樣的。面前的一切充滿未知、她實在是沒法放任自己沉浸在對未來的設想中，她也不敢想得太過美好、因為在她身上從來沒發生過什麼合她心意的好事。她只是不安、非常不安，要獨自戰鬥的緊張焦慮幾乎把她淹沒。她也從來沒砍過人、更別說是殺……

她嘆了口氣，已經到了這個時候還能準備些什麼呢？

「姐姐。……晚上想吃點什麼？今天就由我來煮飯吧。我一會可以去問問負責後勤的前輩們、說不定還能弄到點雞肉吃呢。」

「我還……不怎麼餓呢。」

「沒關係、一會想好了再告訴我也來得及。……吃點好吃的、晚上好好睡一覺，明天肯定會很順利的、嗯？」

「……嗯。」

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頭，他為她獻殷勤的時候那雙眼睛亮晶晶的、像隻小土狗。她小時候只覺得他又髒又討厭、為什麼長大了反倒變得可愛又聽話了？他張開雙手滿臉期待、她也就那麼坐進了他的懷。他仰頭望著她的臉，他很喜歡這樣，她小時候個子比他高、就是要仰起頭來看她才習慣。她低下頭、和他鼻尖貼著鼻尖，「……小佑。」

「……姐姐？」

「……我的小佑。」

她輕輕笑起來、貼上了他的唇。

．．．

那晚她睡得不怎麼好。她半夜醒來了好幾次、他也哄了她好幾回，她倒也沒有夢到些什麼、就是心裡不安睡不踏實。早晨起來稀裡糊塗地吃了一口早飯，他用力抱了抱她、目送她獨自一人帶著刀出發去了訓練場。

……應該……不會有事的。

她把手按在刀柄上、出乎意料的是這樣居然能讓她獲得一點平靜，只是她隱隱約約地覺得今天會見到不想見到的人。

……我真的……可以嗎……？

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在訓練場門前等待她的師父拍了拍她的肩，用盡全力吧。

……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

這實在是一句很輕飄飄的話，大家都是這樣、所以我也要這樣。但就算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對每個人造成的影響肯定也是不同的。可現在想這個還有什麼意義？她不知道。她的腦子裡很亂、好多個聲音同時在裡面盤旋。她握緊刀柄推開訓練場的大門、裡面的人影居然很熟悉，她呆立在門口，……不是的、一定是我看錯……

「很久不見啦。」漂亮的前輩笑著對她揮了揮手，「……這段日子過得還好嗎、小槿？」

## 五

「……不……前輩……為什……」

刀尖挑過她的衣袖、沒說完的話變成血沾染上了布料。她憑藉著平時訓練出的條件反射拉開距離、抽出刀擋在身前，「……我不……我不想……！」

「我也不想。」前輩甩去刀尖掛上的血珠，「……可在這裡每天不想做卻必須做的事太多了不是嗎？」

話音還未落、她就被直直沖過來的前輩按在了地上，明明是可以躲開的動作、但她就是動不了，「……前輩……不要……」

「……你想死嗎？」

刀擦著她的耳朵插進了地裡，「……我……」

……為什麼偏偏這個時候還要對我手下留情呢？她知道前輩舉起刀向她刺過去時遲疑了幾秒。她翻到一邊，刀呢、刀呢……我的刀呢！？她抓住剛剛被從手中撞飛出去的刀、回身拼盡全力招架著前輩的進攻，這次是真的認真起來了、前輩她不會再放水了，……她是真的……想殺掉我。修行飾面磨法的隱刀們主攻的是引誘敵人和使用技巧，單論這種一對一的正面對抗、就算是經驗豐富的前輩也很難在修行拔刀磨法的她面前佔有絕對優勢。幾個來回之後她稍微佔了上風，她也知道自己是怎麼做到的、好像只要看見對方的攻擊身體就會自然而然地動起來。刀刃對上刀刃的刺耳聲響震得她耳朵發疼，身上那些被劃破的疼痛她也沒工夫去想。……冷靜下來、當成訓練就行了、當成是在和前輩一起訓練就好了，她握著刀的手微微發抖，如果只是在訓練的話、那麼我用力砍下去的動作也不會怎麼——

很噁心。

飛濺出來的血很噁心、砍上去的觸感也很噁心、骨頭和肉一起被切斷的聲音也很噁心。她死死咬住嘴唇防止自己就那麼嘔出來，掉在地上的那段手臂前端的手指好像還在動。

「……我不是……我不是故意……」

「……小槿啊。」咬下衣袖在不斷出血的上臂處紮緊，前輩搖搖晃晃地用刀撐起身體、一腳踢開剛剛還連在她身上的手臂，「……下次要砍手的話、要記得砍對方拿刀的那一邊啊。不然之後……」

她用那隻孤零零的手舉起刀，「……就還要像現在這樣、沒完沒了地打下去了啊。」



. . .

……不知道姐姐她……現在怎麼樣了？

他躺在榻上揉了揉臉、一個人在屋子裡待著怪無聊的。在她一早出發去了訓練場之後、他去倉庫跟著負責後勤的前輩們幹了一上午的活，好說歹說可算從前輩那討到了些她愛吃的小點心。倒是沒能弄到她喜歡的魚，不過有蝦、煮些蕎麥麵的話估計她也會開心。他倒是也想去訓練場那邊打探打探情況，不過今天師父已經明令禁止他們接近訓練場。無所事事的他披上衣服轉悠到了大屋，大屋前的空地上一群和他同樣沒有事做的同伴正舉著木刀對練。

……真是無聊。

他撇了撇嘴，難得的不用訓練的休息時光、這群人居然還在這裡互用木頭敲來敲去。他心裡有些得意，馬上就能用上真刀的他跟前這群還沒入門的傢伙們已經拉開了距離。他坐到緣側上看著眼前吵鬧的同伴，就這樣在這裡曬曬太陽打發打發時間好像也還不錯。

「……到此為止！」

「哇、津還真是厲害……」

「是潮太弱了吧。」

「……你這傢伙說話注意點。」

他伸了個懶腰、沒摻合同伴們的嘰嘰喳喳。

「……喂、你。」

他懶洋洋地抬起頭，「……我？」

被稱作津的同伴正用木製薙刀的尖端指著他，「……聽說你也要去參加試煉了？要不要來打一場？」

「沒興趣。……找別人去吧。」

「這就怕了？……怕你和你那個不中用的姐姐一樣、進去參加試煉這麼久也出不來？」

「……你說什麼？」

「我說，都過去快半天了你姐姐還沒出來、八成是死在裡——」

伴著周圍同伴們的驚呼、他沖出去和津一起咣當一聲摔在了地上，「……你再說一句試試呢？」

津把手裡的木薙刀扔到一旁、薙住他的領子往下扯，「……怎麼、受不了了嗎？……你不會喜歡你那個……腿看起來很噁心的姐姐吧？」

一瞬間他瞳孔放大，拳頭落在那張可恨的臉上的速度比想好說什麼話反擊要快得多，這傢伙是怎麼知道她腿的事的？他沒工夫去考慮。他一拳接著一拳打得津滿臉是血，拳頭攢得太緊甚至兩手都開始發麻。

「……就那麼喜歡那個賤女人嗎？她每天去找她的會化妝的哥哥的時候也沒看你怎麼……」

眼前的東西開始消失、只有紅色能留下一點殘影，耳朵裡周圍同伴試圖阻止他們兩個的話語也全都變成了不舒服的尖利噪音。

「……不許那麼……說我姐姐……！」

同伴們試著把他從津身上拉起來，後者趁著這個空檔直接坐起身用腦門狠砸向他的臉。鐵鏽味一瞬間充滿了鼻腔，……是不是鼻梁骨都被撞斷了？他絲毫沒退縮，殺了他、殺了這個用噁心的詞講她的傢伙！他掙脫開勸架的同伴的手、朝津沖了過去。……津的人緣很好、和他一點都不一樣，這場兩個人之間的糾紛最終演變成了一群人對他的單方面圍毆。……所有人都看你和你的姐姐不爽很久了、性格又奇怪又難相處、憑什麼你們這樣的傢伙可以參加試煉？津抓著他的頭髮、死死按著他的頭，給我道歉、跪在地上道歉！他還是一句話也不說、連著被踢了好幾下肚子讓他沒忍住吐出了一口血。停手、停手吧！年紀小一些的同伴們尖叫著，會打死人的！

「夠了！」

前輩的聲音一出、所有的同伴立刻齊刷刷地站到了一邊，只剩他一個人跪坐在地。跟著前輩一起過來的佐依一臉歉意、似乎是在後悔沒去早點找人過來。

「都回到自己的屋子去！師父不在就這麼放肆、一點紀律也沒有！再逗留在外的話取消你們今年的全部休日！」

同伴們四散而去、連拉他一把的人也沒有。津沒有正眼看他、跟著他的搭檔直接回了屋子，佐依看起來倒是很擔心他——不過最後她什麼也沒說。他爬起來蹭掉臉上的血、拍了拍髒掉的褲子，頂著一頭散掉的頭髮走向了他和她的小屋。

．．．

……為什麼？

……我不想這樣。

她舉著刀，刀尖對著的那張臉還是溫柔又漂亮，沒多久前那張臉的主人還笑著問她想不想學學化妝。

「……到底……為什麼？不是去出任務了嗎、為什麼……？」

她用力吸了吸鼻子，「……為什麼要背叛村子？」

「……背叛？」乾笑之後是沒忍住跟著一起咳出來的血，「……從來都沒拿我們當人看的地方、有什麼背叛不背叛的？」

「……村子、在村子裡不好嗎？如果當初不是師父把我們帶到村子裡、我們就……」

「……你真的很像我。不過今天之後……一切就全都改變了。」

「……什麼？」

「殺了我吧、小槿。」那張臉上的笑容一點都不勉強，「……你弟弟還在等著你呢、嗯？」

. . .

陽光晃得她腦袋發暈，傷口被汗水浸入有一股很奇怪的感覺，蟬鳴很吵、她從小就討厭夏天。從師父那裡接過的刀很重、走起路來墜得她腰間也隱隱作痛，從今天起這就是屬於她的刀了、她終於擁有自己的刀了。她低頭看著刀柄，她一直想著等到了有屬於自己的刀的那一天、一定要把柄卷換成她喜歡的顏色，現在她只覺得她大概永遠都不會這麼做了。那些早就通過試煉的前輩們嘴裡講著祝福的話、她下意識地在他們中尋找著她想看見的那張臉，那張總是塗著微青色笹紅的臉和剛剛倒在血泊裡的慘白的臉疊在一起，那頭又黑又濃的長髮裡也吸滿了黏糊糊的血。

回小屋的一路靜悄悄。她抬頭看了看那一片小地藏像、她知道那裡最近都不會再添上新的小地藏像了。有的人不會被塞進桶裡去、他們只會被丟到哪個山溝裡或是被一把火燒掉，但結局都是一樣的、去區分過程上的差別也是沒有意義的。

……有什麼事真的有意義嗎？

她拉開小屋的拉門、但他沒有在。她翻著抽屜裡用來處理傷口的布塊和藥膏，被劃破的地方沒什麼大礙、塗上藥膏後一絲一絲的痛把她飄到不知道哪裡的思緒拉回了這個悶熱的下午。她看著立在玄關的刀、脫下外衣拎到了手上，上面已經乾掉的血跡不仔細看好像也不會被注意到。

「……姐姐？你已經回來很久了嗎？抱歉、剛才有些事……」

「沒關係。」

他有些內疚，如果下午一直乖乖在屋子裡等著她、剛才就不會被前輩叫過去訓一頓、也不會錯過她回來的時間了。他走到架子前拿起上午為她討來的點心，「……這個、給你的。」

她盯了一會他手裡的那盒點心，「……謝謝你。我等一下再……」

他本來想說恭喜她通過試煉、但她那副樣子讓他沒辦法講出口，她看起來像隻嚇壞了的小貓、頂著一頭亂糟糟的毛縮在榻上。再加上他自己臉上也掛了彩、祝賀的話從他嘴裡說出來估計也會顯得有些滑稽。他把點心放到一邊靠著她坐下，在這個溫度下這樣貼在一起很快就會變得黏糊糊、她卻沒有躲。

「……你又和別人打架了嗎？」她這才注意到他臉上那些擦傷和有點腫的鼻樑，「……我去給你拿藥膏……」

「……我沒事。……前輩們已經幫我弄好了。」他低頭看了看她的手、上面的割傷處理得有些敷衍，「……痛不痛？」

她搖了搖頭、小屋裡也變得安靜。她沒有問他為什麼打架、就像他也沒有問她試煉是不是順利，他摟住她、身體貼在一起的部分變得很燙。外面的蟬還在叫個不停，很吵、很煩，她眨了眨眼，都說蟬破土而出後只能活七日、可它們卻能叫上一整個夏天。

「小佑。」她仰起頭，「……我想感覺好一點。」

他等了這句話很久、現在終於有機會能讓他扮演好一個乖乖聽姐姐話的好弟弟的角色。他微微彎下腰、嘴唇貼上她的嘴唇，她頸邊混

進去了一絲汗水味道的香讓他周遭別的什麼都感覺不到，這種能讓他自己也感覺好一些的事他又何嘗不想？只是腿間脹得發痛、抱著她的手也不自覺地越來越用力，真好、她在這裡，不管那些討人厭的傢伙說怎樣的話、她都會好好活著、好好被我攬進懷抱。已經習慣了這種事的她伸手按揉著他小腹偏下的那塊鼓包，他捏住她不安分的手，「……我自己解決就好了。……你多休息一會、吃點點心墊墊肚子，我一會去準備晚飯……好不好？」

「……感覺很好嗎？」

「……什麼？」

「……用我的手的話、感覺會那麼好嗎？」

他一時間不知道她到底想問些什麼，他思考了一會，「……嗯。」

「……我也有辦法、像你一樣感覺很好嗎？」

他愣在了那裡。……現在該怎麼回答？好不容易才把這段關係的平衡維持好、現在要放任它進一步下去嗎？

「……如果你實在很想的話、我也可以用手給你……」

他沒辦法拒絕她，不過只是用手的話……

「不。」她低下頭，「……我是說用那個。」

## 六

「……不想的話就算了。」她搖了搖頭，「……對不起、說了些奇怪的……」

「……我……可以。只要你想的話、我都……」

……我在說什麼？對方可是姐姐啊、要做那種事的對象可是和我同父異母的姐姐啊？……她肯定只是隨口說說的、快點回絕她讓她冷靜下來……

「……我都會做的。……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我都會做的。」

她沒回答、抓著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腰帶上，「……要從……脫衣服開始嗎？」

……快點鬆開手。……怎麼能真的去解她的衣服？我不應該……我不是那種……

她腰間的蝴蝶結只需要輕輕一拉就能解開。她抬起手、像以前生病等他來照顧時一樣等著他來幫她脫下上衣，他抓住她的袖子向兩側一拽、動作過於自然都沒經過腦袋。匆匆忙忙地把目光從她裹著胸的布條上移開，她肩上還沒來得及處理的傷口讓他稍微回過了點神來，「……姐姐、你真的想……？」

「你不想就算了。」她的語氣還是輕飄飄，「沒關係的。」



對話到了一個沒辦法進行下去的階段。她到底想不想做？他到底想不想做？他不知道，可是他不想讓她失望。如果她需要我做一件違背了「好弟弟」的標準的事才會開心的話，那麼做了這件事的我、還算得上是她的好弟弟嗎？她胸前裹得緊緊的布條最前端不知道被塞到了哪裡去，那麼就藉著這個藉口到此為止不就好了嗎？他猶豫著怎麼樣才能在不惹到她的前提下回絕她、環住她身體兩側的手假裝解不開最後一塊遮擋她上半身的布料。

「……在背後。」

她幽幽地開了口，「……就在這裡……拽一下就開了。」

……把頭轉過去，別看、別看了！那是和你從小一起長大的姐姐、到了這個年紀就不應該再看她的身體了！停不下來的動作、她話裡那絲他摸不透到底存不存在的期待和他的最後一點理性扭打在一起。明明想像過這個畫面無數遍了、明明不知道多少次在腦袋裡把這扭曲的場景當成安撫自己入睡的睡前故事了。他僵在那、看著她胸前微微隆起的那兩團隨著她脫去下著的動作搖搖晃晃，別再逼我了、不要再讓我充當主動去做這件事的角色了、因為我真的……

脫好的袴被她折了折放到了一旁、在那之下的是她自小就有的大腿上的紫紅色斑點，她總是被和裝覆蓋住的部分膚白如雪、毫無遮掩的身體在他眼裡卻帶著聖潔。他跪坐在她面前俯下身，那是她小時候最討厭被他看見的腿、而那恰恰也是他覺得她身上最漂亮的一處。

「……小佑……？」

他握上她的腳腕、捧起她小腿的動作又輕又柔。

「……別、別這樣……！小佑……」

先從腳腕處斑點最鬆散的地方開始，小腿上的斑點變得密集了些、到大腿上則是連成了片，乾掉的汗液在皮膚上形成了一層膜、嚐起來有點鹹。就這樣一路上到大腿根部、再換一條腿從腳腕重新開始，只要有一點空氣流通、涼意就會附上濕答答的腿。

「……小……佑……？」

他抬起頭看了看還不明白他在做什麼的她，接著緩緩地把臉埋進了她腿間。……反正這不是真的在做、反正只是用嘴和手，他撥開那還帶著點粉嫩的兩片、含住中間暴露出來的凸起，只要輕輕吮吸兩下就會變腫變硬。她用手擋著嘴、為了不發出聲音緊緊咬住了手背，試圖合攏雙腿卻被他強行用手掰開。那混雜著羞恥的古怪感覺能算得上是快樂嗎？馬上就要受不了的話還能算作是一種享受嗎？她用另一隻手撐著地面，「……佑……不……不行……」

「……還要繼續下去嗎？」

……快點說不要、說它沒有那麼有趣然後我就會馬上停下。他抬起頭、對她擠出了一點笑，「……嗯？」

「……還……要……」

「……我明白了。」

他也不是從來都沒為這些事做過準備的。

他直起身、用手墊著她的腦後與她一同慢慢躺下，……現在的我……壓在了姐姐身上、壓在了什麼都沒穿的她身上。他揉了揉她的頭髮，「……先用手……可以嗎？」

她回應的聲音很小、那雙和他幾乎一樣的眼睛裡多了一絲迷茫。他左手撐著身體、右手則是探了下去，從她帶著點肉的小肚子繼續向下……他的指尖在她已經有些濕漉漉的洞口打轉，先沾溼手指進行潤滑、然後慢慢進去就不會弄痛她。當時他跑去問那些會化妝的前輩有關於這方面的知識時猶豫了很久，他怕他們會向他打聽他是不是有了心儀的對象，……他一直都有、只是她的名字不能對任何人講。一點一點地蹭進她的身體，先是一個指節，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裡面很熱、包覆住手指的柔軟內壁又濕又滑。……先用一根手指讓她習慣、然後再……

……我在……做什麼？

第二根手指進去得暢通無阻，她仍舊緊緊捂著嘴、額角冒出了好多汗。身體從未被探索過的地方暖暖的、癢癢的，按到某個特定的位置她就會淺淺地皺起眉頭來。

……不需要太浮誇的動作、只要找到了她有反應的地方一直刺激下去的話……。耳邊迴響起那些聽起來讓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句子、他手上的速度越來越快，……讓她舒服就好了、讓她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就行了，說不定只要用手讓她開心她就會想停下來了？身體被不斷壓迫的扭曲感順著背脊一路鑽進腦袋，她反弓起腰，他則是用拇指按上了她剛才被他含住的更為敏感的地方。已經所有辦法都用盡了、已經把能想到的所有安撫她的動作都做出來了。她眯起眼睛望向天花板，從發抖的身體裡溢出來的是被強迫出的平靜與安寧。

「……已經……可以了吧？」

她沒有說話、不知道什麼時候環上他背的手也沒有鬆開。

「……我怕再繼續下去的話、你會承受不……」

她雙手用力向下一按、用唇堵住了他的嘴。就像他們的關係一樣、就像他在她心裡的地位一樣，他沒有資格猶豫、也沒有權利去質疑，姐姐需要我、姐姐想要我，那我乖乖聽她的不就好了？我到底還在害怕些什麼呢？他人的目光鑽不進他們的小屋、村子的嚴苛要求奪不走安放於心頭的情感。

……可她是……我的親姐姐……

……我們身上流著的是……相同的……

他直勾勾地盯著她的眼睛，「……我會……儘量輕。」

……她只是嚇壞了、她根本沒意識到如果那樣做了的話後果會是怎麼樣的！……快點從她身上下去、快點告訴她這樣做是不對的，快點把手裡的動作停下來！

解開腰帶扶好對準，那窄窄小小的地方真的能容納下我嗎？那雙與他相似的眼在他身下審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就像在檢視他到底會為了討她歡心捨棄掉多少東西。……先沾溼一些、動作再輕柔一點，……可是如果看她被弄痛的表情肯定也很有趣吧？所有思緒纏在一起勒住他的喉嚨讓他無法喘氣，壓抑了許久的不該產生的錯位慾望此刻正高高挺立。

……只要……向前……頂進去的話……

從未感受過的溫暖將他包裹、隨著她因為疼痛而下意識產生的動作一下一下摩擦著他的神經。抽離她身體的動作帶出了一點紅、而他只是機械性地再挺腰把它塞了回去。這就是他一直渴望的、這就是他一直期盼的，沒辦法停下侵犯她動作的自己就連畜生都不如，舔弄她肩上傷口的行為漸漸演變成對與他相同的血之味的渴求。於是現在我給你看了、我把我最醜陋噁心的一面都擺到你面前了，從今往後你不能丟下我、你不能再離開我半步，……你要把你的一切……也交付於我。

血腥味從被咬破的手背散發出來，她望著天花板、雙腿纏上他的腰，直到視線變得模糊不清、淚滴順著臉頰滑落到地的聲音也被身體的碰撞所掩蓋。

## 七

接下來的幾天都像個黏糊糊的夢。

那天她擠在他的懷裡、下身流出的帶著他白色的體液蹭上了她搭在身上的裡衣。她嘴裡叼著水羊羹、撫著他的臉仰起頭把剩下的那一口送進了他嘴裡。她用額頭蹭著他的臉，小聲嘟囔著我是不是發燒啦？說不清她是在撒嬌還是真的額頭有點燙，但他還是以此為藉口把這幾天的訓練都推了過去。她說她不太舒服沒辦法從榻上起來、他就乖乖去要了一套更舒服的枕頭和毯子，她說不想讓他到屋子外面去、他就去大屋的書架上找了兩本書讀給靠在他身上的她聽。溫度很高、屋子裡又熱又潮，可她還是黏著他、纏著他，就連在他到小屋前劈柴打水這麼一會兒功夫她也要扒在門口看他到底去了哪裡。

「小佑。」她抬起胳膊、把他手裡的書推到了一邊，「……你在緊張嗎？」

「……我？」他放下書，「……沒有。」

「手在發抖喔。」

他低頭看向自己的手，「……我沒有。」

「沒關係的。」她眨了眨眼，「……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

．．．

……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

……她也是……這麼過來的。

他把師父給他的刀別到腰間，腦袋裡還迴盪著她昨晚的話。取回刀的那一天她突然開口講、這把刀和她的那一把看起來像是能湊上一雙。他笑了笑，村子裡所有人的刀都長著同一副樣子、纏著同樣的黑色柄卷，哪有什麼湊不湊得上的？而她的玩笑話在此刻卻變成了他的強心藥，……今天往後這把刀就是屬於他的了，他終於……能成為她的搭檔、能和她一起成為真正的隱刀。她的語調那麼輕鬆好像他絕無可能失敗，既然那是她的意思、那他不管怎樣都會把成功的機會抓牢。

「路上小心。」

她抱他抱得很用力，一直到站在小屋門口再也看不見他的背影才回到了屋子去。她看了看立在角落裡的刀，熱氣蒸發全部思緒清空頭腦，她跟著相較前幾日微弱了些的蟬鳴、在榻前的那一小塊空地抓起衣襪轉起了圈、哼出小調的同時跳起了無人在意的舞蹈。

. . .

如果在每個句子的開頭和結尾加上「只是」和「而已」，好像一切都會變得沒什麼大不了。

只是短暫的和她分開一小會兒而已、只是去參加試煉而已、只是去……殺個人而已。他點頭跟師父問好示意、推開訓練場大門的動作也沒有猶豫，只不過裡面空蕩蕩的、並沒有人在裡面等他。

……什麼……？

臉著地的那一秒他才反應過來到底是怎麼回事，……這背叛了村子的傢伙一直躲在他沒注意到的角落裡嗎？對方落刀的速度很快、他連著滾了好幾圈才勉強得到了點時間喘息，他翻身從地上跳起、和對面的那傢伙拉開距離，……現在到了該拔刀的時候了。

「……怪不得剛剛覺得有點眼熟。」被稱作叛徒的男人眯起眼睛，「……你是那個小姑娘的弟弟、是不是？」

他沒說話、跟叛徒也沒必要廢話，他拎著刀向對方沖了過去、刀刃對面的那張帶著妝的臉看起來清秀得不像是能揮刀之人。新舊參雜的傷痕掩蓋不住其氣質的特別，即使是在這種場合下看起來也還是游刃有餘、彷彿那個犯下大罪的叛徒根本就不是他。男人那莫名的自信讓他覺得惱火，將死的罪人不應該是那副德性，他也不敢太掉以輕心、猛攻的同時也給自己留了點餘地。

「……你姐姐說過很多你的事。」男人舉刀彈回了他的攻擊，「確實是個不怎麼省心的弟弟。……處處都是破綻。」



魯莽急躁容易出破綻、這是師父常常拿來罵他的話，不過這傢伙又算個什麼東西？他後撤一步直接轉身回砍了過去，叛徒就應該老老實實把嘴閉上。像是預判到會繼續進攻下去一樣，男人沒有用刀格擋、而是直接彎腰反手用刀柄戳在了他的肚子上。腹部傳來的鈍痛讓他沒忍住向後一趔趄，男人的刀尖一轉、他手上臉上瞬間被劃出了紅色的細條。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刀也脫手而出，……這真的是最壞的情況了。

「……到此為止了。」

男人舉起刀，他耳邊突然飄過她輕聲叫出的他的名字，……不行、得趕緊做點什麼、還不能在這裡……！他用手撐著地、弓著身子撞了過去，兩個人一起摔在地上、男人的刀也就此脫手。現在怎麼做？去夠刀還是乾脆開始肉搏？男人翻身去抓他剛剛掉在地上的刀、情急之下他扯住了那男人的衣服。畫面一下變得很難看、不過只要能成為活下來的那一個就沒有什麼不堪。

「……你這小鬼……別得意忘形了……」男人一手按住他的手腕、另一手抽出脇差，「……她可還……在等著我……！」

……痛。好痛。手臂被直直刺進去的地方好痛。……但是也有人在等著我、她還在等著我，就算變成了破破爛爛的樣子也要回到她身邊去！無視掉從身上飆出來的血，他搶過脇差刺進男人的肩膀，背叛了村子的傢伙、失去了價值的傢伙就應該被抹掉！

……背叛？失去了價值？……你知不知道村子做了什麼？

血從肩膀飛出、濺上了男人的臉，手裡什麼武器都沒有、男人乾脆對著他一拳打了下去，……我只是想和她好好在一起有什麼錯？我只是不想再繼續和她做這種事了有什麼錯？

……別再給自己找藉口了……背叛了村子就是背叛了！你這個傢伙……！

他顯得有些語無倫次、被割傷的那隻手揮出的拳也沒有那麼有力。……不對、我還、我還有！我的脇差……！只要殺了這傢伙的話、我就可以和她好好的在村子裡、和她一直——！

血湧上腦袋、他雙手抓著那把備用的小短刀用力向男人刺了過去，這是正確的事、這是該做的事，不管有什麼理由都不應該背叛村子！如果沒有村子的話、我們早就都死在了當時的那場大火裡！如果沒有村子的話、我們根本無處可去！如果沒有村子的話、我根本沒有理由也沒有藉口和她在一起！不知道來自於誰的血飛得到處都是、甚至有幾滴糊住了他的眼睛，他拼命舞著短刀也不知道到底有幾下扎了進去。向前刺的動作被突然中斷，他抬起頭、滿身是血的男人徒手握住了他的刀刃，那張清秀的臉嗤笑起來，原來是這樣啊？那我就來告訴你做隱刀到底要捨棄掉些什麼。

男人向前一踹、他吃痛跌坐在地，快去找點什麼能防住他的東西……！他四下張望、剛剛調動起來的超常體能現在開始反噬他的身體，手臂變得很重、傷口也開始發痛，……總之先撿起一把刀來用！刀刃擦過他的臉，男人自顧自地繼續起了剛才的話，……你知道你最愛的村子都做了些什麼嗎？把我們培養成一定要兩人一對離不開彼此、然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叫我看著她和別的男人去做那種事！說什麼修行飾面磨法的刀就應該擅用身體去換取情報、是不是笑死人了？

……你……

總是這樣、總是這樣，一切都以藩命優先。我想著這樣能和她一直在一起的話也無所謂、無論她怎麼樣我對她的感情都不會變。然後呢、她只是受了傷而已、她只是需要恢復的時間久了一些而已，他們就叫她去送死！

……別再講了……

這就聽不下去了？你想不想知道那些受了重傷的刀、那些身體沒辦法恢復好的傢伙們都被怎麼處理了？那些「瑕疵品」到底被你心愛的村子塞到哪個角落裡去了？你這個什麼都不知道的臭小子還妄想能和自己的姐姐安安穩穩的在村子裡度過一輩子？少白日做夢了！我會殺了你然後去見她、她就在……她就在村子裡等著我……！

……別再說了！！

他的腦袋裡嗡嗡作響，不是這樣的、不會是這樣的，你說的可能是真的！我絕對不會和你一樣讓我們淪落到那個地步……我們不一樣，你是失敗者、你是無能的傢伙、我們不可能像你們一樣！他跳起來壓在男人身上、雙手掐住他的脖子，所以像你這種什麼都沒能做好的爛人就應該乖乖把嘴閉上給我去死！再用力一些、再用力一點！手指嵌進肉裡留下一道道瘀痕，男人也伸手死死按住了他的脖子，你這賤種、你這小畜生，男人嘴裡還在不斷咒罵著他，上自己的姐姐讓你爽得都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吧？

突然湧出來的巨大恨意讓他兩眼充血泛紅，去死、去死、去死！按在男人脖子上的指尖泛白、指甲也扎進肉裡，卡在喉嚨的窒息感消

失不見，那張清秀的臉紅腫變紫、紅點慢慢佔據了眼白，咒罵聲也變成了形容不出來的噁心聲音。很醜陋、像是在掐一塊連著骨頭的肉，他一直喊到發不出來聲音才放開手。躺在那裡一動不動的傢伙身上已經出現了星星點點的紫色。

……該……回去了。

他不知道他在那裡坐了多久，平日裡每天都要過來消磨時間的訓練場此刻竟然讓他覺得頭很痛。深吸了一口氣想讓自己平靜下來、那死掉的味道卻讓他想吐。他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要回去，要帶什麼東西回去……刀、要帶刀回去。他撿起那把師父給他的刀，那把會和她的刀湊上一雙的刀，要回去、去找她、要去見她，因為他已經沒辦法再忍受這種寂靜一分一秒。

## 八

陽光晃得他有點恍惚，他推開訓練場的門、但她沒有在。渾身是血的他被拉進了救治傷員的小屋、她也沒有來。蟬鳴太吵、像是有蟬趴在他的耳朵裡叫喚，把那些他並不關心的話語也阻隔了開。汗水悶進纏在手臂和腰腹上的厚厚的處理傷口的布帶，他望向屋外、她為什麼沒有來？

他停在總是去打水的村子的唯一一口井前向下看，他的樣子並沒什麼不同、原先的那些驚扭改變似乎也已經被看習慣。小小的井口沒辦法把他腰間的刀也一併映照出來，他扯下綁著水桶的繩子、把雙手沒入了剛打上來的井水中。從指尖、指縫再到手心和手背，他不斷地一次又一次揉搓直到關節都開始發紅，水滲入用於包紮的布條帶出疼痛，直到傷口把整桶井水都染紅。

……紅色的……

他連手上的水也沒有甩、井邊到他們的小屋的捷徑上像是剛有銹色的雨滴落下來。他佇立門前、準備開門的手又縮了回去。她就在屋子裡，他知道的、他能感覺得到，只是他不確定裡面的她是怎樣的她，佔據眼前的是她白得毫無生氣的臉，帶著他指印的脖頸之下紫色的斑點漸漸融合成片，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尖好像還沾著她的血。

「……佑。」

門被唰地一下拉開，她擺了擺手招呼他進來，從門口打進來的陽光讓她就連背後也籠著一圈淡淡的光彩。她什麼也沒說、只是微笑著

擁他入懷，他習慣性地想撫上她的背、可那雙手現在已經變得骯髒沾滿污穢、只得無力地垂下來。她什麼也沒問、和他一起躺到了榻上去，她的胯貼著他的髖、眼前的還是那一成不變的天花板。涼爽的风擠進門縫、屋子裡安靜得讓人有點不習慣。

「小佑。」她牽住他的手，「……聽不到蟬鳴了。」

她的話語清晰地進到了他的腦袋。眨了眨疲憊不堪的眼睛，他突然意識到、這個好像很漫長的夏天結束了。



若是……





夜明けも現も構わず 醒めぬように  
不在乎黎明與現實 只願永不醒來

若是你能牽起我的手……

## 青鳥千羽

男人以前只見過三次那種鳥。

那鳥從頭頂至尾上都覆蓋著鮮艷的青色、白色的腹部兩旁有兩道黃作點綴。在他很小時他聽誰這樣說過，青鳥是神的使者、見到它意味著有什麼好事要發生，他從來沒把這種話放在心上。可能是性格使然、抑或是從未有機會見到所謂幸福的模樣，他並不覺得會有什麼虛無縹緲的東西能把生活變得和現在不一樣。

可那天他看見了那青鳥。那不應該出現在火中的鳥、青色的羽毛上反著黯淡的火光，在他眼前一閃而過、那顏色甚至都不像是真實存在的一般。下意識地伸出手，他想知道那青色羽毛的觸感、想讓它纖細的腳在他手上停留，而那鳥只是發出一聲清脆的叫、連一絲一毫都沒讓他碰到。他沒對任何人提起、直到再度見到那青鳥。他抱著那女人、聞著她頸邊的香、望著停留在窗邊的那隻鳥，透進屋子裡的光打在她的長髮上、恍惚間也似那青色的羽毛。

他甩去刀上的血、用金屬製的左手拖著地上那具快涼透了的屍體到了山崖邊。他給那屍體翻了個身，簡單搜刮了一下有沒有剩下什麼值錢的東西。這已經是這個月以來第幾次了？……但都無所謂，不管是誰派來的什麼人、全都處理掉就行了。把已經毫無價值的屍體踢了下去，他抬頭看了看夕陽、差不多該回家了。

順著那不知道從小就走過了多少次的山路一直向前，他用右手解開綁在左臂上的繩子、停在了一處不起眼的小神社旁。沒了繩子束縛的袖子一下散了開來，他拆下看起來有些駭人的義肢、把它扔在了神社後那一小片無人會注意到的空檔。在那空檔裡還立著一把不知多久

沒出過鞘的黑色打刀、和男人腰間的刀正好能湊上一雙。他回到剛剛的山路、再往上走一點就能看見那因為年久失修而有點發白的圍牆。他推開大門，除了貼著門口的那一間小屋、裡面的廢村早就看不出有人生活過的模樣。裹著圍巾的女人坐在小屋的緣側上，聽見有人開門的聲音、她朝著男人的方向用力揮了揮手。入夜前的最後一點光映得她淺茶色的雙眸閃閃發亮，但他看見的不只這些，在他眼裡、她斜後方的樹上落滿了青色的鳥。

「我回來了。」

「辛苦囉！要先吃飯嗎？今天出去了好久喔……」

「嗯……最近的委託有點多。」

「要是我也能幫上忙就好了……」

「……沒關係。」他坐到她身旁，「你一個人做家事也很辛苦。」

「還好啦……也就是煮煮飯而已。」

「……這是今天的藥。」他掏出來一個用木塞塞著的小藥瓶，

「……加了蜂蜜。和平時一樣。」

「謝謝你喔。」

她接過瓶子握在手裡、男人用右手幫她拔去了塞子。裡面的液體沒有顏色、但有一股花和蜜的香。看著她把瓶裡最後一點藥咽下、他伸手摟住了她的腰。他指尖滑過她的長髮、裡面好像夾著幾根青色的羽毛。分辨不出那到底是虛是實，但他知道此刻在他懷裡的、是屬於他的青鳥。

. . .

她拉上小屋的門，回身跪坐到榻上的男人面前。她幫他解開包裹著左側斷臂的繃帶，對面的小灶裡傳來一股米香。她按揉著他僅剩一半的左臂，「……最近還會痛嗎？」

「……沒有了。已經好很多了。」他低下頭、與她鼻尖貼著鼻尖，「……姐姐。」

「……嗯？」她停下手上的動作，「我們不先……？唔……」

剩下的半句話被他用唇堵了回去。她張開嘴、任由他的舌頭侵入口腔。從表面上來看、兩人就像是對再普通不過的戀人一般。他鬆開輕輕抵著她腦後的手，「……粥的話、多煮一會更好吃吧？」

他往後挪了挪，牽著她的手讓她跨坐到自己腿上。她雙手環住他的脖子，他單手撐著身體慢慢後仰、直到一齊躺到榻上。不知是不是讓她喝了太久藥的緣故、男人總覺得她身上也有一股花的芬芳。和她一起生活了這麼久、單手解她的衣帶對他來說早就不在話下。她的臉有些紅，她把臉埋在他頸邊、手上也去抓他袴兩邊的帶子。以世俗倫理來看、他們早就墮入了非人之道。可對於早就被剝奪「人」的身分的他們來說、又有什麼大不了？他拍拍她的腰，「……姐也很想做了吧？前一陣子都沒有好好陪你……」

「沒事……沒事。……唔……慢、慢一點……」

……好滑。一下全頂進她身體裡帶來的被溫暖包覆的感覺讓他沒忍住眯起了眼。他原本沒打算這麼心急、可碰到她那早就濕潤的縫隙

時還哪裡忍耐得了？她扭腰配合著他向上頂的動作、一下一下地讓他進入到裡面更深的地方。他們是家人、所以這種默契也是與生俱來的，不是什麼後天結合在一起的夫婦、是真正的血濃於水的親情，這份感情遠比那些沒血緣關係的情侶更深切吧？她用手撐起身體、扭到左邊舔起了他斷臂的截面處。

「……姐姐……別……嗯……」

「……反正……也是要……潤滑的吧……？」

他的呼吸聲一下變得很重、她卻完全沒想停。把胯向上頂了頂、他伸手按住她的腰，在同一個地方來回摩擦起來。她渾身發軟、趴回了他胸前，「……唔……小佑……」

她快受不了的時候總會用小時候的叫法叫他。聽起來有點怪怪的、但他從沒覺得討厭。那是她的習慣、從很久以前兩人第一次這樣做時就是如此。他揉了揉她的頭髮，「……姐姐……想去了嗎？」

「……嗚……嗯……小佑……」

她勉強抬起頭、對上那雙相同顏色的眼眸。她的頭髮有點亂、還有些碎髮被汗水黏在了臉上，可那也蓋不住她雙頰的那抹紅。……太可愛了。她這個樣子他多少次都看不膩。

實在是支撐不住、她又那麼趴了回去。她緊緊地貼在他懷裡、在他頸邊呼出花蜜般的香氣，發出好似仔貓的聲音。他用僅剩的一隻手把她抱緊，「……姐姐……」

「……唔嗯……小佑……一起……去……？」

「……嗯……姐姐……」

能感覺得到、身體裡他的那部分正一跳一跳地抖動著，她閉上眼、身體也跟著同一個節奏發抖。他抓起被扔在一旁的羽織蓋到她身上，「……沒弄痛膝蓋吧？」

「沒有。」她用額頭蹭了蹭他的臉，「沒事。」

「……該起來吃飯了。」

「再抱一會。」她嘟囔著，「……就一小會。」

．．．

「……我要起來了……姐？」

想把她摟住的手一下撲了個空。布團裡她的那一側已經帶上了清晨空氣裡特有的涼。他一下從被子裡坐了起來，「……姐姐？」

羽織和圍巾都不在，被子裡的一點餘溫說明還沒走太遠。他套上衣服、用嘴叼著腰繩的一側單手打上結、接著拉開門追了出去。大門沒有被人動過的痕跡，他鬆了口氣、起碼她還在村子裡。他順著那條唯一的小路向村子深處走去，地上散落著幾根有些黯淡的青色羽毛。越是往深處去、地上的羽毛就越多，那無光的顏色證明了它們都是來自於已經死去的青鳥。他苦笑了一下，最近自己能看見這些東西的次數也變得越來越頻繁了。

……果然在這裡。過了小橋就是那片曾經滿是楓樹的訓練場，她裹著外衣縮在一攤紅黃夾雜的楓葉上，周圍大量的羽毛和楓葉混在一起。她直勾勾地盯著面前被劃掉名字的墓碑，「……是誰的墓？」

「……該回去了、姐姐。」

她回過頭、望向了他的方向。男人已經分辨不出是她這麼多年真的變也沒變、還是那張與她十七歲時毫無區別的臉也和那些青鳥來自於相同的地方。

「是誰的墓？」她抓住他的衣角，「很重要……可我不記得了。」

「……沒關係的。不記得也無所謂。」他蹲下摟住她的肩，「我們先回家。……好不好？」

「可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沒事。沒事的。」他捏住她的手，「……我在這裡。不會有事的。」

...

她的狀態越來越差了。

她睡過去的時間越來越長、記不起來的東西也越來越多，甚至有時剛發生沒多久的事也會一下忘掉。他捻起桌上的花瓣，那花形似牽牛花、只不過顏色更深一些、大小也小了不少。把這不起眼的小花搗碎後加上水一起熬、熬到水從花色變回無色後再加上蜜糖，這就算做好了一份藥。一開始一鍋只需要用上兩三朵、接著是四五朵，到現在他看也不看、直接扔進去一小把。趁著把花扔進小鍋裡煮著的空檔，他抬頭看了看窗外，一隻青色的鳥躺在屋外的地上動也不動。……秋天快結束了。再不趕緊把過冬的花都收集好、這個冬天會更難熬。

「你來得真早。」



異國的紅髮女人不知什麼時候靠在了這熬藥小屋的門邊。她把雙臂環在胸前，「最近怎麼樣，『鬼手武士』？」

「寒暄就不必了。」他遞過去一張銀票，「……另外、我也不是什麼武士。」

「不是武士還帶著刀？」女人把銀票從他手裡抽走、同時把另一隻手裡的小紙包放到了他手上，「脫刀令都頒了這麼久了，你也真是……」

他無視她的話、掂了掂手上小包的重量，「……就這麼多？」

「就這麼多了。」女人嘆了口氣，「今年比往常還要冷一些，培育這些花需要更多時間……」

「這點遠遠不夠。」他打斷她的話，「錢不是問題。」

「錢確實不是問題。……真的就只有這麼多了。而且比起以往、你現在這用量也太大了點吧？」她皺了皺眉，「雖然不知道你到底要用來對誰做什麼，但這畢竟也算得上是毒的材料……這樣頻繁接觸下去、說不定你自己會先撐不住。」

他沒回話，回身把小包扔在了桌子上。氣氛冷了一會，只能聽見屋子裡煮藥的小灶下木柴燃燒的聲響。

「……無所謂。」他的嗓音聽起來有些沙啞，「謝謝你了。」

．．．

屋外的鳥叫有點吵。

明明今年比以往還要冷、可這些嘰嘰喳喳的小鳥卻沒見少。縮在被子裡的女人迷迷糊糊地睜開眼，從窗外透進來的一線光正打在她臉上。

……我睡了……很久嗎？

她揉了揉眼睛、有點艱難地從被子裡爬了起來。昨天堆在小灶上的碗碟已經被收拾得整整齊齊，門口的廚餘也已經被帶出去丟掉。她穿上衣服、拎起了灶上小鍋的蓋子，裡面的小碗裡放著幾個小飯團。最開始他還會因為沒辦法單手捏出普通大小的飯團而有點不好意思，而她只覺得小小圓圓的飯團像小孩子的早飯一樣很是可愛。她嘴裡嚼著飯團，手裡數著零錢準備著下山去買點豆腐和青菜。屋外的風有點涼，她裹上圍巾，……今天起得有點晚了……還是回來再打水和劈柴吧。

「今天下來得很晚啊。」

「咦？你又來了……」

她手上提著買好的東西、剛準備回去就被人叫住。她望向聲音的來源、果然又是前幾天那個穿著綠洋服的短髮男人。他的洋服在這小小的集市上很是惹眼、讓她想不去注意都難。他遞過來一串團子，「給你的。」

她覺得有些怪、但也沒拒絕。她接過團子，「……為什麼總是買東西給我？」

「說來話長了。」他微笑起來，「到旁邊坐著吃吧？」

不知道為什麼，她覺得他笑起來很好看。明明是那種有點欠打的、只揚起一側嘴角的笑，她卻覺得很熟悉、很溫暖。她跟著他走到一旁連著山路的石階上坐下，「……我認識……你嗎……？」

他用手拄著下巴、歪頭看著她，「……你什麼都不記得？」

「……我……」她低頭看著自己攥在手裡的團子，「生病之前的事……我都不記得了。」

「聽起來很辛苦啊。」

「也還好啦。……因為有弟弟在照顧我。」

男人挑了挑眉毛，「他都不來陪你買東西嗎？」

「……他白天都很忙。」她的眼神黯了下來，「……尤其是最近，回來的也比以前還晚……。我也不是很省心、病遲遲也不好。」

「……你生了什麼病？」

「我會忘記東西……會忘記很多事、還總是想睡覺。他每天回來的時候都會帶藥給我，但我還是這樣……」

她嘆了口氣、咬了口團子後望著天發呆。她看著掠過他們頭頂的鳥，「要是能記起生病前的事就好了……」

「很好奇嗎？你自己以前的事。」

「唔。」她咽下嘴裡的團子，「……多少會有點吧。」

「你沒問過你弟弟嗎？」

「……他……不太喜歡我提起之前的事。」

他沒再接話。他可以告訴她他知道的全部、他們相識相知快十年的所有、還有只屬於他們兩人的那一段無處沈澱的過往，可她臉上那和普通鄉下女人無異的神情又叫他什麼都講不出口。她真的需要那些記憶嗎？記起在戰場上被迫和曾經的朋友站在相互敵對的立場、記起要眼睜睜看著和自己結下因緣的人一個一個離開、記起明明每個人都抱持著相同的目標、最終卻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可是啊……

「……那明天就再過來吧？」

可是為什麼把我也全都忘記了？

「……什麼喔？」

「你想知道的話、明天就還是這個時間、再在這裡見面吧？……要講的東西會很多，我帶你去個更適合聊天的地方慢慢講吧。」

就算很自私。

……我也想把你帶回去。

「……但是……」

「……怎麼了？你很想知道吧。」

是你救了我。

……所以我也想幫你。

「會……很久嗎？」

「不會的。……我會在你平時回家的時間把你送回這裡的。」

……別猶豫了。

……和我走吧。

「那、那好吧……」

「那就這樣約好了？」

「……嗯。約好了。」她從石階上站起身，「……我要先回去了。謝謝你陪我說話。」

他看著她沿著石階緩緩向上的背影，就那麼一瞬間、他好像注意到了她髮繩上夾著根青色的羽毛。

．．．．

……因為我也喜歡你。……無論你怎麼樣、我都喜歡你。

……是刀又怎麼了？……那我也可以握住你。……就算是有瑕疵的刀、就算你連刀柄都不剩……

……那我也會抓住你。哪怕刀刃卡進了手心、哪怕雙手都沾滿鮮血……

……我也不會鬆開手讓你跑掉了。

……高……？

那名字明明就在嘴邊。

……我會把這一切都修正好。……我會讓我們過上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就我們兩個、我和你……我們一起……

……如果、如果我說我能讓你把這一切都忘掉，……這十幾年、這所有，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跟我走吧、好不好？

……這是……哪裡……？

眼前的天花板有點陌生。……這裡不是他們的小屋。

……要……一起回去。

……去哪裡？……已經沒有地方可去了……

她按著太陽穴、眼皮闔上了一下就再也睜不開，明明才剛醒、頭卻也疼得不行。模模糊糊的琴曲、令人不安的咳嗽聲，不同時間的記憶混雜在一起，躺在病榻上的那個男人說著還不想死在這裡。

……只要還有一線希望……

我怕我賭不贏。……我從小就什麼都得不到。……別再咳了、我……

我不記得了。

．．．

「她還沒醒嗎？」

「……是。我去看了幾次，從昨晚到現在一直都……」

「……沒關係。讓她睡吧。」

很久以前他就喜歡看她的睡臉。

一開始她總是充滿警覺、像隻一有動靜就會立刻跳起來的貓。熟絡之後在他旁邊躺著休息的她看起來安心了一些，不過叫兩聲也會立刻醒來。……而後來她擠在他懷裡打盹的時候、卻總像個睡不夠的小孩，她睡相有點差、還喜歡把被子都卷起來。……讓她多睡一會吧，他總這樣想。

出門順著巷子後的小路可以到達一片空地，這裡四下無人、僅有一處破敗的屋子透出一絲微弱的燭光。他敲了敲屋門，守在裡面的兩個穿著相同制式隊服的年輕人立刻為他開了鎖並向他問好。他對著他

們點頭示意，接著把目光落在了屋內坐在地上的男人身上，「好久不見啊，……她的搭檔。……還是說叫你『她的弟弟』更合適？」

「……她在哪？」

「你都不先關心一下自己的處境嗎？」

地上的男人低著頭沒講話。他僅剩的右手被吊了起來，上半身什麼都沒穿、還掛了不少傷。他保持著同一個姿勢沒動，「……她在哪？」

「在我那睡著。我回答你了、現在你也得回答我。」短髮男人一腳踩在他肩膀上，「……你到底給她喂了什麼藥？」

「……睡著……她睡了多久……？」

他用靴子的跟向下碾了碾，「我沒問你這個吧？」

肩上吃痛、可男人什麼多餘的聲音都沒發出，「……不行……得把藥……把藥給她。如果她已經開始睡不醒了、再不喝藥只會越來越嚴重……」

「……嚴重是指什麼？」

「……她會覺得冷。接著是開始吐。……最後整個身體都會痛。……開始痛就麻煩了。」他艱難地抬起頭、嘴邊還沾著血，「……你得把藥給她。……高杉。」



. . .

他擺弄著從那男人的隨身物品裡搜到的小藥瓶，裡面的液體從外觀上來看與普通的水無異、聞起來卻有一股奇異的花香。他不可能直接給她喝這種來歷不明的藥，但現在他所知道的了解這方面的人中、就算是距離最近的也要在路上花費幾週才能見到。長年被打壓的黑洲在幕府倒台之後也並沒恢復什麼人氣，儘管吩咐了同他一起過來的奇兵隊隊員在這附近打探情報、但他也沒抱多大的希望。那男人最後的那一番話也令他十分在意，那語氣不像是在危言聳聽。他用指尖敲了敲那小藥瓶，……現在已經把她找到，不管是什麼事他都會弄清楚。

「……總督。」

「是你啊。怎麼了？」

「她醒過來了。……也吃了點東西。」披著隊服的年輕人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本來想給她帶過來，就是……」

「就是什麼？」他似笑非笑，「讓我猜猜，她是不是很不情願、推推搡搡之後對你們動手了？」

「……是的。明明看起來是個普通女人，但是下手又準又重……總督、她到底是什麼人啊？」

「……是我的熟人。只不過中間出了一些事。」他把藥瓶收進口袋，「你先回去吧。我過去看看她。」

拉開房門時她正裹著毯子縮在牆邊、彷彿她才是剛剛被人欺負的那一方。看見他進來，她抓緊毯子、眼神也變得警覺，甚至帶上了幾分曾經那女浪人的模樣。

「你醒了啊。」

「……這裡是哪裡？……我想回家。」

「……發生了一點事。可能得讓你先在我這裡住上一段時間。」

她看起來有點擔憂，「……那我弟弟呢？」

他胸口一悶。……明明都是因為那傢伙、你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為什麼還張口閉口都是他？他言語中儘量保持雲淡風輕，「……之後會讓你們見面的。先在這裡等待一下……好嗎？」

「……我想見他……」

別再說了。

「……不能現在就讓我見他嗎？……我感覺好冷、我好想他……」

……你該想的明明是……

他鬆開握緊的拳頭、儘量讓情緒先平復。他單膝跪在她面前、直視著她的眼睛，「……稍微忍耐一下，我會叫人給你準備被子和熱毛巾……」

……好涼。她突然抓住他的手，那冰涼的溫度都不太像是人的體溫。

……她會覺得冷。

「……冷……」她聲音顫抖，「很冷……」

順著她抓過來的手、他慢慢把她攬進了懷，可能是覺得實在太冷、她也沒有反抗。相比於她的手、她身體的溫度倒還算是正常。他低頭用臉貼住她的額頭，上次這樣抱她是多久以前了？她在他懷裡還是直打寒戰，他一隻手維持著摟住她的姿勢沒動、另一隻手卻已經伸進了裝著小藥瓶的口袋。

……起碼……現在先讓她……

藥的花香讓人有一絲頭暈。好似也聞到了那味道一般、窗外的兩隻青色小鳥都轉向了他們的方向。

．．．

「被弄斷了一條腿還這麼精神、不愧是『隱刀』啊。」

「……你……」僅剩右手的男人勉強仰起頭，「……把藥……給她了……嗎……？」

他蹲到男人面前一笑，「你很想知道？那做個交易吧。你告訴我那到底是什麼藥、我就告訴你她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你想用她來……威脅我？你不會不給她的……而且現在……已經沒意義了。」

「是嗎。」他掏出隨身攜帶的短刀，連著刀鞘一起壓在了那男人的腿上，「這樣也沒意義嗎？」

他握著刀的手向下施力，那本該是腿骨的地方沒多久前被硬生生砸斷、已經碎得不成形。男人的身體開始顫抖、唯一的右手也緊緊地攥起了拳，「……你就……這麼……恨我……？」

「我沒有恨你。」他抬起手，「我只是想知道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切都……都因你而起。你要是……要是就那樣……該多……」

那是他第三次看見那青鳥。

那夜他站在街邊的拐角，他知道他會在那遇到他的姐姐、那個原本和他是一對隱刀的女浪人。他看著她從長州藩府氣沖沖地跑出來、那副樣子好像剛剛哭過。

「……是他讓你……我就應該把他給……」

他不太記得當時的對話了。他知道他的姐姐喜歡上了那個總去遊郭的綠衣男人、他也知道那個男人讓她傷心難過。他們結下了比翼之契、那男人卻染上了治不好的病。他聽說她找到了試做的藥，她講完之後臉上卻露出了那種表情。

他們是姐弟、所以他當然知道，那是她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才會露出來的表情。她小時候總是說，她是家裡的長女、每件事該怎麼做她當然都明了，可她的手總是會發抖、飄忽不定的眼神明明就是在逞強。

「……我們一起走吧。一起回去。」

「……回到哪裡去？早就已經什麼都……」

如果能像以前那樣和她一起生活的話、那外面是不是戰亂又有什麼大不了？她是他唯一的家人、有她在的話哪裡都是家，小時候他們擠在一起的小小房間是他們的家、在隱刀村村口的那間總是漏風的小屋也是他們的家。……只要她想、他們也可以就那樣乘船到美國住下。

……只要她想。

「……不是、不是那樣的。我們去一個沒人的地方、然後就那樣……就和以前一樣一起生活。」

「我做不……」

「如果我說……我能讓你把這些全都忘掉……這十幾年、這所有，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他對她伸出手，「……跟我走吧、好不好？」

她的手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有點涼。他牽著她的手一直走一直走，周遭的青鳥彷彿在為他指路一般、讓他們一路回到了那個地方。走進竹林又過了小橋，他們並排站在楓樹下的神社前、好似又回到了一切開始的那天一樣。

只是這裡已經沒有人在了。

他找到在美國結識的擅長使毒的女人、拿到了作為藥原料的花，她把身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堆在地上點起了火，而他卻偷偷留下了她的刀。火燒了快一夜、燃盡的時候天都已經矇矇亮，他看著在餘燼中被燒到只是變了顏色的骰子卻什麼都沒講。使毒的女人告誡他，長時間使用毒花製的藥的後果沒有人清楚，模糊記憶的效果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永遠都不會再恢復好。其他的效果因人而異、會看到些幻覺也說不定，若是服藥的人長時間一同生活、自己也難免會受到影響。

他盯著那小小的花，她對著他點了點頭，……都無所謂了、已經沒辦法回頭了。他和她一起用短刀劃去原本是屬於他的墓上的名字，他說在那裡埋著過去的我，「隱刀」也好、「鬼手武士」也好，從現在開始都已經不復存在了。他們擠在曾經屬於他們的小屋裡，黑洲總

是那麼冷、顯得淚水都很燙。他把藥瓶放到她手裡輕聲對她講，睡起來的時候就不會再哭了。她靠在他肩上、放在一邊的小瓶已經空掉，她開了口、同時屋外傳來幾聲那青鳥的叫。

「佑……」

恍惚間彷彿回到了那個下午，她只是想趁著訓練的空檔靠在十五歲的他肩上睡個午覺。

．．．

「我只是……想讓一切都……都回到原本的樣子。……我不能……不能放下她不管。」

「……。」

「她是我的家人。……我的。……明明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從我身邊奪走。」

「……她對你從來都不是那種感情。」他的語氣比剛剛還要冷，  
「……從來都不是。」

「……你又知道些什麼？你花了多少年……才知道她的名字？她從小就和我在一起……她十幾歲光著身子貼在我懷裡的時候……你又在哪？」

「……你別太過分了。」他猛地一下抓起男人的頭髮，「……我隨時能殺了你。」

「……哈、哈哈。」那男人盯著他的眼睛，「……你不敢殺我。她說了想見我吧？……你怕沒辦法給她交代。」

「……啊、是啊。」他鬆開手、低頭看著手裡的短刀，「……我也不會那麼輕易給你痛快。」

……就先從那看過她身體的眼睛開始。

他抽出刀，「……給我看看吧。『隱刀』的極限。」

「……唔……！……呢……」



他一手按住男人的頭、另一隻手用短刀刺進了男人的左眼。血順著男人的臉流下來，還有幾滴飛濺出來崩上了他洋服的衣袖。視野的一半突然被一下奪走、眼眶的位置只剩下熱和痛，噁心的黏膩聲音不需要通過耳朵、在腦袋裡直接就能感知得到。

……很痛。

……很痛……。……姐姐……

「還能撐得住？」他輕飄飄的語氣裡滿是嘲笑，「叫出來會比較好吧？」

刀尖在眼眶裡轉動、那聲音讓人有點想吐，嘴邊甚至能嚐到溫熱的鹹腥味道。對他充斥著恨的男人就在他面前、但他除了模糊的一片黑以外什麼都看不到。幾乎感覺不到身體其餘的部分、新的疼蓋過了那些舊一點的痛，他甚至連自己到底叫沒叫出來也不知道。

「……姐姐……」

很多事他也開始記不太清了。

曾經他經常能回憶起來的他們之間的對話、慢慢只剩下了她轉過頭望著他的畫面，後來他就連她小時候的樣子也想不太起來了。她那時的頭髮是長是短、她愛穿的和服顏色是淺是淡，他開始什麼都說不準了。他記得她第一次穿上隱刀和裝時系了很久衣帶、可是他已經講不上來曾經每早都要檢查一遍的她衣服上的蝴蝶結到底有幾個了。

他意識到他們終有一天就會這樣互相忘記彼此。於是他狠下心、那一天只帶回了一個空瓶。他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也許有那麼一瞬間他在後悔、他想讓那個真正帶著他一起長大的姐姐回來。也許他

只是對於自己也會把她忘記這件事過於恐懼，如果沒有關於她的記憶、他除了這空殼還能剩下些什麼來？他心裡知道答案、他意識到他犯了錯。他試著把剩下的花全都丟掉，可她縮在他懷裡說著好冷、剛喝下去的水也被全都吐掉，她哭著叫著好痛、她說她想喝藥。

已經沒有辦法回頭了。

可能還會有人記得一部分她的過去、但她已經再也不可能把自己丟掉的那部分找到。他把她摟在懷裡、用臉貼緊她的額頭，周圍的青鳥四散而去、留下一堆黯淡無光的羽毛。他會陪她到最後一刻、直至彼此相忘。

．．．

「……現在就只有我們兩個了。你說吧。」

「……你……應該也已經意識到了……。沒有藥的話……她撐不下去多久。」

「……。」

「……我已經……沒可能繼續照顧她了。但是你……你還可以……」他咳了幾下、吐出了一口鮮血，「……我什麼都告訴你。我只有……一個請求……」

「……我可以讓你最後再見她一面。」

「……我們果然……很像。」

「……不。……我會找到方法讓她恢復。不論代價。」他頓了頓，「……我和你不一樣。」

「……呵。或許吧……就算她能恢復……你之後又要怎麼辦？」他自嘲般揚起了嘴角，「……是騙她一輩子……還是賭她會接受……殺掉她唯一的親人的你？」

「……那也輪不到你來問我。」

「……無所謂了。……青鳥……」他揚起頭、用僅剩的一隻眼望向窗外，「……都已經不在了。」

．．．

「不、不能進去啊！總督還在——」

「我不管。」

「總督——」

「讓開。」

她裹著松葉圖樣的羽織、從拉門的那一道窄縫裡擠了進來。守在門口的幾個穿著制服的年輕人面面相覷、誰也不知道拿她該怎麼辦。她扒在門邊探頭探腦，「……高杉？」

「是你啊。」坐在桌邊的男人放下手裡的筆，「……我正準備把事情處理完好過去陪你。怎麼了？」

「……沒、沒什麼事。」她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就是想讓你看看……我穿上這個好不好看。」

他過來牽住了她的手，她跟著他把雙手擺到兩邊、露出了羽織下裡衣的圖樣。在很久以前他送過她一套相同花紋的和裝、只不過料子沒有這麼高檔。衣服、腰帶和鞋子，甚至發繩和耳環都是由他精心為她搭配好。他的目光停在她身上，「……很漂亮。」

「……謝謝你。」她低下頭、臉看起來有點紅，「……我、我沒什麼事了！抱歉打擾你……那我就先回……」

「沒事。」他捏了捏她的手，「正好今天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見人……？」她歪過頭，「是什麼人……？」

「……是很想見你的人。」

「這樣喔……」她眨了眨眼，「……那我們早點去見、晚上你就能多陪我一會啦。」

．．．

左眼纏著繃帶的男人正在空地中央的小屋裡等著她。

她不記得那張臉、但她總覺得他身上的那件黑色和裝上少了點什麼。那男人左邊的袖子空蕩蕩的、腿上好像也有傷。不知道為什麼、僅僅是看著他就讓她覺得難過。

「……會痛……嗎……？」

她的聲音很小、這樣講聽起來也沒什麼禮貌。但她覺得那是她作為……的責任，她應該這樣講。

「……沒有了。」他聽起來好像已經很久沒說過話了，「已經好很多了。」

她不知道該說點什麼。她知道她忘記了很重要的事、忘記了很重要的人，她想叫他的名字，那應該是一個她叫過很多很多次的名字。那是一個讓她帶著恨叫過的名字、帶著無奈叫過的名字、帶著不解叫過的名字、似乎還帶著些什麼別的而叫過的名字。

「對不起。我……我什麼都……」

「……沒關係。」

「……你認識……我嗎……？」

「……是啊。」他淺淺地笑了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你了。」

「……這樣啊。」她低頭看著自己捏在一起的手，「……我小時候……是什麼樣子？」

「……你小時候脾氣很壞。……但是多數時候都很好。你很會照顧人……雖然有的時候有點愛逞強。後來長大一點的時候……變得很可靠。你一個人也……生活得很好。」

她沒有接話。她想問點什麼、可那些字好像都堵在了胸口。空氣安靜了一會、只能聽見屋外的鳥叫。

「……你穿這個很好看。」他突然開了口，「你喜歡他嗎？」

「……欸？……啊、嗯……」她的回答模稜兩可，「算是……吧。」

像是本能一樣，她不想講這個話題、她不想惹得面前的男人不高興。她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那個人。她什麼都記不得、而且隨時可能再忘掉些別的。那到底是喜歡、還是對那個人什麼都沒過問就收留了自己的感激？她也不知道。

她覺得自己像具空殼。她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才好。再多講講吧、再讓我聽聽我自己的事吧？可是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的這個我、還是之前經歷了那麼多事的那個我嗎？

「……對不起。」

「……不要……道歉。」

他以為他還有時間、他以為他可以把堆在心裡那麼多年的話全都在這裡對她講，但已經太遲了、而他也沒辦法把這責任推到任何人的頭上。他看著那張仍舊漂亮但卻有些陌生的臉，從她牽住他手的那一刻起、一切就全都錯了。已經發生的事永遠不可能被抹消、違背規則自然只會迎來最痛苦的結果。

「……我做了很多對不起你的事。」

但我不後悔。

「……我……從小時候對你就一直……不過都無所謂了。」

她這才發現那雙眼睛和自己的眼睛幾乎一模一樣。

「……如果能再來一次……我還能……」

她咬住了嘴唇。

「……我還想做你的弟弟。」

她被一把拉出房間、接著有誰摀住了她的耳朵。但她聽見了、她也知道那是什麼聲音、她曾經也那樣做過很多次。

那是人被斬殺時才會有的聲音。

．．．

「『廢刀令』？真是的、武士哪有不帶刀的道理……」

「那些士族八成不會高興吧？」

「說不定又要打仗了……」

聚集在街上的人們嘖嘖喳喳地議論著。短髮的男人穿過人群、現在的他沒功夫理會這些事情。在距離新政府大樓不遠的地方、有一幢帶著閣樓的獨立洋房，他推門直奔閣樓，屋內的女人正趴在窗前數著外面樹上的鳥。她的髮辮被精心梳理過、身上穿著一件靛青色的和裝，就和她周遭散落著的羽毛顏色一樣。

「它們還沒有來。」她回頭看著男人、手指著窗外，「它們去哪裡了？」

「……先來喝藥吧。」他把她從窗台上抱了下來，「……好嗎？」

「……可是青鳥……」

她雙手接過藥瓶、可嘴上還是在嘟囔。他揉了揉她的腦後、蹭上了一手的花香。

把空了的小瓶放在一邊、她眼裡仍舊盯著窗外不放，「……一直都沒有來……」

他沒有說話、彎下腰把臉埋在了她頸邊，他知道青鳥不會再回來了、它們都沒能挺過那個冬天。



除了那些失去了光澤的羽毛、這裡已經什麼都不剩了。

いつか凍てつく夜を  
若終有一日

超えたのならば  
跨越過了寒凍夜色

醒めるのだろうか  
那麼便能清醒了嗎

若是一起度過了那個夏天……

## 終雪

一

……時分仍尚早，分明秋風未吹拂、何以紅葉織如此……

賞過圓月、吃過栗子飯，她擺好準備晾曬成乾的鮮柿子、等著最後一片紅葉從樹上落下來。

「你不挑一顆柿子嚐嚐嗎？」

懶洋洋的聲音從她身後傳來。她回頭望了望聲音的來源、又低頭看了看那些剛被擺好的柿子，「……這些都是澀柿子、我才不要吃呢。」

「你怎麼知道它們都是澀柿子？」

她沒有理會、回頭檢查起了小筐裡那些還沒來得及削皮的柿子。早上幫忙運柿子過來的商販特意說過，這些都是仔細挑選過的用來做柿餅的澀柿子、曬乾之後會結一層白白的糖霜。……這裡面才不會有甜柿子呢，她一邊嘟囔著、一邊把小筐推到了一邊去。剛對她發問的男人把手中的琴放到一邊、朝她走來的時候臉上掛著一抹笑，他停在那一小筐柿子前彎下腰、拿起了裡面顏色最鮮豔的一顆。削掉柿子皮、他又伸手把它遞到她面前，「嚐嚐看？」

她搖了搖頭。

他收回柿子、一口咬了下去，那爽脆的聲音聽起來倒像是很好吃，「……是甜的。真的不想吃吃看嗎？」

她撇了撇嘴、不情不願地從他手裡接過了那顆被他咬過的柿子。……這個高杉、搞不好又是想捉弄我呢。她把柿子舉到嘴邊、小心翼翼地避開那些可能會飛濺到衣服上的柿子汁。……唔。

……真的是甜柿子……

她皺起眉，嘴上啃柿子的動作卻沒停。……他是怎麼知道裡面混進去了一顆甜柿子的？明明已經在一起了這麼久、可他還是能做出很多讓她想不明白為什麼的事，就像以前在賭場的時候一樣、他怎麼知道裡面骰子的點數是單是雙？她盯著手上那顆甜甜脆脆的柿子，她想問問它到底是不是被他偷塞進小筐裡的。

「過來休息一會吧。」

他為她倒上水、又拍了拍另一邊的空位，她看起來很嫌棄、但還是捧著已經吃了一半的柿子乖乖坐到了他旁邊去。他給她披上薄毯、舉起早就準備好的手帕擦掉了她嘴角沾著的柿子汁。她突然抬起頭盯著前方的楓樹不放，隨著一陣微風、最後一片葉子也落到了地上。

秋天結束了。她眨了眨眼，好像能聽到遠方的船笛聲迴響。

．．．

那時她身上的傷還沒恢復完、講話的聲音也還帶著點沙啞，她挽著他的胳膊停在橫濱的港口、船上的笛聲幾乎蓋過了她用力喊出的那句一路順風。……從這裡到美國要多久？她問。

……大概要一個多月吧。

……你說、他會經常回來看看我們嗎？

他和她一起遠望著那艘正在離港的、載著他們好友的船，……你剛才怎麼沒直接開口問問他？

她沒說話，她怕開了口就會開始惦記。美國對她來說太遠太遠了，在海上漂上一個多月會是怎麼樣的？她想像不出來。她也問過他以前坐船去上海的時候是什麼感受，他倒是第一次對她的問題沒怎麼仔細答。……什麼呀、這麼小氣，她突然偷偷笑起來，……不會是暈船了吧？不過、不知道龍馬會不會暈船呢……

船在楓最紅時離港、在次年最後一片紅葉凋落時再度響起笛聲，從此每年寒冷日子的開始也被附上了一層期待。在寒意襲來之前他們會和飄洋過海回來的龍馬喝喝酒、吃吃飯，聽他講在海的那一頭的所見所聞，聽他說起他如何實現他那太平洋一般的遠大夢想。只不過她偶爾還是會想問問看，站在甲板上的時候、腦袋到底會不會暈乎乎的？臉已經有點發紅的她雙手接過龍馬遞給她的小盒子，……真是見外、還特意帶了伴手禮呀……。他和龍馬相視一笑，她喝酒之後總是這副樣子。

那夜她先他一步回到房間，她小心翼翼地打開盒子、把裡面的每樣東西都翻了一遍。有著陌生風景的照片、寫著讀不懂的字句的卡片、圓圓的異國零錢，還有……

她從小盒子的最裡面掏出來幾塊巧克力，包裝紙很漂亮、聞起來甜甜的、咬下去裡面是不一樣的質地。她抿著嘴裡的巧克力把那張包裝紙展開又鋪平、甜味和一絲回苦交織在一起，她知道那不是龍馬帶給她的東西。她望向窗外、也不知道海的那一頭是不是在那個方向，她借著月光翻找著紙和筆、在準備給龍馬的餞行禮中塞了張小字條。

．．．

「……真是多虧你們兩個的幫忙、最近的貨物往來才能這麼順利。」

「……沒什麼的。」

「是我們該做的。……再者說、我們也從中受益了不少。」

今年的龍馬看起來意氣風發、看來是徹底克服了暈船的毛病。自從搬離江……不、東京後，她跟著他回到長州，偶爾也會和他一起去長崎幫龍馬打點一下海外貿易相關的事宜。她倒是沒做什麼、只是跟他一塊享受起了港口的海風，結伴而行也不會覺得寂寞。她有時會在心裡自己笑自己、廢刀令之後倒是變成了把格外黏人的刀。他倒是完全不介意，不管是廢刀令還是什麼令，我都會把你好好帶在身邊、你哪兒也別想去。

哎喲、高杉，她沒忍住笑，都多大年紀啦？講這種話真是一點也不害臊。

「不過晉作……」龍馬放下酒杯，「……你真的不考慮考慮去東京的事嗎？如果你能回到新政府去、想必桂也會很高興……」

「……謝謝你的好意了、坂本。不過抱歉、我最近是沒打算回去，況且……」他停頓得很刻意，「……我現在有婚約在身、實在是走不開啊。」

「……咦？婚約？是和……」

正舉著杯的她差點一下把嘴裡的酒都噴出去，她一邊用袖口擋住被噙到停不下來咳嗽的嘴、一邊用另一隻手用力捶了他一下。……什麼婚約不婚約的、我自己都還沒聽說過這件事呢！他一把摟住她的肩，「當然就是和我們家槿的婚約了。」

「高杉！」

「……喔、喔喔喔！只是我沒想到你們兩個會這麼突然……」

「也算不上突然。……最近不是說要要求什麼『國民皆姓』嗎？正好槿也不記得自己的姓、讓她直接嫁進來的話就方便多了。」

……這個高杉、嫁過來也不需要非得和你用一樣的姓氏……！

……但是……高杉……槿？……這是什麼怪裡怪氣的名字。她搖了搖頭，「別聽他胡說、龍馬。這些事我們還沒……」

「總之結婚式的日子定在了明年立冬開始的那一天。……提前了一整年告訴你、可別忘記來了啊。」

……就算是開玩笑的話也有點太過火了！她猶豫著要不要再多解釋兩句、抬起頭卻一下不知道說點什麼好，「……龍、龍馬……？」

「……真、真好啊……」龍馬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我的搭檔、終於也要過上幸福日子了……」

……怎麼像是之前我過得都很慘一樣。

她拍了拍龍馬的背，「……好啦、好啦、別這樣嘛。我們只是……」

「……明年立冬、我一定會過來的！……需不需要我準備些什麼？我可是你的搭檔、好歹讓我在嫁妝上也盡點心力……」

那句「都是高杉在胡謔」最後她也沒能說出口，「……沒關係、沒關係。你能來我就很高興啦……」



送別了龍馬回到房間，她皺著眉、抿著嘴，拉門撞在門框上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像我不高興。他點上角落裡的油燈、回頭望向正氣鼓鼓地鋪被子的她，「怎麼了？」

「沒什麼。」

他捏住她的手腕，「……怎麼、因為我和坂本講那件事講得太早了嗎？」

「……走開。」她把手用力甩了甩，「幹嘛開那種玩笑？到時候龍馬要是真的送來一堆東西該怎麼……」

「我沒有開玩笑。」

她沒有理他，轉身拉開抽屜把剛吃掉的巧克力的包裝紙塞了進去，裡面五顏六色的包裝紙已經疊成了厚厚的一沓。他一把拉過她、另一隻手伸過去合上了抽屜，「槿。」

「……做什麼？」

「我是認真的。」他牽著她、讓她慢慢坐進了他的懷，「……我考慮了很久。你說過你喜歡冬天、所以儀式的日子定在了立冬。……我們一起見證了新時代的到來，之後我也希望……能以更親近的身份在你身邊、和你一起去見見那些未來的新事物。」

「……說得好聽。我們都住在一起這麼久了、嫁不嫁娶不娶又有什麼分別？」她把頭扭到一邊，「再說了、我可沒說要嫁給你……」

後半句的聲音很小、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抱怨，她也從來沒想過這種事、儀式需要的東西和大概流程她都一概不知。她只知道她眼

前的傢伙是個傻瓜，就連讓曾經是人形兵器的她每天擠在他懷裡也不怕。……你不害怕我嗎？她也問過這樣的話，她在他面前不但殺過不少人、還揍過他好幾次。……為什麼要怕？他語氣總是懶洋洋的，因為晚飯少了一塊玉子燒就在不停生悶氣的傢伙有什麼可怕的？

她咬緊牙、氣得一口氣吃光了那幾塊從他碗裡搶來的玉子燒。……這傢伙怎麼總是這麼討厭？但那間有著與他身上的梅花香相同味道的小屋她一住就是好幾年。他笑著貼近她、與她鼻尖貼著鼻尖，「……好好好、遇到這樣脾氣果斷的新娘，那我也只好天天問、問到你同意為止了。」

「……笨蛋。」她過了好久才從嘴裡擠出來這麼兩個字，「……好了、好了。已經不早了、快些去睡吧……」

．．．

第一次冒出那個想法的時候、他剛剛在薩摩藩府找到她。

那時江戶無血開城、他們也已經有一陣子沒見過面，薩摩藩的兵士來到長州藩邸、說想請他到府上見一個人。

……是誰叫你來的？

見兵士面露難色、他又換了個問法，……是薩摩的人嗎？

……不是薩摩的人。總之、希望你能盡快過去……

他沒有問要去見的那個人是誰，不過就和他預料之中一樣、被收留在薩摩藩府的她在那間小客房裡睡得很香很沉。

……她這樣多久了？

……已經有一段日子了。可能是之前受的傷太重、從我們把她帶過來之後她就沒睜過眼。

他看了看她脖子上用於包紮的厚厚的布條，……我明白了。

她身上的傷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癒合、所以也沒辦法把昏迷不醒的她帶回長州藩府去。好在薩長還在同盟中，他借著要參加新政府會議的名義每天來到薩摩府邸，結束後則是留下來幫她擦拭身體、敷上新藥。她喝得進水、也咽得下粥，只是不管對她說什麼她的眼睛都不會睜。

……就好像她根本就不想醒過來。

牆角立著的刀和她的刀很像、但他知道那不是她的，桌子上的巧克力大概是她會喜歡吃的、但他知道那不是薩摩的人為她準備的。他捏著她有點發涼的手，如果她還能醒過來的話、還想醒來見見他的話，他想帶她去很遠很遠的地方。到一個沒有別人、就他們兩個的地方，然後接下來的每一天、都與她安安穩穩地度過。

．．．

「……高杉、這些是什麼？」

她正把桌上的東西一樣一樣塞進準備給龍馬帶過去的小禮盒、而那些特意做了包裝的物件和寫著目錄兩個字的小信封讓她停下了手裡的動作。她仔細看了看那統一的紅白包裝上的精美裝飾，「……要一起放進盒子裡嗎？」

「沒關係、那些東西我來弄就行了。」

他進到屋內、放下手上那個更大更精巧的盒子坐到了她旁邊，「別的都收拾好了嗎？」

「差不多了。」她合上小禮盒的盒蓋、輕輕敲了敲桌面，「你還沒告訴我那些包裝起來的物件都是什麼呢。」

「是結納品。……在訂婚時雙方兩家有要互送禮物的習俗，男方家會先把禮品和回禮的目錄一起送到女方家去。女方家若是送上回禮和答書、就代表婚約正式訂立。」他拆開小信封、讓她看了看裡面，「……通常來說不需要準備這麼早。不過我們的情況特殊、也不必那麼嚴格。」

裡面的漢字詞語不太常見、她雖讀得出卻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她微微皺起眉、眼睛還是盯著信封裡的內容不放，她孤身一人、龍馬會為她回禮嗎？她當然也不想讓龍馬因為這種事情破費一番。她鼻子有點酸，弄這種禮節和儀式做什麼？只會徒增麻煩。可她突然想到了抽屜裡的那一沓巧克力包裝紙，它們已經堆得很厚很厚、要用力壓一壓才能合上抽屜了。她沒有再多說，只不過當他離開房間後、她悄悄地在那張每年都會寫的小紙條裡加了一行字。

．．．

……今年的銀杏葉黃得比平時早、很好看。

……在中秋的時候賞了月亮。很久沒做過賞月糰子了、結果做出來意外的還可以。

……去了很有趣的集市。……就是好多人喔。

小紙條裡的句子很簡短、都是這樣沒頭沒腦的一兩句，再加上她那從小就歪歪扭扭的字跡、看起來像是從剛習字沒多久的小孩子的日記本裡撕下來的。字條上沒有留過名字、背面也只是寫著「給那個人」，裡面也沒有提及那些巧克力、可他還是把它們夾在了貼身的小本子裡。就算沒有特意去記下上面的內容、也會在看見相同的事物時把嘴角揚起。第一次收到字條時、他也在住所的那張寫字台前舉起了筆，只是他不知道寫點什麼、就像他離開的時候也不知道應該為她留下點什麼。當時的她躺在那兒像是睡著了，安安靜靜的什麼都不會做，他把刀立在牆角、在茶桌上放上了隨身攜帶的小布包裡僅有的幾塊巧克力。他琢磨不出她什麼時候會醒、卻早已盤算好了如何準備一場合格的別離。

他借著月色離開薩摩府邸、或許就連再多看幾眼那張臉也沒有勇氣，可是既然做好了一生不會再見的準備為什麼還要留下那些東西？於是他停在門前回過頭去，猶豫再三還是叫住了兵士為他帶話到那個長州人那裡，他知道她和他一樣平生都最怕孤寂，不再有機會叫出的名字也只好這樣托出去。船塢入港鳴起船笛，多年之前他們分開的那個夜裡、她站在港口拉著他的手說海風好像能讓她平靜。

他翻開本子、裡面失去水分的槿花花瓣被放置得很小心。

### 三

……高杉大人！……她……醒過來了。不過……

他記得那天是第一艘由江戶港出發通往美國的船離港的日子。她裹著被子縮在牆角、兩眼直勾勾地盯著放在那裡的那把刀，他的到來倒是讓她臉上增添了些表情。把目光挪到了他身上，她動了動嘴唇、什麼都沒有說。

……她從醒過來的時候就不說話、什麼東西都不肯吃。

……沒關係、讓我來吧。

起初她對他還有些抗拒，就好像沒辦法確認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這裡，給她喂飯的時候她會別過頭去、想幫她解開包紮的布條來換藥她也閃閃躲躲。她還是不說話、什麼都不肯說，目光掃過牆角那把刀時眉頭倒是會微微皺起。

……那你想吃這個嗎？

他拿起茶桌上的巧克力剝去外包裝，可可和牛奶混合在一塊聞起來醇香又濃郁。她看了看他、又盯住他手裡的那塊巧克力，她靠近他、貼近他，低頭叼住巧克力的動作還是帶著點遲疑。他笑得苦澀、心中卻也為她終於肯吃些東西而舒了口氣，顯然留下巧克力的那個人比他記得還清、她重傷過後最想吃的是甜味的點心。

她開始慢慢好轉、甚至日常起居也要纏著他才能進行得下去，只是他每天在薩摩藩府停留的時間實在是太長、讓他不得不叫了轎子好

把她先帶回長州府裡。臨走那天她看起來很不安、抓著他的手又時不時瞥向牆角的那把刀，一直到他答應會帶著它一起過去她才肯上轎。那是她的一部分、那是他可能永遠無從知曉的她的過去，他看著擠在他懷裡睡得很熟的她，被臨時放在角落裡的那把刀雖然刺眼、他卻也毫無辦法。

……高、杉……

那聲音輕輕的、小小的，他知道她終於肯回到這裡了。

. . .

船上的時間過得很慢。

心和腦袋跟著海浪一起搖搖晃晃、搖搖晃晃，黑漆漆的海面上有時連月亮也見不到。當時他第一次站在這甲板上、下定決心一定要再度回到那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而現在他望著眼前這連月光都不肯施捨給他的夜、卻連用心聲把一生都不會再回去的誓言復述一遍都做不到。或許是因為一定和一生這兩個詞都太絕對了、他也不再是十幾歲了，不管是怎樣堅決的心怎樣執著的手段、若一開始手中拿的就是竹籃最後又怎麼可能會有水留下來。不屬於自己的語言和繁華卻突兀的街、每個人的腳步都在急匆匆地向前邁，他突然停下來回頭看，剛剛擦肩而過的男人似曾相識、他卻說不出一個字。

……坂本……龍馬。

他當然知道這個名字、他當然記得這個名字，若是在近江屋那夜他沒有失手的話也許一切都會變得不同，想到這裡他還是會憎恨起與她分開就會變得軟弱的自己。然而凡事都沒有如果、走到哪裡大概也全都是天意，眼前的男人借著酒力問起他和她的關係，他盯著杯中剩餘的琥珀色液體，……只是搭檔而已。他走得太遠了、那個稱呼也太久沒叫過了，十五年在人生裡也變得太短太短了。

……不過你的眼睛……和她真像啊。能做她的搭檔、估計你們也是有一種特別的緣分吧……

他喝光了杯子裡的酒。他突然記不起她的眼睛是什麼樣子了。有些曾經以為會跟著自己一輩子的東西、走著走著就再也找不到了。



．．．

那段記憶對她來說很模糊、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碎片能被回憶起。她記得那顆很高很大的櫻花樹、刀刃相碰的聲音和夜裡散落下來花瓣，她記得她昏昏沉沉像是在水底一般、無論怎麼用心去聽都聽不清楚來自水面之上的呼喊。突然有一天浪潮退去、身邊也變得不可思議的溫暖，陽光和他的味道一起鑽進腦袋、她迷迷糊糊地對他笑起來說了一句早安。

在她拆掉身上最後一塊包紮的布條那天、他帶著她一起與很多人道了別，她問他我們要去哪兒？他說我有很多東西想要和你一起看。……可是我們不留下來幫忙嗎？她拽了拽他的衣角，……桂和大久保他們看起來很忙、我還可以……

她找不到她的刀了。他握緊她的手，……我們該出發了。在奈良的宿場町他聽到政府軍和會津藩即將在若松城開戰的消息，從未到過這裡的她站在街邊左看右看完全沒有注意。……你說、明天我們到底能不能看見小鹿呀？她一邊數著手裡的零錢一邊嘟囔，……不知道要買多少鹿仙貝才好呢……。他笑起來，那些消息和他們不會有一點關係了。

他們騎著馬、偶爾也會在驛站停下來喝喝茶唱唱歌，泡過溫泉買過特產、淌過河水也翻過高山，五街道也幾乎都被他們走遍。……高杉、我們明天該去哪裡啦？她把酒後有些紅撲撲的臉埋在他的肩窩，……我們去了好多地方、好像有點玩累啦……

……這樣啊。他摟著她的腰，……那明天我們就啟程回家吧。

……家？

她不知道他說的是哪裡。不過在那之後沒多久，她跟著他到了長州、住進了一間可以曬很多很多柿餅的小房子。

．．．

……聽說她已經和晉作住到了一起去。幾年前在京都的時候、她還總是不肯承認對晉作的心意呢……

照片上的她看起來有些侷促，他沒有見到過她拍照的樣子、但他知道她應該不會喜歡站在那又大又重的相機前。……蠻好的，他的回應很敷衍，不過在美國的這些日子裡他倒是也學到了一點、只要酒杯在手無論說什麼都不用感到抱歉。

……你不打算回去看看她嗎？

他沒有回答、猶豫再三後他還是把桌上的字條帶回了住處去。上面的地址他不知道在哪兒，但他知道那裡會下雪、會下很大很大的雪，冬天離開小屋踩上地面、腳下嘎吱嘎吱的同時她臉上偷笑嘴上埋怨。她會在爐灶前伸出雙手、讓火苗溫暖上面凍得發紅的關節，門前的小雪人脖子上也掛了條圍巾、也許那些碎布條來自於夏天。每當他閉上眼、他還是能短暫地站在那間小屋前，只不過雪地上沒有他的腳印、她也不會再在他被凍紅的耳朵上呼出熱氣了。他也想在雪上用力跺腳、生活總是不公平的，只要沒有與生俱來的聯繫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劇本、哪怕上面的內容和他的前半部分沒有分別。……雪地上的印記早晚會消散的，只是若是打從心底裡相信這一句話的話、那酒裡裝下的又是什麼呢？

他把那張寫著地址的紙揉皺再展平，美國的房子很寬敞、但這張紙條又能被塞到哪兒去呢。

## 四

雨停了。

秋雨帶來涼意，她卻心神不寧、就連要用來做柿餅的柿子都忘了提前訂。她站在屋簷下等著賣水果的小販，而最後被送到屋前的卻是一個看起來低調華貴的大盒子。

「高杉、這個是……」

盒子裡的物件被精心包裝過、統一的紅白配色讓她一下就意識到了那是什麼。為這件事焦灼不安了那麼久，她嘆了口氣、看來今年真的沒空去曬柿餅了。她小心翼翼地吧裡面的回禮一件一件拿出來放好，……這個龍馬、也不用這樣費心……！

壓在箱底的是一把短刀。與其他精緻的物件不同，刀柄和刀鞘通體漆黑、看上去也有些老舊，而裡面的刀刃卻被精心保養過、在她手裡幽幽地泛著光。她呆了一會、接著用力搖了搖頭，「……高杉！裡面好像少了點什麼……」

盒子裡沒有答書、她來回翻了好幾遍也沒有找到。他接過那些回禮在供桌上擺好，每樣東西都是最好最貴的那一檔，其中有些物件也換成了更實用的東西。估計是在京都特意訂了一套後托人運來、光是挑選那些替換的物件就得花上不少功夫。他想都不用想到到底是誰在這裡大費周章，「……沒關係。」……那把刀不就已經是答書了嗎？

隔了很久她才把盒蓋合上，只是那把刀她卻不知道往哪裡放。……該開心嗎？該感動嗎？她有最好最貴的嫁妝、還有一把來自故鄉的、和他為她留下的那一把刀成對的短刀。她捧著那把短刀、好像看

見了曾經那個十幾歲的少年臉上的固執與倔強，他們曾把刀作為信念想要貫徹一生、但現在什麼都不一樣了。

．．．

在海上漂了一個月才被送達目的地的盒子被他丟在一旁、上面甚至都沒有被打開過的痕跡。那張字條被他夾在了本子裡，上面的內容比平時長了些許、但具體寫了些什麼他也沒有留意。……把這些東西送到我這裡做什麼？他問，……這是那傢伙要送到你那裡去的吧？

……晉作說這些都是給你的。龍馬的語氣很柔和，……到時候還是去露個臉吧？這也算是她的一件人生大事了。……若是能得到原先搭檔的見證和祝福的話、她也會開心的。

……我可能會考慮吧。

他把盒子帶回住處、紙條也看都沒看就塞進了本子。人生大事這四個字還是會讓他覺得有些好笑，他沒能趕上她的出生、也沒能和她埋在一起，甚至就連她第一次殺人也沒能親眼見到。他只是和她在一起住過那麼十幾年、和她在一起渾渾噩噩地度過了那麼長時間，也就是那樣而已。盒子上的暗紋精巧華麗，估計裡面的東西也都不會便宜，那個無聊透頂的男人就連這種事也要特意費盡周折地來彰顯他的得意。他苦笑著打開盒蓋，這些繁文縟節對他而言根本就沒有意義，而箱底卻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向裡掏了掏，厚重布料包裹下的沉甸甸的物體在手中的感覺卻很熟悉。

……我的刀和你的這把刀、看起來像不像是成對的？

……村子裡所有人的刀都是同一副樣子、哪有什麼成對不成對的？

他看著手中的從那時開始她就沒有換過的刀，這又是何必呢？

．．．

「……怎麼、不喜歡這件嗎？」

「……唔。」她在鏡子前左右轉了轉，「……倒也不是……」

這些日子裡他們忙得不可開交，要準備的東西一大堆、可她什麼都不知道。光是確定儀式當天的衣服就折騰了好幾天，選布料、量尺碼，試穿的時候還要被裡三層外三層的包起來。他還帶著她回了老家、見了長輩和親屬，她沒怎麼開口、生怕會被覺得不夠禮貌，被問及娘家人的事時更是只能對著地面呆望。她有些不安，可是在離開前他的母親拉住她、送她的東西也準備了一大箱，……我們家晉作的脾氣也不怎麼樣，你要是覺得辛苦、就過來和我們講。他的幾個妹妹也過來圍住她，……我們那個哥哥呀、總是在做些出格的事。還好我們住得也不遠，要是他惹你不開心、我們就跟你一起過去把他收拾一頓！她愣了一會、突然很爽朗地笑了起來。

可她還是擔心、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擔心些什麼、更別說要怎麼去表達了。幫她試和服的婆婆告訴她，儀式會在夜裡舉行，新娘要帶著嫁妝從娘家出發到未來的夫家去。

……我要自己過去嗎？

她想了想。對她來說自己一個人帶著那麼多東西趕路也沒什麼問題。

……當然不是。……你的親屬會陪你一起過去的，通常都是由新娘的兄弟來……

……喔。

她眨了眨眼沒有再多說，只是身上那件圖案華麗的色打掛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之前那麼鮮豔了。她從未覺得獨自一人做事會顯得可憐，但若是那些精挑細選的、她從未有機會穿過的漂亮和服只能由他一人來欣賞的話、未免也太過孤單了。



## 五

有人說，若是在困惑和迷茫中尋求方向、神會以最不可思議的方式來降下指引，「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紐約繁忙的大街上許多人行色匆匆地走進教堂，他們懺悔、他們禱告，獲得救贖好像很容易、大概是因為他們也從不需要握刀。他們相信用那和普通的水看起來沒有區別的所謂聖水來施洗就可以重生，可是既然人生而有罪的話、僅是尋求有一顆無愧的心又能如何呢？

但那天他偶然踏進了教堂、或許也只是想找個地方歇腳，裡面的長椅很硬很涼、所謂的經文也難懂又冗長。他們說、應當講出自己的罪，懺悔然後尋求赦免，他們聲音中的篤定讓他覺得不屑，他身上背負的罪名也沒辦法去計量。身後的管風琴作響，他隨手翻了翻眼前放著的厚本，來自於過往的文字被賦予意義然後變成一種精神的依靠。他沒有評判、就像教堂的大門也為所有人而敞，也許只是覺得太平淡、台上之人口中那些他並不會往心裡去的解讀也能稍微讓他坦然。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於是為亞當創造了另一半，台上的聲音講起他們如何遭受誘惑、偷吃禁果，他忍不住在心底嗤笑，從來都沒有蛇、那只不過是他們的選擇罷了。

舉辦儀式、尋求見證，世事總是難料、可好像收到誰的祝福就能在這一片虛空之中抓住點什麼一樣。他坐進教堂最後一排的角落，台上的新娘身著白裙手捧鮮花、被一旁的新郎挽著胳膊姿態婀娜。如果說一身潔白是為了讓她可以染上夫家的顏色、那懷中搭配的那把短刀又是在準備斬斷些什麼呢？人們總是試圖把一切想的太周到了、就讓意義兩個字也只剩下疑惑。於是他又掏出口袋裡的小本、翻看那張字條，上面到底寫了些什麼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台上之聲教導新人要

保持彼此相愛、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他合上本子起身推門而出，屋外漫天飛雪、但他不知道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下起來的。

. . .

盤起頭髮、別上髮簪，塗上白粉、染上箆紅，她戴上棉帽，既然都已經精心打扮、幹嘛還要把臉遮起來一半？身上的白無垢讓她活動起來有些困難，她努力湊到鏡子前看著那張不似自己的臉，或許有些事早就已經注定好、就像她第一次畫上妝和與他第一次相見也都是在同一個晚上。她望向窗外，從他們的住處到他老家的路並沒有多長，夜裡會下起雪嗎？她不知道。

第一個打破了安靜的人是阿龍，她說她來得有些晚、因為他們的小屋實在是有點難找。然後是佐那，她說她已經繼承了家裡的事業、現在在東京自己一個人也過得很好。阿文來的時候帶了很多禮物，她說作為新娘、這些東西肯定都能用得上。然後家門前突然陸陸續續地出現了很多張她熟悉的臉，他們吵著鬧著、帶來的伴手禮也各種各樣，有人說真想再找機會和她比試一場、有人說她精心打扮的樣子和以往真是不一樣。她用力吸氣呼氣不讓自己臉上的妝花掉，只是還是有人沒有來、還有想見的臉沒有見到。

夜色降臨、他們簇擁著她一起站到了門口的屋簷下，該出發啦、今天就由我們來送你到未來的夫家去。他們拎起那些盒子、舉起她的嫁妝，可是她還是在遲疑、還在不停地向那條小路的盡頭處張望。… …真的該出發啦、現在還要等誰呀？她拽了拽帽子，我……

雪花落在手背、一下就再也找不到。她還是望著同一處、好像要叫出一個許久未出口的名字。

該啟程了。

呃！

# 一些自言自語

不知道是出於一個什麼心態在這裡寫下這些感想的、總之都是一些奇怪的自言自語（。

最開始的故事只有別話那一篇、也完全沒想過要寫這麼長，更別說從第一版到現在寫到一個自己還差不多比較滿意的版本花了整整一年時間……

別話的初版是一篇短打，（當時我還能寫出來短一點的東西真是令人感動！），緊接著第二天連覺也睡不好就想寫下裏話，就這樣在半夢半醒中姐弟出生了。

回頭看看當年裏話的遣詞造句有一種對橫尾老賊的拙劣模仿，思索再三還是保留了原本的內容僅修改了一些句子一併放上。畢竟是姐弟真正意義上的起點、放到一起才更能體現完整性（大概吧。

很早以前大概在哪裡說過姐醬的病是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小時候身體很不好經常暈倒，初版其實是因為暈倒了才被杉發現有這個毛病的（。不過新版長大了就不會暈倒了，黑洲的丸藥、很神奇吧（？

初版的弟和現在差別很大，最初對弟的構想完全是那種會不顧一切使用極端手段的瘋子（？，姐在他身邊自然也是吃了很多苦頭。（某種意義上吧）現在這版很明顯得到了很多憐愛（

不過姐小時候對弟很不好的設定倒是從一開始就有了，寫裏話的初衷就是想以一個比較片面的視點切入，起到一個不直接道出所有真相的混淆作用（。

後期寫的東西也完全延續了這一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點和主張，如果能全都讀完的話、大概每個角色的動機都可以理解吧……總之是希望能達到這樣的效果。（總之就是尼爾玩多了不多週目看不明白怎麼回事是吧.jpg

來說說家產三個人好了。

檣檣的話、是個又倒霉又笨拙的小女孩，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主角。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捏一個「大概氣質很普通的小女孩」（？

不過後來對檣檣的感情完全超出想像了（，檣檣很複雜，討厭弟也喜歡弟，不想和高杉摻和到一塊去最後還是想去找找他，覺得麻煩的時候會想直接把那些麻煩的人砍了，但是不捨得吃做成小兔樣子的點心。

雖然是那種典型艱苦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小女孩、我還是覺得檣檣應該憑自己的喜好去做任何事，不過在隱刀村那種只需要完成任務就可以別的什麼都不用想的環境下、要如何找到自己想去做的事呢？和弟分開之後要怎樣適應一個人的生活呢？在出村到橫濱中間的五年中要如何尋找樂趣讓自己不那麼空洞呢？我覺得這都是很有趣的話題，當然我也不知道我寫出來了沒有，不過想法是好的，嗯嗯（。

感情方面的話相當彆扭，作為扭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長女一定背負了很多、什麼都說不出口吧。不過本質上還是個小女孩，不知道為什麼高杉好像看到她小女孩的一面就會覺得很爽。感覺有點那個。本質還是很天真（有點呆），平行世界的話（某些paro們）天真的部分被放大了。因為小時候很慘也很渴望愛，這點在黑檣線（未收錄）也有體現！

另一個極端的話就是弟了。

如果說姐成功給自己找到了獨自生活的方法的話、弟就完全是變得更加無法獨自生活了，現在痛苦的分別都是為了以後要永遠在一起，扎著丸子頭的小腦袋瓜裡估計就是這樣想的吧！

弟對姐的感情也很複雜，因為從小被虐待分不清愛和痛，果然這種成長環境下會認為自己無法得到的姐姐就應該被殺掉也是很正常的（。但以為自己殺掉了姐姐之後又在無盡的空洞中迷失，然後切腹了（鬼手武士做的最像武士的一件事.jpg

還是說到最後一刻覺得能和姐姐一起去死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呢？弟醬其實沒有考慮過。總之心態還是沒有成長起來的幼稚小孩、很多痛苦無處宣洩，因為實在太可憐了變得非常可愛——！

弟對待高杉的態度也挺有意思的，這個人的出現讓他很疑惑，因為他本來非常確定姐姐喜歡的人絕對不是這個類型。（其實姐自己也是這麼覺得的，但是怎麼會事呢）

真的在禁門準備殺高杉的時候又突然手下留情怕真的把他弄死姐姐會責怪他，總之就是，絕讚的年下……！（其實弟比高杉還大一歲、

高杉的話就有很多我流的解讀了。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複習了原作很多遍，高杉那些台詞幾乎也是能背下來的程度……

比起表面的油啦、講話很煩人啦、裝的很游刃有餘啦，我倒從一開始就覺得高杉是個好破碎的男子（？，明明就很擔心刀跟別人跑掉或者是在他之前死掉，但還要裝出來一副沒事人的樣子……………

而且還在剛談上的時候就關心對方能不能比自己晚點死，真的是其實膽子很小的三七分男子一枚！每天在腦子裡預演最壞的情況好讓那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自己不要那麼難過。而且希望戀人能比自己活得長這點又有點害怕寂寞又有點小自私，真的很萌啊！

對檣檣來說高杉最大的吸引力是他很清楚他自己要做什麼，他對自己的生活很有掌控力，並且也不怎麼在乎別人的看法。檣檣肯定也很嚮往這種從容吧，雖然其實都是此男裝的（。

三個人最大的共同點果然還是對感情方面的彆扭，一個是真的說不出口，一個是真的不懂，還有一個是覺得陷入感情很危險吧。

（好了微博上每天的產品大思考已經夠多了不要再說了。

總之最後打個廣告如果對這三個人的幸福平行世界生活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人外pa那本（喂



……好像一不小心說太多了。果然寫感想就是會亂糟糟的不知道在寫什麼（）

總之感謝看到這裡的你。

這些故事陪我度過了很迷茫的一年，希望它們也曾在某個節點讓誰有所觸動吧。

或許在某條平行線大家也真實的存在過、體會過，在某一個時點也許我們會一同望向窗外、望向夜空，然後輕輕說一聲謝謝。

之後的事情誰也說不好，不過現在、該啟程了。

栗

20250618

## SONG LIST

前言引用：

・ロス - 身売り

中譯：月勳

・ORPHEUS - ELFENSJÓN

中譯：絃淵

・深淵を詠む者 - ELFENSJÓN

中譯：絃淵

・ERISAPFEL - ELFENSJÓN

中譯：bananajio

・風凜陽炎 - Risa Yuzuki

中譯：燐

・春宵胡蝶 - Sennzai

中譯：月勳

・揺籠の葬歌 - ELFENSJÓN

中譯：絃淵

其他：

・夜葬 - ELFENSJÓN

・螢火 - ELFENSJÓN

・暁を葬れば - ELFENSJÓN

・千羽物語 - 霜月はるか

・神匿 - カミカクシ - 佐佐木李子

・言の刃 - ロクデナシ

